

年

卷

期

2

9

第

第

新 生 命

第二卷
第九號



新生命月刊簡章

- 一、本刊定名為新生命月刊，於每月一號發行。
- 二、本刊之宗旨，在闡揚三民主義，研究建設方案，并介紹批評各國社會思想學說及政治經濟制度。
- 三、本刊之態度，在以正確忠實的研究，為學理底開明，不載浮囂煽激之文字。
- 四、本刊內容包含下列各項：(甲)論說，(乙)研究，(丙)國外思潮介紹，(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述評，(戊)研究資料，(己)文藝，(庚)通信。
- 五、本刊文稿除由社員供給外，並歡迎社外投稿，但須與本刊之宗旨及態度相合。
- 六、對於社外投稿，酌致酬金每千字三元至五元，如有長篇鉅著，特別從優致酬。

投稿簡章

- 一、投寄之稿，須與本刊的宗旨態度，及內容相合。本刊宗旨態度及內容見本刊簡章。
- 二、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并加新式標點符號，最好能按照每頁二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繕寫。
- 三、本刊文稿以語體文為原則。
- 四、投寄之稿，如係翻譯，請將原文一併附寄。
- 五、投寄之稿，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概不退還，惟未登之稿，在五千字以上，且附寄郵費預先申明者，不在此例。
- 六、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改。
- 七、登載之稿，照本簡章所定辦法，酌與薄酬。
- 八、投稿請逕寄上海霞飛路霞飛坊十九號本社編輯部。

本刊徵文啓事

- 本刊徵求下列各項著作或譯述，望讀者踴躍投稿。
- 一、關於知難行易學說之哲學的，與心理學的研究。
 - 二、關於三民主義之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經濟學的，與哲學的研究。
 - 三、關於建國大綱，實業計劃之理論的與實際的研究。
 - 四、關於本黨一切政綱之理論的與實際的研究。
 - 五、關於中國民族史之研究。
 - 六、關於中國各地民族狀況的調查與研究。
 - 七、關於中國民族移殖之調查，及關於移民之發展獎勵保護等之計劃。
 - 八、關於中國社會、政治、經濟之歷史及制度之研究。
 - 九、關於中國各地勞動狀況之調查。
 - 十、關於中國各地財政經濟現狀之調查。
 - 十一、關於各種社會主義之研究。
 - 十二、關於各國革命史的研究。
 - 十三、關於各國政黨之研究。
 - 十四、關於各國社會政治、經濟現狀及國際關係的研究。
 - 十五、關於各國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制度的研究。
 - 十六、關於各國勞動狀況及勞動政策的研究。
 - 十七、關於各弱小民族現狀之研究。

預定社會科學常識叢刊諸君公鑒

本局出版社會科學常識叢刊，每月一冊，按期發行，承諸君不棄，紛紛預定，至二千餘份之多，榮幸奚似。惟是入夏以來，炎威逼人，擔任著作諸先生，或以羈於公職，或則避暑山間，執筆著述，殊大苦事。而印刷手民，亦以揮汗勞作，不免能力銳減，遲不克進。有負所約，良用歉然。但敢爲諸君告者。自九月底起，其未出版之六種，無論如何，本局必竭力設法在年內出齊。承諸君馳函詢問，不克一一作答，敢聲明如此，尙祈鑒諒，不勝大願。

冠生園著名

科學爐焙

中秋月餅

月餅之王

蓮蓉肉月餅

每盒四只 連盒二磅 洋八角

荳沙肉月餅

每盒四只 連盒二磅 洋六角

棗泥肉月餅

每盒四只 連盒二磅 洋八角四

五仁^鹹肉月餅

每盒四只 連盒二磅 洋七角二

金腿肉月餅

每盒四只 連盒二磅 洋八角四

荳蓉^肉月餅

每盒四只 連盒二磅 洋六角

百果小月餅每件洋一分四釐

尚有各種素月餅及雞絲鴨腿香蕉椰子老整

等肉月定價適當美術盒裝不另取費用作送

禮餉客名貴相宜

冠生園食品公司啓

總店南京路支店河南路老店九畝地

新生命書局

最新出版

考茨基著

薩孟武譯

社會革命論 實價六角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到底是甚麼東西，我們

實有研究的必要。本書是考茨基用科學的方法，叙

述社會革命的意義和方法，及革命後如何建設等各

種問題。本書已翻譯為十餘國的文字，雖反對考茨

基最激烈的列寧，亦稱賞不已，可知本書的價值如

何了。

A.B.C.

西理裝面等高



衣內式新



中國內衣公司



品用 GOODS 動運

上海南京路郵局隔壁

最新出版

中國十六年大事記

中華民國十六年大事記

列強在中國之經濟侵略 二角
中國近代工業發展概論 三角
我國流行內國公債史略 一角五分
帝國經濟侵略下之中國 三角

平均地權初步之商榷 五角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五角

揭破日本的陰謀 七角

西原借款真相 三角五分

財政改造 七角

最近十年的歐洲
H. L. BUELL 著 胡毅實譯 二角
歐美日本的政黨 彭學沛著 一元六角
歐洲政治史 今井登志著 高島龍譯 四角五分

俄國革命運動史 山內封介著 衛仁山譯 一元七角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 加夫譯 朱慶會譯 一元七角
革命後之俄羅斯 李得理 著 書 合著 二元八角
蘇俄政治之現況 二二二 B. B. C. 著 胡毅實譯 一元
蘇俄的經濟組織 尼林哈定合著 傅國英譯 七角
蘇俄的東方政策 本旗勝治著 李果譯 一元二角

中國最近百年史 顧品峻著
婦女問題講話 山ノ下才著 高島龍 譯 九角
經濟學史 小川市太郎著 李林福譯 九角
合作運動之理論與實際 侯哲非著 六角
帝國侵略中國的財團 南滿鐵道會計編 羅百新譯 五角

上海太平洋洋書行印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八號
零售部 上海四馬路二一四號

新生命月刊第二卷第九號目錄

- 一、中國政治思想之發達與民權主義(下).....陶希聖
- 二、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實君
-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解放.....林民
 三民主義就是三個主義.....李勃
- 四、孔子學說之發展.....方岳
- 五、反動思想與反動運動之社會的意義.....東平
- 六、中國社會的基礎(下篇續前).....梁園東
- 七、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西方文化.....張欽益
- 八、法西斯黨的獨裁政治.....熊康生
- 九、猶太人與猶太主義.....丁作潮
- 十、社會問題研究(文化問題).....仲文
- 十一、國際近事.....樊仲雲
- 十二、叛徒(小說續).....程碧冰

黑 藉 慈 航

商 標



飛 雷

調 民 氏 製 蔡

自由戒煙平安藥水出品

通 告

慨自外人挾弱種亡國之毒計以鴉片輸入我國已歷百數年當其初也民智未開更無人宜其毒害遂為行銷市廛士夫嗜之編氓効之帝國主義者見其計得售於是嗎啡麻醉藥品等毒物相繼流入推波助瀾使染此者萬劫不復百數年來我同胞金錢之損失精神之頹敗事業之崩壞受鴉片之害者何可勝計今日國府禁令雖嚴然以積染已深一時難以擺脫遂致蹈法網繁囹因而身敗名裂者比比皆是方今統一告成訓政開始正我國民一德一心對付帝國主義之時若再任此毒物流佈國中則膏血一竭生計斬絕矣本公司所發行之（飛雷牌）蔡製自由戒煙平安藥水係已經千數百人戒絕烟毒之神效秘方製為液質其功效之神速無論多年老癮保可一瓶戒絕（按日服法瓶外說明）在戒烟期內毫無痛苦並可照常辦公本公司志在消滅烟毒歡迎各省各埠商號藥房經理分銷另有代理章程函索即寄或至本公司接洽本公司之（飛雷牌）商標經呈商標局立案特此公告

總發行所

上海江西路三和里
中國雷雨製藥公司謹啓

（注意）

大號一瓶斷癮每瓶洋十元 中號二瓶斷癮每瓶洋五元
小號三瓶斷癮每瓶洋三元五角

代售處

上海南京路 先施公司 永安公司
北四川路 新新公司 杏林春藥號
天吉堂



中國政治思想之發達與民權主義(下)

陶希聖

戰國時代以後，封建制度漸次分解。其分解的情形是這樣的：

- (一) 農奴分解爲佃戶與奴隸；
- (二) 地租分解爲地租與田賦；
- (三) 徭役勞動分解爲對國家的徭役義務及對地主的勞役
- (四) 領主權力分解爲屬於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屬於政府的政治支配權。

總之，封建制度分解的情形，我們總能夠明瞭爲什麼秦漢以後，農奴制度已經崩壞而農業生產關係上面還支持着封建的上層構造。農奴制度崩壞後的中國農民，經濟的負擔與農奴沒有不同。所不同的，是農民的經濟負擔，分

歸相異的多數人享受。地主只享受地租而田賦則歸屬他人。國家既徵發徭役而地主也享受勞務。政治支配權不直屬於地主，而政府仍爲地主的利益來實施政治支配權。農民比之於農奴只多享一點移動的自由。移動的自由對於農民有兩種意義：其一是受商人資本的驅策而賣身爲奴隸之自由；其二是餓死的自由。領主對於農奴有權力亦有保護及衣食的義務；地主與政府對於農民只有權力而沒有義務之可言。

在這種農民身分之上的上層構造，自然還是封建的。所當注意的是上層構造之中，含有與封建制度的社會不同的勢力關係。這勢力關係推移的軌跡便是從來中國學者弄不清楚的所謂「郡縣制」與「封建制」的更迭。

若簡明的指出「郡縣制」與「封建制」推移的軌跡，我們可



以說：

(一)所謂「郡縣制」者，是地主階級以田賦爲本階級巨大的補充收入的制度。其方法，地主階級的過剩人口及地主自身獲得某種地位以分配田賦。此種地位便是非世襲的官僚制度。

(二)所謂「封建制」者，是外國遊牧部落或中國戰鬥集團以地主階級爲租稅來源而分配田賦的制度。其方法，他們在地主階級之上建立某種特權地位以徵用田賦。此種地位便是世襲的貴族身分。

再簡單些說，地主階級占領官僚系統以取田賦，便是「郡縣制」；戰鬥集團占領田賦，便是「封建制」。「封建制」固然是封建的上層構造；「郡縣制」一樣的是封建的上層構造。所不同者，地主階級的地位有高低而已。若竟行「封建制」爲封建制度而不知「郡縣制」也是封建的上層構造，便是一個大錯。

若舉實際的例證，漢代的政治制度之變遷，是最適宜的了。自高祖到武帝的初期是剩餘人口所造成的軍事貴族以地主階級爲稅源而分配田賦的封建制。武帝以後，是地主階級及剩餘地主與君主同心戮力分散軍事貴族的勢力而占領官僚系統的時期，田賦的一部分雖仍分給貴族，但貴族

衰落了。

二

貴族與自由地主(最好叫做契約地主)之爭，開始於戰國時代，激進于漢景帝之時，終於武帝之時歸成功于地主。自此以後，晉代的貴族占領過官僚系統，元代的貴族僧侶壓迫過地主階級，滿清的滿族曾建立貴族的特權。此外各朝，官僚系統大抵爲地主階級所占領，換句話說，田賦大抵爲地主階級的補充收入來源。

在地主向貴族爭奪官僚系統的時候，他們發揮類似于民權主義的思想，地主階級的民主思想。但是，地主階級的民主制要有絕對主義君主與之提携，同時又要有明瞭的流動的身分制度，使農民俯首甘心爲之耕作納租。所以這種民主思想又含有君主制與身分制的主張。這種滑稽的矛盾在地主階級看來是當然的。他們對於貴族主張民主，對於農民主張獨裁與特權，有什麼矛盾呢？

這種思想在孟子爲貴民主義，在墨子爲尚賢主義。我們知道孟子是主張王道君主制與井田封建制度的，墨子是主張絕對主義君主制與鄉長制的。墨子的主張，上篇已經說過，本篇只指出孟子的民主獨裁封建制度思想。孟子一方

而主張貴民政治及民意政治：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又主張暴君放伐論及民意禪代論：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堯舜禪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堯崩，

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

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

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但是他方面卻主張「君子」支配「小人」即地主支配農民的

莊園制度。他說：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一到了地主階級及剩餘地主（士大夫）占領官僚系統的時

候，換句話說，地主階級成爲統馭階級（*reigning class*）

士大夫成爲治理階級（*governing class*）的時候，他們便

到了放棄民主而實行獨裁的時期。他們所轄下的問題不是

貴民的問題而是治民的問題，換句話說，怎樣使農民有納租納賦的願意與能力的問題。此後他們的思想是天道倫理說及貴農務本說。

三

天道倫理說盛於漢代。

天道說根據於讖緯與春秋，倫理說發揮爲孝經。孝經的

要義在「資于事父以事君則敬同」（士章第五）。最顯明的是

對於庶人的教訓：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

人之孝也。（庶人章第六）

最露骨的是給與士人的祕訣：

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

，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士

章第五）

集讖緯與春秋而建立絕對主義君主政治哲學的是董仲舒

。有名的「天人三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科舉魁多士的

試卷，也就是地主階級擁護君主以行獨裁的第一次有系統

的宣言。

他說：

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

「正」，王道之端云爾。（第一策）

又說：

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第二策）

又說：

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

（第一策）

這些話，歸納起來，不外說君主對天負責。對天負責之君主，其興起有「受命之符」，其衰亡有「災害怪異」。君主對天負責，便是對民不負責。不負責的絕對主義，開後世獨裁君主政治思想之端。董仲舒的功績是不可埋沒的了。

貴農務本說也盛于漢。

地租與田賦都出于農民的生產勞動。農民的生產力衰頹則地租田賦皆受減少之影響。在封建制度的社會，領主的

經濟剝削以不破壞農奴的勞動能力爲度，對破壞農業生產力者，如商人，是憎恨的。封建制度分解以後，地主的經濟剝削也應當以不破壞農民勞動能力爲度，也應當憎恨商人資本。但事情沒有像領主那樣簡單。第一，地主與領主不同，是依買賣取得土地，而不是世襲的身分。有貨幣的人可以做地主，所以商人可以兼地主。第二，商人有時在所買土地上使用奴隸作生產的勞動，以其所得生產品販賣于市場。第三，勞動力供給過剩，則地主對於佃戶不妨作過度的剝削。因此，地主除收租外，以其所得以高利貸借于佃戶。依此三者，契約地主與商人資本並不立于反對的地位。但在另一方面，第一，商人資本的剝削使農戶逃亡，致令土地荒蕪，地主受其損失。第二，由分配田賦者看來，農民破產足以減少賦役的來源。所以，在商人資本發達，其結果發生土地兼併的現象之時，地主尤其士大夫有重農輕商的思想。而無論何時，地主與士大夫總是農業本位主義者。最有興趣的是食地租的地主與食田賦的士大夫，有時有相反的意見。重農思想，朝錯說得最清楚：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治官府，給徭役，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當具有者

半買而賣，無者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粥子孫以償責者矣。方今之務，莫若務農而已矣。（漢書）

（食貨志上）

董仲舒則主張限田。他說：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同上）

在土地兼併，豪強侵奪之下，地租與田賦發生矛盾。在地主方面，雖反對限田，唯恐土地之不多，剝削之不重；在士大夫官僚方面，則主張培養賦稅來源之農民的納稅能力。統馭階級與治理階級的觀察點是不同的。統馭階級向農民作露骨的鬥爭；治理階級有時似顧及雙方的利益。

四

戰國到漢代，決定了中國的社會構造。戰國到漢代的政治思想也決定了中國政治思想的發達。

在中國政治思想發達的潮流之中，反潮流的思想被斥為「妖教」，「奸惡」，「寇」。太平天國與三民主義，都在指斥之列。而舉行新政者如王莽及王安石輩，亦遭嚴重的打擊。篇幅不容我對此點詳加討論，在這兒要指出的是：即令為民衆的利益之新政，若不從根本打破士大夫獨占的官僚

制度，若予實行，不獨遭地主階級的反對，亦必遭農民的反對。

地主與農民皆反對王莽的新政。他的新政是限田以保護農民，培養農民的勞動能力。但是農民爲什麼因此起了暴動呢？事實是這樣的：

趙並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爲田禾將軍，發成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于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鎮名郡，中郎將繡衣執法分鎮綠邊。大姦滑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擾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

變改制度，政令煩多，莽常御燈火，至明尤不能勝。尙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州郡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

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將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贓。幾以禁，姦愈甚。（漢書王莽傳）

王安石在宋代受北方民族的壓迫，歲貢浩繁，國用不足

保甲實行的結果怎樣呢？

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宋史王安石傳）

，兵力不振的時候，改革兵制，整理財政，以圖抵抗強鄰。然而，士大夫沒有不反對新法的。士大夫反對變法，這是保守性及慕古心的流露。青苗錢足以阻撓暴利貸借，尤爲地主階級所不喜。方田法清理地主漏稅的積弊，也是必遭反對的。但是士大夫反對的理由，有一點卻是一切行新政者的困難之所在。試以例說明之。實行方田之弊是什麼呢？

大觀四年十一月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蕪草之直，民戶因時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宋史食貨志方田）

青苗的弊是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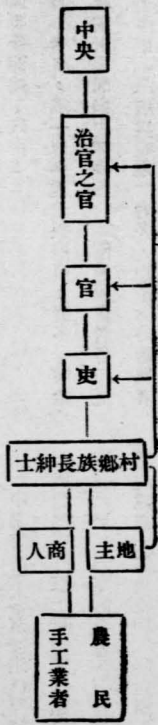
今出錢貸民而取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宋史司

馬光傳）

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與？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遷則均及鄰保。（宋史蘇軾傳）

這些都授與反對黨以口實。但是，很明白的，這些弊害都不是新法本質的弊害，都是官吏執行的弊害。一直到徽宗用蔡京聚斂供用，仍借新法的名目。於是一般人便歸咎新法，連王安石也受一輩不白之冤。（顧頡剛編本國史中冊一五頁）更足見頭會箕歛易而實行改革難。

這原因在那裏呢？如前所述，中國的田賦分配，或依貴族特權，或依官僚地位而實施。在後者的情形，官僚制度是地主階級及士大夫攫取田賦的手段。所以，國稅（主要的田賦）是和地租一樣的性質，由農民的生產物中，純義務的交納于政府，由官僚自由分配。爲容納過剩的士大夫計，不得不擴大政府組織，牀上加牀，屋上架屋。爲使分配公平計，不得不多設「治官之官」，爲分配之監督者，並自爲高級的分配者。爲制止對農民有過度的剝削以致減少稅源計，又不得不使「治官之官」澄清吏治，而澄清的結果，是給予澄清者以分配的機會與權力，所以治姦而姦愈甚。由于這種原因，所以中國的政治組織如左：



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大的善政是不擾，換句話說，最好是不動。在不動的狀態裏，所謂「行政」有兩件大事：其一是收稅。其二是案牘。收稅像尼羅河一樣，自開羅經過數十道大閘，直浸潤到三角洲，每道閘口及其旁的土地都分潤了水中的溼氣與肥質，換句話說，由村鄉族長及紳士起

，經過了吏，官，治官之官，以至於中央政府，都各取其應得之分。案牘，像尼羅河裏走上下水的魚一樣，由三角洲進河，經過數十道大閘，直到最後的河源；又由河源回退，經過數十道閘口，從三角洲入海。換句話說，從「治官之官」直到吏，都是承上啓下的機關。其「承上啓下」是要規費的。

因此，改行新政時若依賴這個系統去做，那末，百十件公文，無論叫做訓令、指令、法令、法律、條例、或是上諭、制、詔、條教、格、式、都是由中央起，無感情的走到「治官之官」，再走到官，官驅使吏及村鄉族長，並召集紳士帶助，這樣的，一階級的虎狼便饑餓貪婪的走入農民

羣裏去了。改革自然要變動某種的現存秩序，改革現存秩序的意義，除給與紳士、村鄉族長、吏、官及「治官之官」以新的非法剝削的機會以外，沒有別的解釋。

在這種情形之下，難怪司馬光以下列的理由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了：

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曰：「秦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宜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宋史司馬光傳）

「祖宗之法」，不外對農民之剝削秩序，不變是不行的，變更予官吏紳士以增加剝削的機會。所以，農民要求改革，又畏懼改革。地主士大夫階級以農民畏懼改革為口實，振振有詞的反對改革了。

五

這樣說來，要變革封建的上層構造，必須從根本打破官僚系統，換句話說，必須「破壞舊國家，建設新國家。」

（總理在民國十年十月對桂林各團體歡迎會演說詞）

破壞官僚系統，必須推翻地主階級及士大夫的政權。用什麼力量去推翻這龐大的統馭階級及治理階級呢？

在歐洲中世，「都市使人自由。」都市是民主政治的策源地。姑無論此所謂民主，是資本階級的獨裁；我只問在中國，都市能不能策動民主政治？我的答案是消極的，是

「否，不能！」

地主階級需要封建的政治構造，商人資本也一樣的需要絕對主義的君主制。

商人資本是不生產的。商人資本不直接支配生產過程。

高利貸借的利息是以暴力權統經濟上弱者與危者而來。商業資本的利潤亦由于賤賣賤買。賤賣賤買，只有在小生產者與消費者間隔離的情形，始能做到。在這種情形之下，依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一文所舉的三個理由，商業資本必反對自由競爭而趨于獨占：

（一）自由競爭者多，則一地向他地販賤賣貴者多。供給地的物價因收買者多而昂，需要地的物價因販賣者多而落，自由競爭者多則「積居與時逐」者多，物價低時購買者

多則價昂，物價高時出賣者多則價低。依商品依于需供關係之自然的運動，全體商人皆沒有利潤可圖，而運費營業費及資本停頓時利息等各種耗費，必使全體商人俱蒙損失。這個原則便迫使商人取獨占的手段。

（二）商業利潤必須要商人能夠操縱市價，始可增大。小生產者與分散的消費者只有聽命于商人。商品價格于是操縱于商人之手。

（三）商業的國內市場之衰落，與國外市價之缺如，使一般消費品販賣者隨之衰落。其結果，商業資本漸集中于少數商人之手，自然成獨占的形勢。（本刊二卷四號）

依于上述理由，所以在都市中，獨占的現象很是顯著。

自漢時，商人已「交通王侯」。（漢書食貨志）兼業專利（同貨殖傳）。直至清代，牙行把持市價及公行把持國際貿易，惹起社會及政府之注目。把持與獨占，當然要藉助政治勢力。因此，都市商人對於官僚政治不取反對的態度。

在人類史上，商人資本與君主獨裁制大抵是因與果的關係。中國的商業都市發達已歷時二千餘年，而封建的上層構造還沒有打破，實合于人類史上的通例了。況且，地主沒有世襲的固定的身分，有貨幣的人都可以做地主。有貨幣的以商人為最便利，所以商人的商業利潤常投資于土地

而爲地主。在商業異常發達，貨幣經濟急劇發展的時期，地主亦常以其地租交換貨幣，經營商業或投資爲商業的隱名股東 (steering partner)。地主與商人的利益在此點上並不立于相反的地位。

希望在商人資本的都布經濟上，建立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契約地主決不是商人資本的敵人。商人資本決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六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明爲什麼「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沒有實行過民權」了。（民權主義第一講）我們又可以知道，中國從來沒有實質的民主思想即民權主義。所指爲民本思想的，不過是地主階級及士大夫的貴民主義與尙賢主義。貴民主義與尙賢主義是與封建的上層構造有連接不解的關係。而且隨地主士大夫之上升，變爲天道倫理的絕對主義君主政治思想。

辛亥革命是一個民權革命，然而總理肯定着說：「就是民國十三年以來，也沒有實行過民權。」（民權主義第一講）這是因爲什麼呢？植民權主義于士大夫階級之上，其結果，政治制度是現代的，社會基礎是古代的。辛亥革命

以後的民主主義，可以說是有古代的社會基礎之現代的政治制度。這種制度一定破滅的。所以總理說：

夫一班人以爲革命黨人祇知破壞，不知建設，此大誤也。就吾黨觀之，祇見其急於建設，不能待破壞之完成。所以無用舊物尙多留置，未經破壞。吾人雖革去滿洲皇統，而尙留陳腐之官僚系統，未予掃除，此真吾輩破壞之道未工之過也。（民八對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演說）

要實現民權主義，必須打破官僚系統，非獨要打破官僚系統，並且要打破士大夫階級與一般民衆的對立。所以總理說：

政治裏頭又有兩種人物：一種是治人的，一種是治於人的。孟子說：「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現在便要治人和治于人的兩個階級澈底來打破。（五權憲法演講）

如果知道依賴士大夫官僚系統，任何新法或改革，都不可行，新法及改革只給予官僚紳士以加重剝削的新機會，則破壞士大夫官僚系統應具澈底的決心。本來：

革命是破壞的事業，好比拆房子一樣。因爲想造新房子，不得不把舊房子破壞。想建設新國家，不得不把舊國家破壞。（民十對桂林各團體演說）

一八，八，六，上海。

武昌亞新地學社

(1)

適合新式教育的地圖

圖名	幅冊	定價	內容
新中華民國分省圖 附說	一冊	一·六、〇	是圖特色有八。(一)體例精善。(二)眉目清楚。(三)設色新鮮。(四)取材豐富。(五)悉符新制。(六)更正舊圖。(七)附說詳明。(八)列表賅瞻。
華英對照新世界列國地圖 附說	一冊	一·六、〇	是圖於戰前編成。戰後趨勢。窮源竟委。詳附說明。材料斬新。適合現代教授之用。
大中華民國分省圖 附說	一冊	二·〇、〇	是圖自前清光緒三十一年。初版問世。迄今已續至二十九版。其地名之詳確。刻印之精美。價值之低廉。久為海內所共曉。
新中外輿地全圖 附說	一冊	三·二、〇	是圖係取新中華分省。新世界列國。合裝成冊。鴻編巨製。莫然大觀。
華英對照環球列國地圖 附說	一冊	二·八、〇	是圖與大中華民國分省圖。相輔而行。每一地名。華文之下。附注英文。俾學者易於參證。
中華分省暗射圖	一套	四·〇、〇	是圖分將我國各省山脈。河流。城市。都會。以及界綫。鐵路。等。暗射紙上。俾學生參照填寫。引起其鈎稽別擇之興趣。
中華新類分省精圖 附表	一冊	四·〇、〇	是編圖表相輔。詳他圖所不能詳。道他人所不能道。凡欲深造地學者。皆宜人手一編。庶可登峯而詣極。
新教育袖珍中外全圖 附表	一冊	二·二、〇	是圖屢經修訂。內容完善。擇要列表。綱舉目張。尤便記憶。誠商官軍旅所必備。最新教育所必需也。
新教育袖珍中華分省地圖 附表	一冊	一·〇、〇	地圖之製。原分詳略二種。略圖所以表明世界大勢。俾初學易於問津。至於行軍。施政。殖產。利民。求其切於實用。是非詳圖不為功。本社不惜巨貲。歷年探討。於河北。河南。江蘇。湖北。湖南。各省分縣詳圖。業已先後出版。凡新與要政。如路航郵電鹽鑛林墾等。罔不一一列載。誠為畫善畫美之本。匪特地學家。政治家。藏書家。旅行家。所當先睹為快。即工商軍學各界。亦宜人手一編也。
新教育袖珍世界列國地圖 附表	一冊	一·二、〇	是圖縱長六十一英寸。橫廣七十七英寸。刪繁節要。一覽無遺。教者得此。既便口講而指畫。學者得此。自易心領而神會。誠為教室授課之極良工具。
河北分縣詳圖	一冊	四·〇、〇	
河南分縣詳圖	一冊	二·四、〇	
江蘇全省分圖	一冊	二·〇、〇	
湖北分縣詳圖	一冊	五·〇、〇	
湖南分縣詳圖	一冊	三·六、〇	
中華民國形勢講授地圖	一幅	二·六、〇 裱加六、〇	
大地講授地圖	一幅	二·四、〇 裱加六、〇	



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

實 君

一 國民革命名詞之由來

國民革命現在雖然是人人都知道的名詞，國民革命的意義，却尚沒有十分正確的解釋。有些以為國民革命，即是社會革命；有些以為國民革命，只是政治革命，與歐美民主革命差不多；更有些以為係一種國民主義的革命，差不多與國家主義相彷彿。我們要怎樣得到正確的解答，自然要首先區別這個名詞的內容。

原來 Nationalism—國民主義，和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民族主義，雖然表面上的意義，大概相同；但是實質上國民主義，是以一個國家內的民族，居優越地位，一方對國內各小民族，施壓抑政策，以求同化，他方對其他民族和國家，充分發揮其對敵性，以努力表現其獨立民族國家的生存慾。而民族主義，則係一民族，向其他壓迫的民族或各民族，要求解放。所以如俄國專制時代的大斯拉夫主義，德國凱撒時代的大日爾曼主義等，是國民主義

，是侵略的，是敵對的，是助長各民族傾軋的；如印度之解放運動，中國之反帝國主義運動，是民族主義，是自衛的，是反抗的，是要使自己民族，得到平等的。

「國民革命」的英文原文，是 "Nationality Revolution"，意即是民族革命，而沿譯為國民革命，未知意義何在？以吾所揣測，大概係以民族革命，含義太狹，不足以包括三民主義的全部；抑或中國係一半殖民地，雖受帝國主義重重壓迫，却有國家形式，所以不宜單獨名之曰民族革命；又或以中國民族，非單純一個民族 (Notionality)，而是含有許多小民族所構成，故以國民 (Nation) 名之為宜。我的意思，不是說這個譯名的不妥，而是不許與國民主義的意義相混（理由後文詳述），故不得不先表而出之。

二 國民革命與國民主義

國民革命是以民族主義的精神為出發的；換言之，即是站在民族的立場，以求民族解放為出發的；而國民主義，

則是以國家利益爲出發的；換言之，即是站在國家的立場

國家，反互相軋轢。

，以擴大國家利益爲出發的（所以國民主義，亦可作國家主義）。自然要辨別「民族」和「國民」意義之不同，須先辨別「民族」和「國家」的構成之各別。民族之成立及其發展過程，係根據一定的自然環境，所生活的一定的人類，其語言、文化、感情、宗教、習慣等，均以一定的歷史關係，自然關係，血統關係，乃構成一個特殊集團，即是民族。

因此，民族和國家之性質，既各不同，自然根據民族關係，而發生的民族意識，與根據國家關係，而發生的國民意識，亦迥然各別。可是，自民族隨社會的進化，而發達爲國家的形式以後，這種民族意識，以榨取的支配階級利用的結果，却與國民意識相混同了。在原始共產社會破壞，而開始發現了奴隸國家的時候，統治者的貴族，已在利用民族意識，來兼併征服其他民族，以擴大榨取奴隸的利益；同時對於被征服的民族，則施以同化或壓迫，（如埃及對於以色列及其民族）可見此時的民族意識，已漸成了國民意識。到了封建的國家時代，國家的強制性更爲增大，其組織和制度，亦更進步，而統治的封建貴族的努力亦更大。於是封建貴族，不但把國家權力，極力提高，而且以同化政策，籠牢政策，以求鍛鍊一個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的強有力大的民族意識（實際是國民意識），作成封建貴族的對外征服的張本（如日耳曼對蒙古民族之反抗，回民對於十字軍的戰爭，歷史上漢人對於其他民族的反抗等）。由社會經濟進化，市民階級強大，推翻封建貴族，以建設資本國家的時候，一方面這個國家，已事實上包括了不同的民族；一方面市民階級，正需要一個統一集權的國家——

且根據這個民族的成立和發展，乃產生了民族意識。國家是人種社會進化到某一階段，而產生了社會的階級層，於是發現了榨取和被榨取者，及支配和被支配者，榨取者爲維持對於被榨取者的利益，乃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這即是國家成立的原因。所以「民族」和「國家」，雖然同是一個社會進化的產物，同是受經濟關係的支配；不過民族之成立，多偏重於自然，國家之成立，多偏重於人力（因其爲榨取者的工具），故中山先生說：「……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並且很顯明的是一個民族，可以構成一個以上的國家，而一個國家，又可以包括一個以上的民族。是國家和民族之成立，各有不同，國家和民族之作用，亦不一樣。以一個國家，統屬不同的民族，常是施行同化政策，而同一民族所構成不同的

即超民族以上的國家，以供其工商業發展。於是由純粹的國家利益爲中心的國民主義，來代替民族意識；且此種國民主義，已不是自衛，而是侵略的——結果成了帝國主義。

國家的組織和作用，至資本國家時代，達到了極點；同時，國民主義的意識，亦發揮盡致。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對國內的無產階級，則高唱「民族生存」，「保衛祖國」等口號；而事實上則民族的實質，已將近於消滅，純粹的變做國民意識；同時國民意識，又完全爲資產階級所利用，整個國家的內部，顯明爲階級的對立。且近代資本國家，以資本主義之發達，階級分化，愈加顯明。一切民族的固有特徵，如語言、宗教、習慣、文化、乃至於血統等，漸趨於同化；即有部份的存在，亦爲階級關係所支配，而漸漸消失其固有的作用。所以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民族意識，實際上沒有存在，只有一個資產階級利用的國民意識，來做幌子。

但是後進的弱小民族——指現存的——，其情勢却有所不同；雖然表面上還保存着固有的民族特徵；可是其政治、經濟、乃至於文化，非直接爲先進資本主義國——即帝國主義——所統治，而成爲殖民地，即間接爲先進資本主義

國所支配和侵蝕，而成爲半殖民地。這些弱小民族，以社會進化的比較遲緩，及其他特殊關係，既不能洗除民族差別的特色，復不能建設強大的國家；所以他們整個民族，多完全處在被壓迫之下。我們看今日壓迫的民族——即所謂優越民族，和被壓迫的民族——即所謂劣等民族，其區別已經很顯明了。少數而具有強力的國家，壓迫和征服極多數的弱小民族，這是帝國主義的特徵。以全世界共十五億七千五百萬人口計算，約有十億以上的民衆，屬於被壓迫的民族。他如波斯、土耳其、中國、中美各國等等，以受強大國家的征服，締結不平等條約，亦以實際的附屬關係，而徒保存國家形式而已。

因此，這些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爲對抗其壓迫者，以圖謀自存，必然發揮其民族意識，爆發民族革命。況這種弱小民族爭求解放的鬥爭，雖然以自己的民族利益——自衛的——爲前提；但其革命的對象，却是國際帝國主義，而不是其整個的民族。因爲壓迫殖民地的民族，是帝國主義政策的必然結果。帝國主義之壓迫弱小民族，與壓迫其國內無產階級，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且帝國主義是國際的；所以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弱小民族，有同樣要求解放之必要與可能，亦同樣有國際

性。有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資本主義的主體，有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才能斷絕帝國主義榨取國外的源泉，這是互相爲用，而各有其獨立的立場。

況且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雖然出發點在求得民族解放，和對象在於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然而其民族革命的主力，以種種矛盾關係，而不是普遍的全體民衆，乃是大多數最受壓迫的勞苦工農。因爲弱小民族受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以其經濟勢力，和生產關係，打入到弱小民族的社會中，必定造成一般附屬帝國主義生存的特殊階級——如買辦階級；同時，弱小民族的自身，亦以階級對立的關係，使其統治者的榨取者層，受被榨取者的反抗，亦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如中國之軍閥。因此，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往往依現在時代的種種特殊關係，不僅單獨在於對外的反抗；而是與其內部的政治革命，推翻統治階級，和社會革命——推翻國際資本主義，同時並進。

中國是弱小民族之一，亦是正在爭求民族解放者之一；

故在民族意識發動之始，即與民主意識，和民生意識，相隨以俱來，由這三種革命意識，乃構成了所謂國民革命意識之全部；換言之，即是國民革命的本體，含了這三種要素。所以國民革命，並不是國民主義——或國家主義，其

出發點，其內容，其前途，完全與國民主義，站在相反的方向。我們試引中山先生的話，便完全證明了，他說：

「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其在實業界，苟無民族主義，則列強之經濟的壓迫，自國生產，永無發展之可能；其在勞動界，苟無民族主義，但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之軍閥，及國內外資本家，足以吸其生命而有餘。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民衆，其目標皆不外於反帝國主義而已……」又說：「辛亥以後，滿洲之宰制政策，既已摧殘無餘，則國內各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結合……然不幸而中國政府，爲暴民專制政府所盤踞，中國舊日之帝國主義，死灰不免復燃；於是國內各民族，因以有彷徨不安的現象；」——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更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裏面說：「將來的趨勢，一定是無論那一個民族，或那一個國家，只要被壓迫或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抗強權。」現在歐洲列強，正用帝國主義和經濟力量，來壓迫中國……弄到中國各地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故此後世界人類，要分爲兩方面去鬥爭：一方面是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一方面是二萬萬五千萬人。「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世界負一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担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

發達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中國對於世界，究竟有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也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是國民革命的民族主義，完全立於反國際帝國主義的立場；同時，反對封建專制的舊統治勢力，絕對不是狹義的國民主義。其對於國內各民族的態度，是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更非國民主義，所可比擬。

三 國民革命與民主革命

「打倒軍閥」，是國民革命重要口號之一，而過去數十年的革命歷史，掃除封建專制，亦為最重要的工作；尤其是每次對外交涉，便自然而轉到內政鬥爭；同時這些鬥爭，亦自然而轉，歸結到反封建勢力。由此可見國民革命，與民主革命，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同時亦是一個半封建的社會；整個民族，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國內統治階級，却是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的本身進化，或者早已具備前期資本主義（Frühkapitalismus）的雛型，商業資本主義（Handelka-

pitalismus）和高利貸資本主義（Wucherkapitalismus）已經發現。並且以帝國主義之侵略的刺激，更突進到有工業資本主義（Industrialkapitalismus）之發生，甚至少數大都市，金融資本，亦經出現，在農村則普遍是小農經營的家庭經濟。這些民主勢力的發展，與帝國主義之侵略，同時增進；而統治者的封建勢力，却天天抬頭。在那些熱信自由平等的資產階級層中，對外鑑於帝國主義的壓迫，熱望着人種的平等，且以帝國主義的政治及經濟束縛，不能統一一市場，發達工商業，所以他們勃發了民族主義——其實近於國民主義——的運動。然而國內的封建勢力，由統治者的軍閥官僚，到武斷鄉曲的土豪劣紳，及魚肉民衆的貪官污吏等這些中世紀遺物的特權階級，在政治上是專制壓迫，在經濟上是榨取剝削，在文化上是黑暗腐敗。尤其軍閥爭地盤，循環製造內戰，使交通阻滯，商賈裹足，天災水暵，農民流離失所等痛苦，自然爆發了對封建勢力的鬥爭。並且封建勢力，以經濟基礎之動搖，和逼於民主運動的爆發，多勾結帝國主義，以維持其命運；於是，在一般革命民衆，要求民族解放，而不掃除封建餘孽，便等於失勢。因此，在民族運動發生之時，必迅速的發動了民主革命。

不過在國民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民主革命，與西歐的民主革命，截然不同。因為西歐的民主革命，是發動於城市工商業之發達，市民階級強大。於是為發展其經濟的慾求，不能不剷除一切政治上、文化上、法律上、經濟上等等封建制度的束縛，以建設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國家——即以市民階級為主體的資本國家。這種民主革命，以激烈方法或以緩和手段，各隨其特殊的環境，表現了不同的形式——如法國的大革命，或英國的君主立憲。然其性質，大體沒有差別；且其結果，是同樣突進到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發達。故西歐的民主革命，在於市民階級的領導，而市民階級，事實上即是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但們本身，已是具備了榨取性的階級，當然不是立足於人間真正不平等的撤廢。而且事實上但們生產關係，和經濟慾求，即在於以新的榨取制度，代替舊的榨取制度（即是以資本主義，代替封建制度）；換言之，即是以新的不平等，代替舊的不平等，無論那時代的自由主義者，詛咒封建專制，如何熱烈，謳歌民主制度，如何真摯，以及人權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如何冠冕堂皇，但是，除却了反封建勢力，以求獲得市民階級的自由外，找不出第二個意義。尤其是所謂天賦人權，

把人權解釋到非常的抽象，而避去階級不平等的見地，僅求一個形式的原則；同時，一切私有財產觀念：反加以充分法律的保障（如人權宣言中，解釋「人的權利，即是由自由、財產、安甯、和抵抗壓制」；更就財產一項說，即以爲「既然財產是神又不可侵犯的」——見人權宣言，自然促進經濟的不平等，更進一步。結果，民主革命，雖然成功，資本主義充分發達，資本集中，去了一個封建貴族的專制，換上一個金融資本的獨裁；而廣大的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衆，却呻吟於其壓迫榨取之下。

同時西歐的民主革命，對於農民，雖然去掉了封建制度的枷鎖；而農民以要求土地私有，自由的發展經濟，離開農奴的地位，亦樂於與市民階級攜手，受其領導，從事民主革命。更其是農民經過了民主革命成功以後，工業進步，一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打破了中世的因習和束縛，使農業方面，很活潑的應用自然科學，及連帶的生產技術之發達，空前的增進了農業的生產。但是一轉瞬之間，農民又遭逢一個新的更大的厄運。因爲以資本主義發達所帶來的私有制度之擴大，及利潤法則，商品生產等，則農村土地，傾向於集中，使土地的資本家——地主，和佃農，代替了封建領主和農奴。同時，亦以貨幣形式的地租——

亦有現物形式者——，代替了現物的貢稅。況農村以土地集中所有之故，而佃農之耕作面積縮小，生產力低下，既不能改良耕作，復不願改良耕作，使農民益加困苦。更以地主悉於工業資本家的利息率，極力掙取；及勞動工資制度之確立，使農民益被工商業吸收，而為產業後備軍。再就整個農村經濟，與工商業經濟之流通，亦受工商業資本家的操縱。因此種種原因，西歐民主革命後的農民，不但沒有得到解放，且更陷於困苦的地位。

是西歐民主革命，完全是一個虛偽的；所以一般人稱之為政治革命。但中國國民革命過程中所表現的民主革命是什麼？以中國社會進化的特殊情形，與西歐先進國家不同，民主革命的性質和意義，完全迥異。中國的國際地位，為半殖民地的狀態，係帝國主義的附屬。中國民主革命之開始，即為世界資本帝國主義之瀕於沒落，和世界社會革命的勃發。一方面中國革命的對象，有帝國主義，和其附屬的買辦階級，決不許有單獨性質的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革命。一方面中國革命的主力，決不在於不能健全發育的市民階級，而在於工人和農民。這是因為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完全將中國變做一個投資和銷貨的市場，帝國主義利用其經濟和政治的優越，可以自由破壞中國固有的生產

，使中國淪為貧困。亦可以利用其生產法則，和資本及商品，製造其經濟附庸的買辦階級，來吮吸中國人民的血汗。中國的工商業，既以帝國主義的束縛壓迫，而不能自由發展；同時，現有的工商業者中大半不是直接屬於買辦階級，亦間接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是中國資產階級，既不是本身社會進化的產物，復以受帝國主義的羽翼，自然不屬於民族革命的主要成分。而中國封建勢力，亦多與帝國主義相勾結，故中國資產階級，亦不能屬民主革命的主要成份。

並且中國工人階級，雖然是按照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比列，不十分健全；可是以中國資產階級之富於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的妥協性，使工人革命的熱情，和革命力量，表現得格外偉大。況中國資本主義，雖未發育健全，而世界的資本主義，却在開始沒落；另一方面，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力量，突飛進展，使中國的工人，得到國際的援助，而促進其覺悟和鬥爭力量。所以中國在客觀上沒有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及主觀上資產階級多放棄了革命的責任之故，中國國民革命的前途，已不能與西歐民主革命的性質，相提並論。

再就中國的農民說，亦是與普通的革命民衆一樣，處在

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雙重的追壓，需要革命。而且就中國社會經濟的力量，和人口數目的比例，他們都是佔最重要的成份。但是，他們解放的問題，在於打倒帝國主義和消滅封建勢力，其革命對象，已與西歐先進國封建時代的農民革命，僅有一個封建勢力不同。並且他們革命的朋友，以中國資產階級，已放棄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鬥爭之故，決不同於西歐封建時代的農民革命，還可以去仰仗革命的市民階級。尤其是中國的農業制度，以特殊關係，早已不用西歐封建制度的性質；差不多在農村間已普遍了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而地主的榨取，已趨向於資本主義的形勢，與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相結托，同化，更不同西歐封建領主。因此，中國的農民革命，不但不能與資產階級做朋友；且只有與工人聯合，才有出路（例如一九一八年德國的民主革命，便是靠工人）。

說到這裏，有許多人以為可以不要民主革命了，其實不然。決定革命行動的，不是革命理想，而是革命的歷史條件。中國的社會進化，到現在只是一個封建勢力的動搖，而沒有完全消滅。雖然客觀上已經是要突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期；但封建勢力的社會關係，却極力在阻止資本主義的進展。中國革命的過程中，無要通過這個階段，才能

完成社會革命。因為反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只是國際的鬥爭，在社會的進化上，不是獨立的發展階段。同時，社會革命，以民主革命不能成熟之故，更是夢想。所以中國的民族革命，必須伴着民主革命以進行，並促進民主革命的發展，才能告一個段落。自然中國的民主革命，以種種特殊情形，含有社會主義的要素；並且中國民主革命之成功，即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然而中國革命開始的重大關鍵，却在民主革命；如果民主革命的關鍵，不能打開，一切民衆，尙呻吟壓服於封建勢力之下，不可動彈，則一切革命運動，何從着手。許多人以為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勝利，即是資產階級的勝利，我們不是又抄西歐革命的舊路嗎？民主革命，無疑的帶有資產階級性；但只有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才能掃滅封建勢力。資本主義是壞東西，但是牠却有歷史的任務；所以列甯也說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壞，然資本主義，比較封建制度，小規模工業，官僚制度的束縛的小生產者，是祝福的」——見列甯一九二一年作的「論現物稅」。中國的民主革命，以世界革命開始的今日，和工農作主力之故，其勝利並不屬於資產階級；所以民主革命的前途，只有利於社會主義——即民生主義——之實現。

關於民主革命的意義，中山先生告訴我們最爲明瞭；他

說：「今後民國前途之安危如何，則全視民權（即民主，以後仿此）之發達如何耳。」又說：「民權何由而發達？則從團結人心，糾合羣力始。而欲團結人心，糾合羣力，又非從集會不爲功。是集會者，實爲民權發達之初步。……以一盤散沙之民衆，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身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且中山先生最後的遺囑，也說過：「喚起民衆」和「開國民會議」；又在其北上宣言上說：「惟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爲國民革命之要道……」

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易於奮鬥而完全達到。」綜上所述，已經把民主革命，對於國民革命之重要，說明無餘。其對於中國民主革命之性質，亦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爲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因此，可見民主革命，爲中國國民革命必經的過程；同時，與西歐的民主革命，因社會歷史關係之

不同，而有獨立的意義和性質。

四 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

主張國民革命，即是社會革命的理由。是：「社會革命本來的用法，是泛指一切社會的根本變革；凡是社會經濟基礎的改動，都可以叫作社會革命……普通本把革命分爲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兩種。政治革命建設新政權，社會革命改變社會結構。但其實沒有政治革命，不啻是社會革命，也沒有社會革命，不同時并行政治革命。中國今日的國民革命，便是兼有這兩方面。所以普通把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對立，實在是一種錯誤。」見張松年君的「中國革命必須怎樣才可能」——我認這一段話，有相當的理由。不過這只就原則上着想，而沒有科學的注重事實，來觀察內容。不錯，社會革命，只是根本的變革社會；而政治革命亦包括在社會革命範疇以內。所以中國國民革命，就是社會革命，沒有區別之必要。但是，根據這個推論，不但中國的國民革命，可以叫社會革命，就是歷史上奴隸的暴動，農民的戰爭，及西歐的民主革命，都是根本的變更社會，豈不都可叫做社會革命麼？這未免太含混了。一個名詞的確定，是要它代表它的形式和內容，以及它所有的

一切，不應該沒有區別，否則將失掉其作用。社會革命的名詞，是近代的東西，而不是古代所有的；而它的意義，就是根本的指着近代資本主義的變革。所以資本主義，不是歷史上東西，而社會革命，也不好隨便應用。

近代的社會革命，既以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爲出發，自然它有一定性質和內容；據科學的觀察，只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才足以代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觀力量，是無產階級，而其目的，在於消滅資本制度，和私有財產，以實現「共同生產」和「共同消費」的共產社會。而中國的國民革命的出發點，不但不

是單獨的改變資本制度；而且是發動於民族革命，通過民主革命的階段，以革命的民主政權，建設國家資本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即民生主義之實現。其革命的對象，亦不在於資產階級，而在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革命的主觀力量，亦不但是無產階級，而是工人與農民，及一切革命民衆。只有最後的一點，有共同一致的趨向而已。

是中國國民革命，有獨立的歷史條件，和革命的出發點，及革命的方式，決不能與一般的社會革命相混，而消失其特殊性。我們要分別社會革命和國民革命之所以不同，須先要認識先進國的西歐和後進國的中國環境各異。唯其

如此，先進國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發達，資產階級掙取無產階級的社會；是產業集中，科學發達，具備了社會主義條件的社會。而中國是資本主義不發達，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統治的社會；是一個普遍的小手工業，家長制度的小農業，一般的勞苦民衆，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而不能聊生的社會。因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環境，乃產生各個不同的革命。最顯明的是先進國的國民主義，和民主主義，已成過去的名詞，反動資產階級利用的工具；而中國却以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在革命過程中爲絕對的需要。

更就革命的哲學基礎來說，先進國以資本主義集中，形成兩大階級的顯明對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而中國則以資本主義不發達，社會階級層非常複雜。所以先進國可以立在嚴格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本着無產階級的立場，產生馬克思的科學的唯物辯證法。但中國階級鬥爭，本不十分明顯，無產階級，本來幼稚，思想上那裏能夠以無產階級意識，統一切。所以先進國的社會革命，必須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來解決生產的分配；而中國則須以民族鬥爭和民主鬥爭，實現革命民主政權，來建設國家資本主義的生產。如果就原則上說，西歐的國家資本

主義，已成了事實；只要無產階級革命，去解決分配問題。而中國革命，則除了建設國家資本主義，抵制外資侵略，克服小生產制度，却毫無辦法；是其根本，還在於生產問題。雖然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可以歸結一致；但中國國民革命的出發點和過程，實與西歐社會革命，完全不同。所以中山先生說：「階級鬥爭，是病的現象，」這意思，並不是原則上否認階級鬥爭，乃是中國的事實，民族鬥爭，和民主鬥爭，比階級鬥爭，還要重要。故中山先生又說：「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一定有階級鬥爭，」這就是這一個意思。

因此，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根本在於民生的建設，而西歐社會革命的目的，却在於共產主義之實行。民生建設的意義是什麼？即是以革命政權建設人民生計；所以中山先生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生產，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房屋，以樂民居，修治鐵路，以利民行，」是其致力的焦點，在於以國家力量，發展生產工業。而西歐的社會革命，其原因並不在於生產之不發展，乃在於資產階級之壟斷私有；如果以無產階級之鬥爭，達到私有財產之撤廢，便可

使大多數人不受榨取，是其致力的焦點，在於分配。這種注重「生產」，和「分配」之不同，自然不是主觀意識的決定，而是已發達資本主義，和未發達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所決定。同時，中國國民革命之民生建設，亦不是以資本主義為依歸，乃是自然必然的趨向於社會主義。所以，中山先生說：「共產主義，是其現有之產，民生主義，是其將來之產，」這個中間的區別，希望不要忽視。

有許多人以為中山先生所說：「民生是歷史的重心」這一句話，並不若馬克思所說：「一切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徹底，其實真理本來是無底的，那裏有底可徹；問題只在於是否合於客觀條件。馬克思的思想，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所以他在其所著神聖家族一書裏說：「無產階級，不體識自身的生活條件，決不能體識自己的自身——無產者——是在他們生活的狀態中積留起來的。同時現代的社會，所有非人類的生活條件，不能體識，亦不能體識自身的生產條件。」中山先生的思想，本來按照中國革命的需要，不是以無產階級的立場為出發；而是相反的以民族立場，和民主立場為出發的。同時，中山先生所體識的生活條件，是中國社會的生活條件，而不是西歐社會的生活條件，自然不能相提並論。我們所要認識中山先生的，是

看他能否順應中國革命的需要，和能否推動中國社會前進，並不是在他的思想同別人的思想，有什麼長短，可以來尺度的。

自然中國的國民革命，並不是和社會革命對立的。先進國的社會革命，沒有中國的國民革命，便不能斷絕資本主義榨取殖民地的泉源，自然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要增加許多障礙。中國的國民革命，沒有先進國的社會革命，便不能得到國際的援助，徹底打倒帝國主義。所以這兩個革命潮流，有共同一致的目標——反資本帝國主義，可以匯合一致。而且中國國民革命之開始，正值國際資本主義之沒落，自然革命的前途，只有歸結到社會主義之實現。不過以中國特有的歷史條件，和特殊背景，故中國的國民革命，有自己的獨立性。我們為保存這個獨立性，不但在事實上不能與西歐的社會革命，混為一談，即在名詞上亦要有區別，才能把它的獨立精神具體的表現出來。

五 結論

依據上述，我們可以知道，國民革命，是中國社會進化的特殊產物，並不同於任何革命的性質。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包括了一切國際對於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本身社會

的進化，而同時與國際的影響相適應，相反射，以得到一個總結算。它的產生的背景，包括了下列的三方面：

- 1 國際變動——民族問題之發生
- 2 政治變動——民權問題之發生
- 3 經濟變動——民生問題之發生

這三方面當然不是各個獨立的，而是互相關聯的；例如有國際變動，以發生民族問題；同時又影響政治變動，及經濟變動，以發生民權問題和民生問題，又如有政治變動，以發生民權問題；同時又影響國際變動和經濟變動，以發生民族問題，及民生問題。再如有經濟變動，以發生民生問題；同時又影響國際變動，和政治變動，以發生民族問題，及民權問題。不過，中國革命的發動，在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其侵略所發生——或影響的政治變動和經濟變動；所以中國革命的出發點，在於爭求民族的解放。然而中國革命的目的是什麼？當然不是為民族解放而求解放，乃是解決民族的生存，亦即人民的生計，又即社會的民生；所以經濟的解放，是中國革命的中心。但是中國要從國際壓迫之下，得到民族經濟的解放；同時，中國所固有的封建勢力和特殊階級——如買辦階級等——一方面，一方面是出賣民族利益，以勾結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是壓迫

民衆的統治者，及擄取民衆的掠奪者；所以必須通過民主革命的階級。因此，革命的進行，亦包括了下列的三方面：

1 爲民族的解放，而實行民族革命——國際平等
2 爲政治的解放，而實行民主革命——政治平等

3 爲經濟的解放，而實行經濟革命——經濟平等

雖然，在這裏有一個重要關鍵，值得注意的；就是革命的成敗，是要按照社會進化的程序；而革命性質，亦以革命主力所屬之階級來決定的。在前面已經說過，民族革命，乃是一個橫的關係，不是代表社會進化的階段；並且以民族革命是橫的關係，如果在民族沒有解放以前，是可以貫通中國革命到底。因爲民族觀念，雖以階級性和時代關係的限制，不會回復到以前封建時代的「士之濱，莫非王臣」的思想上去（但還還要民主運動成熟）；但是資產階級亦可利用作國民主義，以爲統一國內市場的防波堤。中國的國民革命，沒有民主革命，固不足以促進社會進化，達到更進一步，則一切革命，都沒有希望，唯苦於國內封建勢力之壓迫剝削。然而民主革命，以帶有資產階級性之故，很有爲資產階級所利用之可能（雖然客觀上有許多困難）如果這個可能，一經成爲事實，則不但反帝國主義的

民族革命，會變做狹義的國民主義，經濟解放，會變做資本主義的擄取；同時，民主革命的結果，也不過完成一個西歐式的虛偽德謨克拉西。甚至以中國資產階級之未健全發育，必定與封建勢力妥協（如日本及德國的資產階級），以及勾結帝國主義（如法國大革命時，資產階級勾結魯士軍，以壓迫巴黎會社），使中國的國民革命，根本消滅。所以中國的國民革命——尤其是民主革命，必須以工人和農民做主力（所以本黨要「擁護工農利益」），方能徹底反帝國主義，以圖民族解放，達到國際平等，徹底反統治的封建勢力，以圖政治解放，達到政治平等；而以革命民衆的民主政權，建設民生，以圖經濟解放，達到經濟平等。

因此，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中國特殊的產物。其性質，就對外說，是由民族鬥爭，以得到經濟解放，就對內說，是由政治鬥爭，以得到經濟解放的革命。以民族鬥爭爲起點，民主鬥爭爲發動，而歸到民生建設。並且以民族鬥爭的貫通，和工農爲革命主力之故；民主鬥爭之開始成功，即可以走上非資本主義，這就是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

（注意本文以篇幅限制，當另草「三民主義與中國國民革命」一文，以互相發明。作者。）

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

社會科學常識叢刊之六

樊仲雲著

全書計八萬字
共二百餘頁

實價大洋五角

看國際新聞，明白世界大勢的最好參考書！

本書把國際形勢自普法戰後以至最近，源源本本加以系統的敘述。全書九章計八萬言。第一章述國際政

治的意義，為緒論。第二章述帝國主義之長成。第三、四章述戰

前戰後的國際形勢。

興的難關。第八章為

第五第六兩章則講國

裁軍問題與非戰條約

際聯盟與 International

。第九章述國際現勢

之。第七章論歐洲復

與中國革命。末附國

際政治研究參考書目。欲明白世界大勢，這實是惟一的參考書。

最新出版

再版最近之

國際政治

樊仲雲著

實價一元

新生命書局

上海

霞飛路

霞飛坊

十九號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解放

林 民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之必然的現象，戰爭又是帝國主義之必然的現象。

資本主義若尚存在，帝國主義不會崩壞；帝國主義若尚存在，戰爭不會消滅。

現在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的時代，所以在最近的將來，一定發生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我們半殖民地的奴隸，實在沒有資格去打算如何預防第二次大戰，然我們却有資格去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完成我們的國民革命。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不平等？曰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孰使此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加於中國？曰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實為國民革命之第一工作，（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但是帝國主義不是容易打倒的，打倒帝國主義與攘夷主義完全不同。打倒帝國主義是要根絕帝國主義本身，攘夷主義不過把外國的勢力驅逐出國境之外。然而帝國主義既是資本主義的演進，資本主義如果存在，帝國主義不會崩壞，那末，我們要想打倒帝國主義，自然非打倒資本主義不可。

何以我們不主張攘夷主義，而必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呢？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也曾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能舉國一致，「尊王攘夷」，卒把帝國主義者的努力驅逐出日本之外，而日本又能雄視東亞，為亞洲的盟主。我們國大人民，難道不能效法日本麼？

中國國民黨是政黨，不是宗教的團體，更不是學術的團體，如果日本式的攘夷主義能夠容易實行於中國，則中國國民黨何必捨近路而不由，而必與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為敵。可惜現在世界已與日本維新當時完全不同了，在日本

維新之時，資本主義還是初期的資本主義，質言之，還是產業資本主義，而不是金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在世界市場，原不必注其全力，以侵略區區三島，所以日本能夠乘時而起，把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驅逐出國境之外。

然而現在則時勢已經不同了。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全世界已沒有再可開拓的殖民地。他們帝國主義者尤其是日本，不是把中國置在自己的勢力之下，絕對不能維持其資本主義的殘命。既是這樣，他們又何肯容許中國維新自強，使狹狹的世界，再增加一個競爭者呢？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經濟力的侵略，所以要把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驅逐出中國之外，必須實行關稅政策，一面使洋貨不能輸入，同時使國貨有振興的機會，然而帝國主義者是不許中國實行關稅自主的，昨年中國曾與列強改定關稅條約，然所得的結果，不過把商品分做七種，其稅率則如次：

(一)酒精飲料、紙煙、雪茄之稅率為二·五%

(二)葡萄酒、麥酒、菓酒、金、銀、白金、寶石、煙毒

之稅率為一七·五%

(三)上等絹布、羊毛、衣服、靴、鐘錶、光學器、照相

機、樂具、自動車、砂糖、糖餅干之稅率為一二·五%

○%

(四)絲線、電氣製造品、肥皂、紙、陶磁器之稅率為一

五%

(五)棉織物、羊毛品、油、煤油、家具之稅率，為七·

(六)其他一切之稅率為五%

(七)棉花、肥料之稅率為二·五%

關稅確實是增加了，但我們若細心觀察這個稅率，便可得到下述結論：

(一)關稅率比資本主義國的關稅率，平均低得很多。

(二)關稅非以保護中國產業的利益為目的，反而迎合資本主義國的利益。不看別的，只看與中國工業無關的商品，雖課以較高的關稅率，而對於中國工業有大關係的商品，如棉織物之類，則只課以七·五%的稅率，便可知道。

要之，新定的關稅完全是財政關稅，不是保護關稅，質言之，即只能增加國庫的收入罷了。然此并非國民政府不肯努力，乃是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所致。所以日本東京朝日新聞(昨年十二月八日)竟說：「我國對華貿易額之三分之一，都是只課稅七·五%乃至一○%的貨物，所以不至受

多大的影響。」

我們只看關稅會議的結果，便可知道外國經濟力如何不容易驅逐了。現在再退一百步想，假定關稅自主能夠實現，中國對於外國的商品，可以自由加稅，然中國果然能夠脫離帝國主義者的束縛麼？

原來關稅自主，是工業家的要求，不是勞苦民衆的要求。因爲有了關稅自主權，中國工業便可振興，這對於工業家固然有不少的利益；然關稅既然增加，物價不免騰貴，勞苦民衆平素已受物價的壓迫，現在又怎能堪？不過中國的勞苦民衆，不但受了物價的壓迫，而且簡直沒有一文買其生活資料。其所以然者，則因爲國貨給洋貨打破，全國都不出貨，以致沒有工做，沒有飯吃。在這一點，只惟在這一點，關稅自主對於勞苦民衆才有利益。

最奇怪的，莫過於中國資本家，中國資本家對於關稅自主，其熱心的程度，似還不及國內的一般有知識的消費者。這固然因爲關稅自主未必能夠幫助中國產業的振興（詳下文），然其最大原因，則爲中國的資本家，大半是買辦階級，他們之中，雖然也有工業資本家，然大多數則兼營工商二業，他們最大的利益不在於振興中國的產業，而在於販賣外國的商品，他們的金錢是受帝國主義者的融通，

又放在帝國主義者銀行之內。他們沒有現代式的 Bourgeoisie 的意識，而還帶有封建思想。他們的缺乏民族觀念，雖然有似於猶太人，然他們又不如猶太人的偉大，只知道屬於帝國主義者，均需一點餘利。因此，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關稅自主，竟然得不到他們的積極的援助。

打倒封建勢力的，若據各國前例，完全是 Bourgeoisie 的責任，然中國的 Bourgeoisie 乃與封建勢力勾結，他們不問盧永祥、孫傳芳，只要軍閥不直接沒收他們的財產，他們都願意與其合作。同時軍閥們，亦願意假藉買辦階級的助力，對外與帝國主義者握手，對內向苦勞民衆榨取。這些一切都可表示中國的資本家，完全沒有 Bourgeoisie 的意識，換句話說，我們雖然希望他們能夠出來負擔革命的責任，如德國革命，日本維新當時的 Bourgeoisie 所做的一樣，可惜他們竟然沒有能力出來負擔呵！這就是說明：由內部言，中國亦不能做效日本維新當時的「攘夷主義」。

今試假定中國關稅能夠自主，然中國產業果然有振興的希望麼？原來商品的輸出入，由其本身視之，尙沒有甚麼意義可言，至於資本的輸出，則在資本主義之下，乃有重大的意義。即對於對方國，或將支配其財政，或將伸其壓

手於鑛山、鐵路、工廠及其他固定資產之上。然均是資本的輸出，若由對外投資的性質觀之，又可分別為二：一是投資為貸借資本。二是直接投資為產業資本，其中危險性最多的，則為第二種。帝國主義者輸入於中國的資本，大約是投在產業資本之上。因此之故，中國產業遂受了帝國主義者金融資本的支配。通商各埠已有外國工廠的設立，鐵路鑛山已受外國資本的監督，我們提高關稅，雖能禁止外國商品的輸入，何能禁止外國在華工廠所生產的商品的暢銷，何況關稅自主了之後，帝國主義者因為商品不能自由輸入中國，一定更把牠們的資本移到中國內地設立工廠呢？所以在今日的中國，只惟提高關稅，尙不能抵抗外國經濟力的壓迫，要抵抗外國經濟力的壓迫，更當取消外人在華經營工業之權。

更進一步觀之，只惟取消外人在華經營工業之權，也是沒有効用的，外國的資本既然源源輸入中國，由買辦階級以操縱中國全部的產業，我們實在不能於中國資本家財產之中，區別出那一部分是外資，那一部分是內資，既然不能夠區別，則在民生主義尙未實行以前，外國資本的勢力，將永加在中國產業之上，使中國變成牠們的附庸，如南美各國之附屬於美國的一樣。

戰爭是帝國主義之必然的現象，帝國主義若尙存在，戰爭不會消滅，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乃是時間問題。

反動的思想！共產黨的主張！一九一四年的大戰，乃是「The war that ends war」！所以大戰終了之後，即有國際聯盟的設立，不久又有「軍備制限條約」和「不戰公約」，在全人類尙未忘記大戰的悲慘的時候，何至再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是我們若不迷信政治家的詐言，而只觀察事實，則很容易知道資本主義的機輪，乃是一天一天的向戰爭的方面前進不已。我們不看別的，只看各國的軍備，便可知道。先就陸軍觀之，所謂「五大強國」的平時兵力，可列表如左：（單位千人）

國名	一九一三	一九二三	一九二八—二九
	一四		總數
法國	五四六	七三二	與人口千人的比率
英國	五一六	三二九	
美國	二六四	二四八	
蘇俄	三九〇	九六	
德國	二二四	二四八	

美國 二二六 三七二 四三九 三〇七

日本 二七五 二三六 二〇六 三〇五

總計 一八二七 一九一七 二一四五

就是五大強國的陸軍平時兵力，只據官廳的統計，在一九二九年，亦比之一九一三——一四年，多三十萬。

這些軍隊的動員力，及其預備兵，因兵役年限的短縮，乃比之大戰以前，更為膨脹。

五大強國的預備兵——即受軍隊教育的人口——在一九二九年，竟超過於二千萬人以上。然在一九一四年，則五國的預備兵，不過七百萬乃至八百萬人，所以受過軍隊教育的預備兵，乃增加了二倍半。

一九一四年，這五國動員的時候，只能召集五百五十萬人，到了一九二九年則可召集九百萬，即約增加一倍。

現在帝國主義者的軍隊，乃有極多的職業的軍官，用以預防兵士的叛亂。例如一九一三年，法國軍隊內的職業的軍官的人數，乃占全軍隊之三四%，到了二九年又增加為四五·五%。

波蘭的軍隊，在一九二二年，每兵士千人中有軍官二四〇人，一九二九年又增加為二六五人。

帝國主義者在平時除了用徵兵制度，使全國人民有軍國

主義的思想之外，又用種種方法以養成他們有當兵的實力。數年前日本田中內閣，使全國各大學，學騎馬射擊，便是一例。近來英國對於各學校，亦施行軍事教育，至於義大利則在棒喝團支配之下，更組織一種棒喝團民兵，其數約在三十萬以上。

一九一四年開戰當時，全歐的軍隊，每團只有二十四架機關槍。到了一九二七年，法國每團有一七二，英國每團有一九二，美國每團有一五五。在一九一四年，任何軍隊都沒有「攜帶機關槍」，然今日則法國每團有三四〇，英國每團有三五〇，美國每團有七九〇，由此可知軍隊之機關槍乃多過一九一四年數倍，從而現在軍隊的砲火，乃大過一九一四年二倍半或三倍。

「坦克」亦每年增加起來，法國的工業，在前次大戰中，僅能製造三二〇〇架，然一九二九年，法國軍隊之平時武裝，竟用一九三八架的「坦克」。

化學的戰鬥手段，亦異常發展。各國欲用飛行機以散布毒物，除了毒瓦斯之外，尚有化學的砲彈及爆炸彈，凡三〇〇立的毒物，可使長八百米，廣三十米的地面，完全破壞。

砲兵亦極充實，野砲的放射距離，至少約增加三〇%，

而其命中力亦強。至於火炮之數，在戰前，例如法國，每團兵只有野砲六〇架，一九二九年則有八四架，英國亦由七六架增加至八四架。美國則每團兵有二〇架。

次就空軍視之，飛行技術年年進步，我們只看下列數字，便可明白。

偵探用飛行機的平均速度(呎)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八—二九年
輕炸彈用機	一三〇	一九〇—二〇〇
偵察用機	三〇〇	四五〇—六〇〇
戰鬥用機	三〇〇	三五〇—四〇〇
輕炸彈用機載容力	一七五	二五〇—三〇〇
炸彈之最大重量	二五〇	四五〇
飛行機用機關槍在一分間之最大發射數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由一五〇〇米上空投下炸彈之命中率	一〇〇〇	一六〇〇
	一四—一五	五〇—六〇

用機關槍時擊地上目標之命中率

現在，再把五大強國的陸上和水上飛機之數，列表如左。

	一九二四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六—三九年	一九三九—四三年
法國	一六	一三〇	一六〇	一〇〇〇—一五〇〇
英國	一五	三六	八〇	一〇〇〇—一五〇〇
美國	二	四〇	九〇	一〇〇〇—一五〇〇
蘇俄	四	一五〇	六〇〇	一〇〇〇—一五〇〇
日本	一	三〇	四七	六〇〇—八〇〇
合計	三〇	二六	四二	六〇〇—一〇〇〇

由上表，可知空軍比之一九一四年，乃多十倍或十二倍。所以將來的戰爭，各都市工廠要受飛機極大的脅迫。三次海軍觀之，五大強國的海軍力，可列表如次。

艦種類	英國	美國	日本	法國	蘇俄
戰艦	一九二二—二八 一八	一九二二—二八 二〇	一九二二—二八 六	一九二二—二八 九	一九二二—二八 九
巡洋戰艦	四	四	四	一	一
巡洋艦	四八	五五	三三	三二	二五
	五五	三三	三二	二五	三五
					一四
					一六
					一
					一

飛行母艦

四

一

三

一

四

一

一

一

驅逐艦

一六

三二六

七二

一〇一

五二 一一九 一一一

水雷艦

一八六 一五〇

三三六 三〇九

七一 一一四

一〇一

四七 四四 四三 四五

潛水艦

六一 五五

一〇〇 一二一

四〇 六五

四七

四四 四三 四五

可知五大強國乃增加巡洋艦、航空母艦、及潛水艦，以充實海軍力。在近年，有些國家雖然未曾增加軍艦的種目，然我們亦不可因此而謂其艦隊不發展。因為老齡艦廢棄，而代以新艦的緣故。現在試舉例以說明之。

各時代的戰鬥艦的建造形式

特 質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 一九一〇—一九二〇 一九二一—一九三〇

排水噸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三〇〇〇

動力(馬力) 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 六〇〇〇 八〇〇〇

速度 一七 三三 三三 三三

大砲口徑(吋) 三〇.五 三〇.五 三〇.五 三〇.五

艦側齊射砲重量(噸) 一〇.一 四 七 九

建造費(百萬磅) 一以下 一以下 ? 七

水夫人數 七〇〇 八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〇

各時代的巡洋戰艦的建造形式

特 質 一九〇一—一九一〇 一九一〇—一九二〇 一九二〇—一九三〇

排水噸 一八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

法國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英國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總數 對於總數的% 負擔 每人

一八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四五〇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馬力 四四八〇〇 七五七〇〇 一五七〇〇〇

速度 二六 二八.五 三三

大砲口徑(吋) 三〇.五 三四.三 三八.二

火夫人數 七八〇 一〇二〇 一四八〇

建造費(千磅) 九〇〇 二〇八七.五 六〇二五

其他軍艦亦甚完備。老齡艦既已廢棄，所以艦數雖然減少，然其實力，却已增加。

戰後，英美二國競爭充實海防，遂由美國發起，開軍縮會議，而規定英美日三國為五，五，三之比。然發起人的美國，乃於批准條約的翌日，採用十五隻巡洋艦新建造的計畫，可知帝國主義者如何無視國際平和條約，又如何注力於戰爭的準備了。

最後再觀察各國的軍事費則可列表如次(單位百萬弗)

國名 一九三三 一九三〇

總數 對於總數的% 負擔 每人

一九三三 一九三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三〇〇

英國	六〇	五八	一五一	一五〇	一一五
美國	五〇	六五	六三	八四	五七
義國	一五	二三	三四	三八	六三
日本	一七	三九	三五	七八	三九
德國	一〇	一九	一八	八三	二七
合計	一〇三	三六	三六	—	六一

軍備這樣的擴張，不是反証非戰條約的無効力，而直接證明第二次大戰乃迫在眉睫麼？

三

帝國主義者既然自掘其墳墓，我們半殖民地的奴隸只有利用這個機會，以完成我們的解放而已。

上次大戰已是我們絕好的機會，可惜當時國內尙有代表封建勢力的軍閥，他們只知自相殺戮，沒有世界的目光，以致失去機會。不過由當時的形勢觀之，中國亦難完成其解放，在國外有日本的掣肘，在國內一般民衆又沒有民族的意識。這個民族意識的缺乏，則如上文所言，由於中國資本家沒有 Bourgeoisie 的意識。現代國家是一般民衆的國家，若更正確言之，是某特定的 Class 的國家，不是一二英雄的國家。當時中國的政權，乃在於士大夫的手上，

而士大夫則有超階級的性質，不代表任何階級，反之勞資二個階級則都沒有階級意識。因此，在國內一面遂沒有代表有產階級的國家主義，同時他面又沒有代表勞苦民衆的民族主義，終則中國不能乘時而起，作其解放運動。

現在則情形已與前此不同了。這個前此不同的情形，乃表現於國外和國內二個方面。由國外觀之，在一九一四年開戰當時，國家主義的思想尙很旺盛，各國社會黨無不捨其從來的主張，而願意為祖國効命於疆場，然現在則階級意識確實將次壓倒國家意識，換句話說，國際思想實較前此發達數倍，在這樣情形之下，一旦開始世界大戰，必將呈出一種特別的現象，即如 總理所說：「那種戰爭不是起於不同種之間，是起於同種之間，白種與白種分開來戰，黃種與黃種分開來戰。那種戰爭是階級戰爭，是被壓迫者與橫暴者的戰爭，是公理和強權的戰爭。」質言之，便是由帝國主義者的火拚，一定要轉變為國內的階級戰爭。次就國內觀之，最近數年以來，中國民衆尤其是勞苦民衆已有很強烈的民族意識。雖然這個民族意識與 Bourgeoisie 的有所不同，但其希望中國民族的解放，則有過無不及。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的時候，大約能夠乘機而起，不至坐聽機會的失去。

內外形勢都已變更，所以我們雖然沒有破爐以主張武裝平和，但我們却有熱血以完成解放。何況世界尚有無數弱小民族與我們陷於同一運命之中，我們能夠聯合弱小民族，乘帝國主義的火併，猛然的出來作解放戰爭，則世界大戰，但不可言可咒的事，而且可成爲解放全人類的原動力。要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是時間問題，我們應該趕快準備，使時機一到，便可實行。

這個主張，不是共產黨的主張，乃是根據科學的方法，觀察世界大勢，而復得到這個結論的。總理說：「將來

的或受委曲的，必聯合一致，去抵抗強權。……他們

（弱小民族）同病相憐，將來一定聯合起來，去抵抗強暴的國家，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一定去和那個強暴的國家，拚命一戰。推到全世界，將來白人主張公理的，黃人主張公理的，一定是聯合起來；白人主張強權的，和黃人主張強權的，也一定是聯合起來。有了這兩種聯合，便免不了

一場大戰。這是世界將來戰爭之趨勢。」將來戰爭的趨勢是這樣的，我們的目的，則在於如何利用這個趨勢，以完成中華民族的解放。

三民主義就是三個主義？

李勃

這現象似乎早在人們的想像中的，自從三民主義的政治勢力底定中國以來，我們便到處聽見三民主義。從前以爲三民主義不值得一顧的，現在都看三民主義了；同時，還有那些視三民主義爲洪水猛獸，對三民主義肆其毒口的，現在也大談三民主義了。當此之時，在菜館中至有所謂「三民主義飯」，我們是吃飯也吃三民主義的了，這樣，在從前以三民主義爲嫌忌的書館，現今大出其三民主義的書籍，也是當然的事。於是把從前的「新制」，「新教育」，「新時代」，「新編」……總之凡是「新」字號的教科書，改頭換面的叫作三民主義，把五色旗換作青天白日滿地紅，便算是「黨化教育」。實在，十餘年來的「新什麼」，也有點「新」不出什麼花樣來了，倘不是三民主義爲之另闢途徑。這樣三民主義恰好救了書館老板及編輯先生的窮，可以不必絞盡腦汁，再想一個新什麼的教科書了。

現在整幅的廣告上所見到的，是此等三民主義的教科書，資本家有了錢，可以使鬼推磨；在編校者的名單上，我們還可見到那些萬能全知的名流學者——他們能夠介紹看相的術士，能夠推薦打六零六的好醫生，無疑的，他們當然知道保證這是確實的三民主義教科書。我——一個小伙子——當然不知道什麼，況且更不是教育部中人員，

在這裏饒舌，不用說是一樁多事。因此，在中國沒有亡給英國的時候，用英文三民主義教中國學生的問題，我自然是沒有資格討論。因為名流學者們都沒開口，（或者說是給錢堵住，開不來口，但這是真須有的事）你配！

不過現在事實上既有「三民主義英文教科書」的出現，則一方面為正確學生對於三民主義的認識，他方面為使外國人見了不致笑話，則小子愚見，却要奉告黨部及教育部人員，加以精細的審查。因為翻譯不比引用，編中文教科書，引用三民主義原文，雖然斷章取義或者尚不致大謬，若是翻譯，則「馳聘文壇」譯而為「文案上走馬」，真是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偶然，從現今視為一般的英文讀本之「三民主義英文讀本」上，發見了二點極大的謬誤，我要提出來望負黨化教育的責任者加以注意。

三民主義英文讀本，編者大概姓李或呂(Lee)新時代教育社出版，商務印書館經售，並無地址，到底該教育社有否出版其他書籍，俱不得而知，因為小子寡聞，實未曾聽見中國有這樣的一個教育社。但是不管事實上如何，名義上在中國已有此教育社，則為確切的事，雖然沒有地址，沒有負責人姓名，似乎有點信用上的詐欺行為的意義。

「三民主義英文讀本」這名詞，在粗識 ABCD 的我，當然不知道怎樣翻譯，但是覺得那位編輯先生之譯為「Three Principles English Readers」似乎有點不妥。倘若這樣，譯孫傳芳的三民主義的時候，不是亦可譯為「Three Principles」麼？但三民主義與三民主義雖同為三個主義，其彼此之不同想來是誰都明白的——或者那位編輯先生覺得總之是三個主義，沒有什麼不同也未可知。那末我所認為錯誤的當然是無誤的了。

又，把民生主義譯為「Livelihood」我覺得也不妥。因為「Livelihood」義為「生活」，至多譯出了「民生」二字的意義。但我們要知道，總理的民生主義是一個解決民生問題社會問題的方案，決不能以生活一詞來說。即是民生主義，若由此說，則民權主義不當譯為 Democracy 而應譯為 Rights。但這是誰都知道錯誤的。同此，把民生主義譯為「生活」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可知編者根本沒有懂得民生主義是什麼。總理在民生主義講演中，曾明白說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過社會主義是個西洋譯名，民生主義是個中國名詞而已。所以我在這裏奉勸那位編者，且把民生主義仔細看清楚了再來動筆。

這二點是我隨便見到的，是極普通的語句，我想黨部及教育部諸同志，倘能抽點工夫，給他做個義務的校訂者，一定還可以發見不少的謬誤的。但若這樣，不問不聞，則謬種流傳，其貽害青年，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不必我的詞費了。



孔子學說之發展

方岳

一
別的宗教史大抵是上升史，孔子學史只是發展史。發展史中，固然有一段似乎是上升，但這上升與別的宗教的上升不同。

怎麼說呢？

耶穌教在公元二世紀時是平民教，到了四五世紀便上升為貴族教，五世紀以後有一千年的統治歐洲的史實。佛教在最初是反婆羅門即反身分制的教義，到了阿育王時代在印度為統治者教；在中國，後漢時代，佛教還是平民教，間有貴族信仰，到六朝以後，便成了統治者教，且有以土地財產為基礎的寺廟組織。道教在後漢末期純為平民教，與初期耶穌教同，有反抗統治階級的革命性，六朝以後，

上升為破佛之統治者教，與佛教同有以土地財產為基礎的寺廟組織。

無論佛教或道教，初入中國，或初起于中國，都是平民教，一旦見採于士大夫階級以後，便成了統治者教。由平民上升到士大夫階級，自然是「上升」。

孔子學則有不同。在春秋末期，孔子學原是失位的貴族之學。在戰國時代，孔子學漸成為新興地主及士人之學。在前漢，以地主為中心之士人階級上升為官僚政府的支持者，孔子學遂隨之以宗教的氣韻而為統治階級之學。

孔子學雖似為上升，但由于支持孔子學的階級本身之上升，不是孔子學超出其原屬階級。所以只可以說孔子學的「發展」。孔子學的發展第一步是在士人階級中的發展，第二步是隨士人階級的發展。

二

道教在後漢末期以初期社會運動所必需的互助團體而勃興。這互助團體在最初有反抗統治階級的行動。自受士大夫階級以武力擊敗以後，這互助團體以游民及農民爲中堅，在四川自成割據的勢力，三十年間始爲士大夫所構成的軍閥（曹操）所撲滅；此後漸在平民之中，仍爲一大社會勢力。一則因其爲互助團體，故爲救濟貧窮起見有誘進地主士大夫入教，賴其捐助以爲開支之必要。二則因在胡族亂華的民族鬥爭時期，道教對於外來的佛教，以民族的宗教而受士大夫階級的支持。所以道教在六朝時代上升爲士大夫與平民共信的宗教。這由六朝時代破佛的學說以夷夏之分爲根據，如顧歡之夷夏論，可以看出，他說：

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又以中夏之性，不可做西戎之法。（朱廣之諸夷夏論所引）

道教一日爲士大夫階級承認以後，便以符瑞，藥物及長生不老神仙之說，誘引人君，以與佛教相爭。「三武一宗之法難，」皆以道教爲主力。

佛教的輸入雖在後漢，初與帝王貴族無關。由西域傳來的佛經及僧侶，雖在士大夫中發生多少的影響，但經典的

大規模翻譯及僧人的大規模戒度，卻始于六朝時代。最初有力的外護是後秦王姚萇。鳩摩羅什的翻譯事業便是姚萇所主持的。其時南林寺的戒壇是最初有名的戒壇。如高僧傳所載：

與旣崇信三寶，盛弘大化；建會設齋，烟蓋重疊；使夫慕道捨俗者十室其半。

南朝的梁武帝也是著名的外護。他曾捨身于同泰寺去做和尚。梁代僧衆之多，自在意中，北朝在周武帝時，僧侶之多，實爲可驚。試看廣弘明集記載周武破法的一段：

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

爲什麼這時代佛教這樣盛呢？六朝時代是中國社會經濟破壞的時代。兩漢以來，土地兼併及商人資本的剝削已造成農業生產衰敗的現象。中經三國時代不斷的戰爭，繼以經濟生活破壞的匈奴人鮮卑人的割據。在江南，名門豪族兼併愈盛；在淮北，土地占領皆爲異族；戰爭殺掠成日常事；賦稅苛斂毫無限制。一則民衆無論個人或階級皆不能自救，不能自信的心理；舊來倫理與信仰皆經破壞，無可求救。所以，民衆求救于外國神佛的趨向，甚爲強烈。

二期異族統治漢人，非有宗教難於維繫。孔學儒教，已隨「衣冠」南渡。已既異族，寧崇異教。一時民衆求救于外國神佛的心理既甚強烈，用作國教，爲利滋多。三則民衆苦于苛稅，藉入度以逃稅，尙較死亡于苛稅爲優。所以寺廟一立，僧衆極多。南朝佛教的興隆，一三兩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卽統治階級的民族意識之衰敗，與自信能力之破毀。在民族鬥爭之時，民族意識已被野心家如劉裕桓溫之類所利用。民族鬥爭的厲行，徒然養成武將的權力以爲寡奪。已篡奪政權者如蕭衍，及干祿保位的官僚，所求只不過地位安全。民族主義非徒無用而且有害。爲避免及衰毀民族主義計，宅心佛法，最爲方便。佛法之破毀民族主義，由侯景破蕭衍時，蕭衍毫無能力抵抗而可見。

三

孔子之發展與上述過程不同。

孔子學始終受同一階級的支持。自這個階級發生時起，中絕發達衰落的氣運，始隨這個階級的崩壞而崩壞。這個階級便是士人階級或士大夫階級。

士人階級的構成，在春秋末期。其成分是失位的貴族，耕戰的地主及自由農民（士）。這種人議論政事的事實，在

春秋末年已頗顯著，例如左傳襄三十一年所載「鄭人遊于鄉校以議政事」。但此階級的成分在這時候還很複雜。失位的貴族還追慕封建制度，自由農民則有求解放于封建莊園的思想。失位的貴族主張回復固定的身分制度，新興地主則以流通的身分制度爲適合于自己的要求，新興地主希望以自力上升爲統治階級以代從來的貴族。

春秋末期，新興地主尙沒有實力。在貴族的特權教育制度之下，他們也還沒有受教育的地位。在此時期，失位的貴族有把他們所受特權教育傳布于地主與自由農民的機遇。

孔子之成爲偉大的人格，正由于其以失位貴族而施教于耕戰之地主與自由農民——正在發展中的社會身分。通常皆以爲孔子是最初的平民學者，這是錯的。孔子不是平民學者，是封建制度崩壞期的士人階級學者。因爲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抵還是以地主爲中心的士人階級，而大抵自以爲是「平民」，所以把二千四百年前士人階級學者認爲平民學者。孔子對於庶人（卽平民，在封建制度中爲農奴與賤民）很不客氣。他說：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試問「小人」與「君子」對立，是不是庶人與士大夫的對

立？考查孔子關於「君子」與「小人」的許多話，我們立刻可以看得出他的教育是士以上的教育而不及于庶人，他的哲學是士以上的實踐哲學，欲使士以上的地主及貴族有聖賢的踐履。所以「君子」的含義有二：一是士以上的階級，二是有某種德性的人。「小人」的含義亦有二：一是庶人，二是有別種德性的人。

在士以上的階級中，孔子是大夫之後，又做過大夫。他對于貴族同僚的態度及其所以自持者是如下的：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君命召，不

俟駕行矣。

但其所施教育及所說哲學，卻注重于士。他指出士的標準

德性如下：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

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他的哲學的內容，卻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哲學。他說：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上好禮則民易使矣。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

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統治階級必須以身作則的施政，所以不得不有倫理的修養

。倫理的修養，第一是仁，第二要孝。什麼是仁？孔子本

沒有從本質上作演繹的說明，只是把斷片的行爲叫做仁。

什麼是孝？也只指出了斷片的行爲。就孝來說：

無違。

父母唯其疾之憂。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

色難。

說到仁，也只有下列的行爲：

其言也詘。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克己復禮。

所以，我們看得出孔子是在封建制度崩壞期，想以實踐的倫理哲學教化士以上貴族階級，使能于殘破的政治組織中再建統治。因此他的政治學是重名分的。就重名分一點來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名」的政治是民主的，還是封建的？不待多言而可定了。因為他的政治理想是封建制度，所以他自己很局謹，很保守。他說：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四

由上述，孔子是耕戰地主及自由農民的失位貴族教師，所以隨耕戰地主及自由農民地位的發展，而學說亦有發展。最初的發展是在戰國中葉以後。發展的必要是可以指得出的。

第一，孔子的學說缺乏抽象力及創造力，而戰國時代的

哲學富于本體論及演繹的推理，且各派的創作勃興。

第二，孔子趨向于固定的身分制度，戰國時代則此種制度已不可能，而自由農民階級的發展，反要求身分制度的改造。

第三，孔子追慕封建制度，戰國時代的末期，則有統一集權法治國家的傾向。

第四，孔子重視君臣的名分，戰國時代則盛行暴君放伐論。

在這四點上，發展孔子的學說以適應時代思潮的，最重的人當推孟子與荀子。

就於第一點，孟荀的本體論與演繹的推理是很容易舉證的。在孔子，「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於性只說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到孟子卻主張性善，荀子卻主張性惡。孟子說性善，證之以「四端」，由四端解釋仁義禮智。荀子說性惡，證之以「好利」「疾惡」「耳目之欲」，故必須「爲之度量分界」，以度量分界解釋禮。這種演繹的推理，是孔子學的一個大發展。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所以孔子沒有創作。創作在封建制度之下，都市文化尙未發達以前，是不易的。孔子只說「詩書執禮」；於詩只說

「詩」學時；于樂只說「聞韶」之類。在戰國時代，這種保守的，實踐的態度，不能與各派學說爭衡。所以孟子便倡言孔子作春秋。他說：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天子之事。

這種鼓吹，與孔子的本來態度是相反的。又，「子罕言命與仁，」不過到了急迫的時候，也有一兩句天命的話：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態度是客氣的。孟子卻改爲鼓吹的態度了。他說：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

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孔子拿什麼比堯舜禹湯文王呢？

王者之迹熄爲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

這種考覈的鼓吹，不是爲沉思慎學的人所信。荀子批評得好：

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其辭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其先君子之言也。（非十二子篇）

關於第三點，士人階級的發達，在戰國時期頗爲顯著。孟荀游過臨菑，臨菑聚集的士人，「常數萬人，或闕列第爲大夫，不治而議論。」（史記陳完世家）極度發達的士人階級要求身分制度的改革，代固定的身分制以流通的身分制，即破毀舊來的貴族階級，提高士人階級的威權，並且士人階級不必以「恆產」即土地爲基礎，而以才能爲基礎。孟子最能發揮這種要求。他說：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尊，疏遠戚，不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即士人階級——方岳）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

殺焉，然後殺人。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荀子也有同樣的學說。他說：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黑白，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

（儒效篇）

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

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王制篇）

關於第三點，孟荀皆鼓吹「王道」，欲建設在地方共同體上，有明白的身分等級的統一大王國。此王國的治具，孟子主張用仁，荀子主張用禮。孟子以此擁抱了當時的天道論。荀子以此擁抱了當時的法治論。

孔子雖說過「管仲之器小矣哉」，但於管仲有「微管吾

其左衽」之頌。孟荀在戰國末期，因集權國家之趨勢，民族融和之開始，統運動之興起，乃共尊「王道」而詆「霸道」。孟子公孫丑上載左列之問答：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

子猶不足爲歟？」

曰：「以齊王，猶反掌也。」

實現王國的方法，在行仁政。他說：

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仁者無敵。

天子身乎定？定于一，孰能一之？唯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

荀子的話也差不多。他說：

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仲尼篇）

但其王國的治術是「分」。他說：

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

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

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

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王制篇）

這種禮治論實在是法治論。禮不是古來的祭祀儀文，而

是「度量分界」，即規範或法則。他說：

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禮論篇）

至于王國的組織，則孟子主張恢復莊園制度：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滕文公上）

這是一種農奴制的封建制，其規模是自足經濟的莊園。

荀子的主張相同卻又相反。他主張：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禮論篇）

而貴賤之差在領地之大小。他說：

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

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立宗廟。（禮論篇）

但他否認自足經濟，主張國民經濟。他說：

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王者之法也。

（王制篇）

關於第四點，孟子宣傳禪讓說與暴君放伐論。禪讓歸之于天道。孟子萬章上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暴君放伐論非常露骨。梁惠王下載：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聞誅一夫矣，未聞弑君也。

荀子正論篇關於堯舜，由禮制的觀點，只認爲繼承，不承認禪讓。他說：

聖主已沒，天下無君，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天下

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

這四點的發展，使堯形式的孔子哲學適於生存，不獨適於生存，且有支配中國思想的定命。

五

集權國家的趨勢，終於秦的統一。法治論支配秦的政治思想。

由封建制度開始分解時起以至於秦，土地私有制度完成了，商人資本發達了。秦的農民，多化為佃戶，土地收入須交納十分之五與地主。農民除地租之外，又受商人資本的剝削，其結果，農民喪失土地，而土地兼併盛行。傭工、佃戶、遊民、戍卒、揭竿而起，破壞此集權國家。混戰逾十年，生產衰退，遊民加多，國家政權卒歸于遊民首領之劉氏。各地豪族雖屈服于劉氏的武力，無再建六國諸侯之必要，但在農業經濟組織之上，仍只有分封王侯，分食天下的租稅。

農奴制度雖變質為地主與佃戶制度，封君分食租稅，仍使漢代農業經濟組織有封建的上層構造。這是孔子學戰勝

墨道法各派的第一個機緣。

但是，武士貴族執掌政權，地主階級終只有做納稅人的境遇。若沒有第二個機緣成熟，則孔子學必終為黃老學所壓倒。第二個機緣，便是帝王與大貴族分封制度的鬥爭。吳楚七國之亂促進鬥爭的發展。大貴族不戰勝王朝，便只有破壞的運命。高帝的功臣已死，同姓的大侯已滅。地方共同體有從貴族之手移向官僚之手之趨勢。地主階級漸由納稅的官僚上升為經濟的統馭階級。地主階級所轉化而成的士人階級因此亦上升為政治的治理階級。

隨地主士人階級的上升，孔子學便成了定于一尊的帝王之學。而孔子學在此時乃有作第二次發展之必要。第二次發展的要點，也有可言。

第一，為使孔子為全士人階級的領袖，有使其學說擁抱當時各派思想的必要。當時的天道論因此以淺薄迷信的形式，加入孔子學說之內。

第二，為使豪族歸附，庶人仰望，士人階級有鼓吹孔子及孔子學有偉大創造力及神祕性之必要。

第三，為使孔子學適于治國之術，士人階級繼續使孔子學擁抱法治思想。

因此，漢代的孔子及孔子學已不是春秋末年的孔子及孔

子學了。

六

漢代的孔子是神血誕生的素王。

在漢代，婚姻制度早已樹立，兩性結合與生子的生理關係也早已被人知道了。在皇室，再離與夫死以後的奸非，不一定是無恥，如武帝的母親是再醮來的，武帝還躬自歡迎同母異父的長姊；又如竇長公主的戀人董某，爲武帝所親暱。然而婦女的姦非，究竟是一個恥辱。

帝王卻不然。在封建制度崩壞後，土地私有及商人資本使農民陷于不能自救的地位。因依賴自然而不能自拔于迷信的農民，在痛苦之中，求助于救世主的觀念是必然濃厚的。國家的權力既集於一人，此人便造作迷信的流言，吸收農民的信仰。所以，當時的史家記載帝王的血統如左：

姓劉氏，名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交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

素王的來歷也一樣的不甚明瞭。史記說：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梁紇死，葬于防山，防

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世家）

後漢的王充論衡實知篇也記載同樣的話：

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

前漢末期盛行的緯書竟說是黑帝子，與赤帝子相比。論語投考職：

叔梁紇與微在鱸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

（禮記檀弓疏引）

春秋演孔圖：

孔子母微在游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已交，

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藝文類聚八十八引）

劉邦龍準而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孔子的相貌，到漢代比這個更奇：

- (一) 胸文曰：制作定世符運；
- (二) 海口；
- (三) 舌理七重；
- (四) 斗唇；
- (五) 駢齒；
- (六) 輔喉；
- (七) 虎掌；
- (八) 龜脊；
- (九) 面如紫俱；
- (十) 首類尼山。（見

援神契，鈞命決等書）

此奇相之聖人，能博物：識土怪墳羊及防風之骨（史記），肅慎之矢（魯語），萍實（說苑），九尾之鶴（釋史）等異物，

並有偉大的創造力。論語說：

假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於是漢學者說：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說卦文言。（史記）

論語說孔子讀詩的心得，說：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足見詩已是三百。緯書以為詩有三千，孔子刪之存三百五

篇。論語說孔子以「書」為教材：

詩，書，執禮。

而孟子對於書並沒有信牠，他說：

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尚書緯卻以為：

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

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

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論語說：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于是「書傳禮記自孔氏」。（史記）孔子曾聽過詔與武等樂

，於是：

孔子曰：丘援律吹命。——丘吹律定姓。（樂緯及

演孔圖）

春秋載「西狩獲麟」，並沒有什麼怪異和緊張，左傳也沒有

作勢逃怪。緯書說：

孔子曰：丘作春秋，始于元，終于獲麟，王道成也

。（元命苞）

史記也說：

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

我夫。」

春秋的記載，本沒有多少深理。孟子說「亂臣賊子懼」。而

春秋握誠圖說：

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攷符。

孝經鈎命訣說：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

孝經說說：

丘以四夫徒步，以制正法。

春秋演孔圖說：

春秋，設三科九旨。

元命苞說：

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有這種制作正法的天命與天才的孔子，又是一個預言家。他留下許多讖語，其在漢代與劉基的推背圖之在今日相似。孝經授神契說：

丘立制命帝卯行。

尙書考靈樞說：

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

綴紀投書，修定禮義。

原來孔子的制作是爲漢的。最類似于推背圖式先知的，是下面兩條了：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又曰：「亡秦者胡也。」（論衡實知篇錄）

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背有丹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筒，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臧其一。」（後漢書鍾離意傳注）

原來孔子知道後漢鍾離意要來修他的廟，而小吏張伯臧要來竊匿他的一塊壁！我要問：「何子之不憚煩」了。

孔子不獨是一個先知，並且是一個政治家。他以大司寇攝行相事（戰國時代的官銜），「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史記）夾谷之會，孔子歷階而上，呵斥齊人。（穀梁定十年）又墮當時魯國最有力的權臣季氏之城。（史記及公羊定十二年解詁）因此，孔子可以擁抱法家的治術。夾谷之會尤足與蘭相如毛遂比美。

七

在君主與地主士大夫協力改革封建的上層建築之時，董仲舒適遭時會，以三策確定了對天負責的王權政治理論。自此以後，歷一千九百年，孔子及孔子學長立于帝王王學之首席。所以孔子的遺讖說：「治吾書，董仲舒。」他說：「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眚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這樣一來，戰國時代士人階級的民本思想完全爲天道論所代替。君主只顧天災怪異，無須聽命于「國人」了。他不

同于孟子民爲貴的理想，他主張神權的絕對主義。他說：

春秋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前漢書本傳）

我們可以想見劉轍看見此文以後，比劉邦受了叔孫通朝儀的尊敬以後，還要得意。因爲，從此以後，君主只是對天負責。對天負責等于不負責。沒有人不願意做不負責的絕對主義君主的！或曰：五行災異之說究竟可以嚇一嚇專制君主，使他在良心上有所顧忌。但是，講五行災異的京房可以殺，劉向可以逐。良心主義便是不負責主義。

八

王莽以古文經建國失敗之際，地主集團之首領劉秀以識緯爲號召而稱帝。後漢一代是地主階級健全的統治，因亦是士大夫階級全盛時期。於是有皇帝稱制以解決經義的美談，及「稽古之力」致貴的佳話。

土地兼併下的農民在健全的地主士大夫政治之下，起來騷動了。他們要反抗地主，不得不反抗士大夫。他們要反抗士大夫，不得不反抗孔子學即地主士大夫宗教的教義。他們倡導一種神道的宗教，組織互助的團體。這便是民衆的道教。反抗失敗之後，道教上升爲一部分士大夫所信仰。

在經濟破壞，民族紛擾之中，士大夫階級無力自救，於是流于積唐，悲觀，放誕。其思想傾向于避世的老莊之學。除了王肅解釋孔學以辯解司馬氏篡漢之事以外，何晏，王弼諸人卻把老莊思想注入孔學。易經流爲時尙。以後宋代的易學還受這時候「老易」的支配。其他孔學的解释，宗於老莊。例如郭象注論語「顏淵死，子哭之慟，」說：

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仁也。（皇侃義疏引）

佛教之盛行也在此時，其原因前已述及。孔子因此遂化爲維摩詰的一類。例如庚翼注論語「子畏于匡，顏淵後。」

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說：

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未盡則不可以涉險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遺聖，運否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發問，

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爲指南，啓門徒以出處

。豈聖賢之誠言，互相與起予者哉。（皇侃義疏引）

這便是說：孔子與顏子一問一答都是方便啓示了。

九

孔子學擁抱老佛的思想以後，其形而上的哲學的發展，極爲盛大。自六朝至于隋初，此形而上的孔學，基礎在于

江南。江南的大土地所有之存在及商業之發達，使士人尤

其是門第，有空想及清談的閒暇。所以江南的詩詞文章及

經義，都風靡北方。北方的社會，純基于土地財產。交換

制度多用現物。劫掠爭戰，歷年數百。在這種情形之下，

士人的思想自然是現實的，具體的。所以文學純樸，而經

義也拘謹。隋唐統一之後，經學遂克服于南派。唐代的經

義頗趨于老佛。例如尚書孔疏：

道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

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

闡教，事顯於言。……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

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尚書序下）

又如儀禮買疏序：

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見微妙，非釋無能

悟其理。

孔學的思想家也充滿老佛的色彩。例如李翱說「性」：

不慮不思則情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

無思無慮之謂也。蓋齋戒其心者也。

到了宋代，孔子便變成道士，孔學變成道教。道士派之

外，則有和尚派。道士派的開祖是周濂溪。他把道士認爲

神秘的太極圖加以發揮。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

儀立焉。（太極圖說）

儒學之道學化如此，難怪數理道士邵康節也稱爲大儒。他

說：

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

萬世。（觀物內篇）

和尚派的初祖要算張橫渠。他受了「江北佛教」之華嚴唯

識宗的影響。他說：

世人之心止于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悟其

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德性所知，不萌于

見聞，由象識心，循象表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

亦象而已，謂之心乎？（正蒙太心）

但是，無論是道士是和尙，總有一點是士大夫階級所不能讓步的。這便是「分」。淺至於韓退之，深至於張橫渠；上首于孔子，下至于考佛派，都嚴守着這「分」字。試聽張橫渠的話：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西

銘）

所以，和尙派張橫渠的政治學是恢復宗法制度。他說：

宗法若立，人人各知來處，國家大有裨益。（文集）

原來，「分」是士人階級命脈之所寄。假若階級組織一旦毀滅，則農夫不爲地主耕田，社會中沒有閒暇階級生存的餘地，那末，以地租國稅爲生活資源的閒暇階級便死滅了。要使「勞力者食人，勞心者食于人」永久不替，則第一必對於現存的農業生產關係，加一道永久不替的鐵箍。這便是宗法。有宗法則農民皆統于族長；等而上之，族長皆統于豪紳，豪紳皆勾結小吏，小吏皆仰息于縣官，縣官皆受治于府道，府道皆託庇于省府，省府皆忠事于中央皇帝，皇帝只向天負責，豈不是農產物分配的多寡，皆有定分嗎？有定分，便不爭了。

所以，儒家爲「分」而爭，老佛也對於「分」來讓步，在這兒兩方得着一個妥協點。所以自宋以後，道與佛雖有爭

（寺廟土地財產衝突）而儒道，儒佛，到沒有多少激戰。

和尙派盛于明代。依「致良知」的王陽明從唯識的有宗進入于禪宗，傳習錄與宗鏡錄比較之下，我們立刻發現兩者在頓悟的棒喝方法上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分」字。

十

宋明兩代的老佛化儒學，一是由于士大夫對民族革命的無力，一是由于士大夫對專制政治的屈從。而其積極的條件是貨幣經濟的發達，一方面使農民及手工業者所受的榨絞加甚，他方面使閒暇階級的生活加裕而地位不安，農工一旦勃興則全階級淪於毀滅。他們的生活加裕；所以能受發達的都市生活之涵養，而增加思想的抽象力，並且有馳聘抽象力以成就玄學的餘暇。他們的地位不安，所以對實際政治及社會問題沒有前進解決的勇氣。

明初的民族革命雖轉化爲專制政權，終給與三百年後的士人以較強的民族的自信力。在滿清入關以後，異族的支配，再陷民族地主階級及士人墜于被壓迫的境遇。士人階級只有屈服或反抗的兩途。稍有勇氣的士人乃就此兩途之間發見一個交叉點。這便是捨棄宋明時代迴避民族革命的玄學，從孔子本來的學說，實際的去尋求經世濟民的道

理。這本是緣木求魚，然而講政治與保生命兩者，到在這一點上有互相調和的餘地。

顧亭林及黃梨洲便是此交叉點調和的發見者。從此以後，滿清一代士人，除許身于滿族的科舉制度以求官位者外，大抵致力於漢以前孔學的發明。發明的工具是訓詁，考證，輯逸書；其途徑是由漢學直上到先秦的學說。在最初，以六經爲「經世之方法」而講求。到後來，反抗的意義逐漸消滅，學者便爲漢學而講漢學了。

復古的結果，是一個大矛盾。他們發見了偽經，否認了緯讀，卻不敢縮小孔子的人格。他們的孔學雖不復是宋明以後的孔學，他們的孔子卻仍舊或更加是漢代的孔子——著述家，制作家。孔子已成爲地主階級士人集團的生命之火。地主制度不改，士大夫閒暇階級尙有勢力，則孔子的地位是不朽的。

十一

依於上述，孔子的發展是這樣的：封建貴族的固定身分制度的實踐倫理學說，一變爲自由地主階級向殘餘貴族爭取統治的民本政治學說與集權國家理論；再變爲取得社會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之帝王之學，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孔子由此遂成了神化的偉大人格；三變而擁抱道教與佛教，孔子又變爲真人至人及菩薩；四變而道士化；五變而禪學化；六變而孔學之經世濟民的探討失敗，所留存者，偉大的孔子，爲地主階級與士大夫集團之保護神。

現在孔子到了第七次發展或轉變的時期了。

有人想把孔子來三民主義化，這是不可能的。便從民生主義說，非改革地主制度，不能解決土地問題。反之，離開地主制，便沒有孔子及孔子學。

賡下的一條可能的路，是三民主義的孔子化。這有七條辦法。第一是解釋三民主義社會爲貴族農奴對立的封建制度社會，使三民主義論語化；第二，解釋三民主義爲地主向殘餘貴族鬥爭的一民爲貴，君爲輕一思想，使三民主義孟子化；第三，解釋三民主義社會爲地主階級統治，使三民主義「天人之際」的董仲舒化且讖緯化；第四，解釋三民主義社會爲門閥土地制度，使三民主義老佛化；第五，解釋三民主義爲迴避民族革命的安身立命處，使三民主義道教化或禪學化；第六，解釋三民主義爲孔子經世之方法使三民主義典章制度化。這六條路都不是充分可能的，因爲現代的中國社會已不是三百年前的中國社會。地主階級已趨崩壞，大地主已經化爲買辦資本家，士大夫階級已

經從破滅的途中向政官客僚的一條路掙扎。在今日要使三民主義孔子化，只有第八個方法。這便是三民主義的士大夫直覺化，以士大夫在破滅中的感憤衝動來解釋三民主義。

但是，孔子之所以發展，在最初是由於他的思想比封建貴族進一步，適合於新興士人發展的趨勢；到後來卻由於

他的思想比商業主義法治國家退一步，適合於中國的農業手工業小生產的社會經濟。孔子有孔子的價值，有孔子的氣運。把三民主義孔子化，不獨破壞三民主義，並且違反孔子及孔子學的本質。

一八，八，六，上海

山川均著 施伏量譯

辯證法與資本制度

——出版——

實價三角

唯物辯證法是研究一切自然現象及社會現象的科學方法，資本制度是我們現在生活着的社會制度，這二者都是一切現代人所應當知道的。這本小書，以極巧妙的方法，極淺顯的文字，扼要地說明這二者是什麼，為最便於初學的入門書。著者是日本社會科學界的一大權威，譯者亦是多年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其可信賴是不待言的。

新生命書局啓

武昌亞新地學社

(2)

適新式教育的地圖

華英對照東西兩半球與國	華英對照世界形勢地圖	亞洲形勢地圖	歐洲形勢地圖	中華國恥地圖	中華形勢地圖	中山建設地圖	總理實業計畫表解	世男各國軍港圖	中急應收回之沿邊形要圖	春秋戰國地圖	中國歷代疆域戰爭合圖	中俄交界詳圖	新武漢特別市實測詳圖	新武昌市實測詳圖	新漢口市實測詳圖	各省分縣新圖	江蘇，浙江，廣東，山東，山西，湖北，湖南。各省明細圖
兩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幅	一冊	一幅	一幅	一冊	一冊	一套	一幅	一幅	一幅	每幅	每幅
二、四、〇	一、〇、〇	二、〇、〇 實洋	二、〇、〇 實洋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四、〇	五、〇	二、五	二、四、〇	五、〇、〇	三、〇、〇	一、六、〇	一、八、〇	一、八、〇	二、四	五、〇
是圖將地球縮製為二。依據戰後最新形勢。詳細繪製。並附五帶五洲兩楕圓圖。南北水陸四國圖。俾深造者。得探數學地理與自然地面之蘊沙。	是圖華英對照。套色鮮明。與本社前出之中華形勢地圖。允稱珠聯璧合。	是圖縱長四十二英寸。橫廣五十八英寸。山川形勢。疆域區畫。一覽瞭然。最合教室授課之用。	歐洲現狀何若。即對於世界大勢。亦思過半矣。	是圖縱長三十一英寸。橫廣四十三英寸。專載二百年來喪權辱國。被人侵割之地。河山殫破。良可痛心。凡我國人。尤應人手一編。以資警惕。	是圖篇幅內容。略與上中華國恥圖相仿。前舉其關係國際者言之。此舉其關係內政者言之耳。	是圖對於鐵路。各系異色。各組異線。綱舉目張。有條不紊。至於海港建設。河道疏浚。均皆一一繪列。以資醒豁。	自序文起。至結論止。共為五十有二。凡計畫條理。文字線索。為圖所不能顯者。皆藉表以明之。	是圖縱長二十一英寸。橫廣三十一英寸。對於各國軍港。固屬搜獲靡遺。即其他重要地名。亦無不應有盡有。	內分十四圖。計地位指示圖一。旅大圖二。片馬圖三。廣州灣。江東六十四屯。澳門。香九圖各一。背面詳附說明。涕泣陳詞。慨當以慷。	計春秋圖六幅。戰國圖六幅。古墨今朱。各附地名今釋一卷。欲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者。當自此始。	計上起五帝。下迄民國。古今對照。一目了然。圖後並附說明。合計十餘萬言。學者手此一編。我國數千年成敗興衰之由。定可瞭如指掌。	中俄國界。延長近二萬里。會勘十餘次。欲事考覈。夢如亂絲。是圖與中俄界記一書相輔。有左圖右史一覽瞭如之快。	武漢新設特別市。建設計畫。經緯萬端。圖從實測底本縮出。最為詳確可靠。久居三鎮者。固不可不家懸此圖。新來江漢者。尤不可不閱此圖也。	總發行所 亞新地學社 上海四馬路東華里 武昌橫街七十號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反動思想與反動運動之社會的意義

東平

現在最流行的名詞，莫過於「革命」了，但是與這個同樣流傳於人們的口頭及報章雜誌，有一個名詞，其程度恰好與「革命」相反，那便是所謂「反動」。

原來現在是「革命」與「反動」相對待的世界。

「革命」在西文爲「*revolution*」，其義等於反叛；「反動」在西文爲「*reaction*」，照意義凡含有復古保守的傾向者屬之。不過復古却未必是反動，文藝復興（*Renaissance*）復希臘羅馬之舊，然我們不稱曰「反動」。反動的意義，實非常的模糊，正如現在你說我反動，我說你反動，究竟誰是反動，大家都莫明其妙。因此，把這問題來加以一番研究，或者也不是無意義的。

關於這個問題，固然可以從社會學心理學等各方面，各以其目的作種種的考察，但我在這裏，只想就社會的方面而言，即其對於歷史進展的方向之反動。可是歷史進展

的方向是什麼呢？歷史，我們若一時代一時代的加以區分，固有種種相異的方向，但若統而觀之，則像之字形的，却自有其複雜曲折的一貫的進向。誠然，就地球的運命，或者更近一點，就地球上生物存在的可能性而言，今日的自然科學，曾有使我們不能不信的悲觀的預言，不過這樣悠久的歷史，到底是非我們所能考察得到的。即其不然，沒有那樣悠久，一旦到了一定的自然條件，人類反從此開始退化或亦未可知。不過若就我們所知道的過去，以至能夠相當合理的預想得到的將來，來統觀的加以考察，則歷史實是不絕的以一定的方向而發展的。其間，有在此方向上走不通的，也有因爲逆行而滅亡的社會。但是若那存續着的社會，則由全體以觀，必是循着此方向而繼續前行的。即人類全體實是以這樣一定的方向而進的。

可是歷史發展的方向是怎樣的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固可以其目的，由種種的觀點以爲說明，但若從現實問題方面而大略的加以述說，則歷史發展的方向，便是人類的

活動範圍及活動關係，常由小而大，由少數而多數，由部分而全體，這樣逐漸擴大而進的一事。在這長遠的進程中，歷史實着幾於不變的方向。茲舉二三例以言：如爲我們生活的基礎的一般經濟關係，其進程是這樣，初由部族或家族的自給自足進而爲地方的封建的自給自足，次乃爲國民的自給自足，最後乃進向世界市場的建設。固然，直到今日，原料之國際的管理還沒有實行，而因爲維持市場與擴張市場的競爭，國際之間是軋轢不絕，且貨幣及信用制度亦沒有國際化，完全的國際經濟關係還沒有樹立，但是將來。只有由向此方向而進，始能獲得人類的和平與繁榮，則可以斷言，並且還一定是向這方向而進的。

其次試就工業的生產而言：在這方面，初是家庭手工業，由此進爲手工的工場工業，繼乃爲機械的大工場工業，更進爲一國內的大工業之聯合（托辣斯或加特爾），最後則進爲國際的聯合。同時，在勞動組織方面，也如這樣。向來是一地方，以企業及職業爲別的小團體組織，繼着乃爲產業別的全國的組織，到了今日，於是有勞動團體之國際的組織，即所謂 International。

這樣，生產與勞動既組織化，而在這過程中，生產方式又社會化，於是結果，資本及產業的經營，亦自惟有趨

於社會化。如在現今的德國，勞動者得由經營協議會制度以參加企業的經營。這個制度，現正漸爲各國所採用。又如某種類的大企業，自礦山、鐵道、電力等以至土地、銀行、保險、其漸次的成爲社會化，可說係當今最顯明的事實。蓋即在此方面，其資本之所有與管理，生產之經營與統制，亦自少數者之獨占，向着有多數者的參加的方向而進了。

次之，就政治方面言：在對內的，是由少數者的專制，漸進而爲德模克拉克西，向着民衆政治的方向而進。同時在對外關係，即團體與團體，社會與社會的關係上，則當野蠻時代，凡一種族與他種族相遇，常立即發生戰爭，此一種族立即成爲他種族的敵人。這是因爲他們所抱的世界觀極爲狹小的緣故。以後乃漸漸發達，先有地方的團結，繼乃進而一國全體有其團結，在這團結之內，保其平和，而與他國不絕爭戰。但是這情形到底緩和多了，現在的傾向，便是竭力抑止武力的對抗，以求保持國際的協調。這是今日的大勢。雖然在今日，此軋轢世界的區別還未打破，但是國際聯盟那樣的機關畢竟有其存在了。這便是說雖然只是一個具形，但至少我們可以說人類是已抱着這樣的一種憤恨了。

此外，如科學、藝術、思想等各方面，也如同樣，人類便是如此漸漸的向着普遍的認識，廣大的人生觀而繼續前進的。

我們的歷史，大體如上面所述的方向以進，若綜括的說一句，則人類的活動關係實是漸次趨向社會的，協動的，平和的而進的。這便是人類的能力所以最有其發展的由來。所以凡對於此歷史發展的方向相反的思想及運動，我們始得稱為反動思想或反動運動。但是此反動的表現，則各時代而有所不同。例如在今日若仍主張極端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思想，那便是反動，不過我們要知道這思想本身可不是反動的，因為在產業革命時代，此個人自由的思想還是進步的思想。在那時候，竭力想維持基爾特制度及國家干涉主義，以阻止新興的生產力之發展的，總對於當時的時代，是一種反動。原來社會是不絕的進行着的，人類的生活也是繼續的流動着的。生活猶之川流，決不是沼澤。不過規律此生活的制度及主義，則一個個却是固定的。當在某時期的人類生活及活動關係為有利的，以後，却反成為障礙。若其強欲維持此障礙，而不惜積極的取戰鬥態度，則勢必超於維持現狀的範圍，而成爲挽回頹運的反動的舉動。

於此，若說在現今，到底什麼是反動的，那末總括一句，從產業方面言，至少凡對改良派的主張或產業經濟之社會化的傾向，抱着積極的攻擊態度是一種反動。次之就政治方面言，則凡否定德模克拉克西，欲再逆轉至特權的專制政治，或於國際關係，偏重武力的對抗的那種傾向，都可說是現在的反動思想反動行爲。

在這反動的事物中，我們有一點可以特別注意的，那便是專制的獨裁傾向。關於這點，且待以後再說，現在單講造成反動的原因。

一一

原來進步的思想與保守的思想之對立，是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有其存在的。兩方當各趨尖銳化之時，則一面的進步思想成爲急進思想（說得更強一點便是過激思想），而另一面的保守思想則成爲反動思想。若此兩方更急激的移於實際行動，於是乃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出現。到了最後，相激相盪，不論進步保守，都成爲破壞的。

這兩個傾向並存的原因，一面自然得求之各人不同的賦性，惟在這裏只就社會的方面來加以觀察。第一便是因爲階級的差異。凡在社會占着有利的地步的一羣，尤其是

經濟上政治上在支配的地位的一羣，必是保守的。所以凡

已。

三

既得之物是惟恐其或失的。然而生活是不絕變動着的，於是因要想把所得到的生活上的關係，造成爲固定而不可動搖，這樣便產了反動的萌芽。正如斐希德 (Fichte) 所言，

在這裏，我要講反動，尤其是現在的反動，其特徵是怎樣，即自意大利之法西斯替，以至德國、匈牙利等各種反動團體之主義綱領，實際行動等來抽出其共通之點。

不論那一階級，凡在沒有到達支配的地位以前，常是急進的。但是一旦達到了支配的地位，那便立即成爲保守的，反動的。譬如就現今的社會來看，則什麼都沒有的人便是最急進的，而所有的東西最多的便是最保守的。因爲有了財產並權力，所以其保守的傾向較強，而在同時因爲恐懼他階級的攻擊，於是乃成爲反動的。這是由社會方面以來的一般的原因。

第一是肯定德模克拉克西的獨裁的傾向，這便是以社會

第二是精神的環境之不同。物質上雖然是在同一境遇，但是因其四圍精神的氛圍氣之不同，常在某程度，爲保守的及急進的。在社會運動上，宣傳工作所以具有極重大的意義者以此。同時，教育，團體的性質及交友關係等，所以亦影響甚大。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嚴厲取締，思想的壓迫等，所以成爲反動時期最可注目的事者，亦以此故。但是此第二原因，充其能力之所及，到底不過將第一原因所定的方向，一時的或部分的加以促進或阻止而

之某少數者階級具有任意支配社會全體的特權的思想。這情形，在一般熟習此狀態的人看來，似乎是理之當然，但是從客觀的以言，到底是難以承認的。自古以來，關於這思想，曾有種種觀念以爲說明。即當國王、貴族、僧侶等之專制時代，有帝王神權，教權神授之說，藉口他們所有的支配權係神所授，所以是正當的。但這到底是神所有，是一時的假與。至於所謂賢人政治，則亦不外是識見能力較優秀的人羣的專制，換句話說，便是自認精神的貴族之專制，以爲一般民衆都是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不明白什麼是自己真正的需要，故少數賢人，必須與民衆意思以指導，這是他們的責任，並且權能。說起來到底不過是先前爲神的獨斷，今則換了賢惡的獨斷，所以由這般賢人之言，民衆便是衆愚，民衆政治便是衆愚政治，輿論便是愚

論。「對於勞動者，我們是以勞動者樣非常尊敬着，他們在其各各的職業上其價值是並不遜於任何人，但如洗衣人，皮革工人，到底是不能使之擔當國家大事的。」(O. v. Guericke 綱領註釋，此係德國法西斯替中最有力的團體。)這便是說勞動者只能在工場中管事，若一國政治的指導，則須專委之具有必要的準備的大人物。

第二個特徵是對於社會階級的否認。他們竭力要抹殺階級的差別，說現社會是無階級的社會；他們無視現社會中階級對立的事實，以為「階級不過是猶太式，馬克斯式的發明。……須知所謂國家的與所謂社會的，係同一觀念」。(德國法西斯替團體之一「國家社會主義團」——Nationalsozialisten——領袖希得拉 Hitler 之言。)這樣，在他們看來，「社會的正義」，其義與國家的正義無殊。法西斯替的本部意大利，最初即揭着「國家第一」的標語，而抹殺一切階級對立的事實的。

第三個特徵是國粹主義的色彩，在這裏為避免誤解，應添加一句說明。倘若所謂國粹者，係其民族所建立的文化，是使自己發達，且大有造於人類文化的發達的，那末這種文化的保持發揚，決不是反動思想。但是反動的國粹主義，則主把其國所有的一切傳統，都無批判的維持着。

原來社會生活上之諸條件是不絕的變動進行着的，在這裏，因為要把支配權固定於少數者之手，於是不得不把權力置於不可動搖之地。同時，一般的思想是流動的，固定不動者只有自古相傳的傳統。加着本來有保持社會的權力形態之惰力的空氣，所以在這社會中，自然有尊重一切傳統的傾向。而與此相關聯的，又有民族文化之排他的自尊性，於是便產生謀保其純粹的努力。結果對於異民族及異族文化，取排斥的態度(如歐洲反動思想所共通的現象，對於猶太人及猶太文化都取排斥態度，而在美國人中，則謂美國應當使之為盎格魯薩森的美國，對於一切異民族亦心存排斥。)對於外來的思想制度，則抱着本能的嫌惡，自然，這樣便容易流為復古的，詠歎的了。於是行動缺乏鎮靜寬容的批判的態度，以獨斷強他人從其所好。並且，狂妄無理，只知憑着武力。

第四個特徵是武力的強詞主義。因為對於事物抱着獨斷的態度，所以不論對什麼事都想以武力來貫徹其主張。德模克拉西的本義，在各抒所見，採納衆長，但是在他們却稱曰缺乏效力，不便行動。他們這樣，不給反對者以發言的機會，只求以武力貫徹其自己的意思。自然，其結果成為反德模克拉西的。但是關於這一點，革命派也是這樣

，這怕是過渡的現象罷。如俄國便是這樣的。左右兩極端恰好相背，真是有趣的現象。這便是法西斯主義被人稱為布爾塞主義的右派的由來。「意大利社會黨的棍徒聽着，法西斯替不過模倣你們俄國朋友（布爾塞維克）的成例。我們要鏟除那些反叛者！」（即主張暴力行為的塞沙里尼的話。）

第五個特徵便是擁護資本主義。這是現代反動運動反動思想的第一個歷史的使命。但是現在的反動思想，雖然反對德模克拉克西，却亦未必一般的贊同資本主義。在許多反動團體之中，動機上也有反資本主義的分子。即以武力掌握政權，專制的統治社會，想以此來除去資本主義的弊害。但是某種運動之歷史的使命與參加此使命的個人的動機，却未必能相一致，就大體以言，現在歐洲的反動之最初形態（至少在表面上）是愛國的，理想主義的。其最初的主動者為軍閥，貴族，大地主等舊權力階級，但將此等人加以最有利的利用者，則實際上為現權力階級之資本家階級，即以重工業資本為中心的大資本閥。因之，給反動運動以財政的支持者常為資本家階級。並且因為都是以現在社會主義，尤其是急進革命派為共通的敵人，在這一點上，所以反動運動能與資本主義相攜手。他們彼此間將來

的目的雖然不同，但在現今，却有布其共同戰線的可能與必要。瀕於末運的歐洲資本家階級，所以竭全力以援助反動運動，便由於此。而在他方，反動運動若沒有資本家階級的支持，實在不能成立。所以在這二者之間實必然的有其結合之點。這樣，資本主義的勢力，遂深深的侵入反動團體之內部，即在反動勢力掌握政權以後，對於以前發給勞動者的改良主義的支票，亦不付償。結果所至，無產階級許多年來以無限的犧牲所得的組織力戰鬥力，遂被毀壞到一敗塗地，不堪收拾。這樣，現在的反動，遂成為借着愛國的名義，而惟擁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的運動與思想。

四

不論在德國，或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之真正動機，是一般民衆所不能認知，且至少還是為他們一時的廣大的歡迎着的。這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反動，不論在任何時代，都一時的有非常盛行的傾向。所以反動勢力比之急進勢力，其結合之力常較強。為什麼呢？因為急進的思想與運動，就其為建設新社會及求新社會之實現的手段以言，常不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所以要想張布全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事實上幾為不可能

。並且因為要打破現狀，於是遂惟有明白的感到現組織的直捷痛苦的少數人，始積極的參加此運動。一般大多數的人，則因其所破壞的是向所習慣的現存秩序，所以無論如何，心中輒感到不安。這便是急進勢力的擴大所以遲緩的緣故。

但是在反動的一方面，則只是維持現狀，只是照舊樣的下去，態度是極簡明的。即其動機有種種的不同，但一旦成爲運動，却立即能團結起來。加以反動勢力常以既存權力爲背景，且有由現組織以維持着的一切財力與武力以爲其支持。所以一般民衆，雖然實際上是受現組織的害，却不容易自己明白。而以此故，須有巨大犧牲與努力的革新運動，却很難有參加的人。且凡身上有什麼財產或勢力的，其所有者雖不足齒數，但是若併此而失之，則心究有所不願。因此，他們便無所爲的偷安着，或則反爲反動勢力的助力。

上面是講反動與一般人的關係，可是對於現在的反動思想與反動運動，爲什麼能有這樣廣範圍的人的歡迎，至少是得他們的承認呢？則言其大概，有下的幾個理由。

第一，自世界大戰末期以來，當着暴風雨樣的社會不安與革命的高潮之前，資本家階級實在非常困難的運命，

正自嘆着沒有希望，忽然社會黨方面發生了破綻，反動勢力的興起現着意外的優勢，於此，資本家階級自然喜不自勝，以此爲救命者了。他們這樣以其偉大的財力培養反動勢力，而因反動勢力之進展，致在社會主義的傾向下感受不利益與不安的中間階級，亦相率而投入反動派方面。

原來中間階級，尤其是知識階級的沒落，在近代燦熱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普遍的特徵。而到了戰後，這個傾向尤爲急激。言其直接的原因，有因戰時及戰後經濟的激動致財富之不均日益增大，因重工業的勃興致發生資本之不自然的集中，因貨幣價值之低落致勞動所得的購買力反以激減等等，知識階級之痛苦實與勞動階級之痛苦同樣，由共通的原因而生，但是當勞動階級之革命的高潮前面，知識階級的利益是被撇開，至少是被忽略不顧的。這便是說知識階級雖然與勞動階級有共通的敵人，在戰友的地位，但却不爲所置意。因此，他們遂一反而投入反動派的旗下。

第二，這是在德國及意大利二國最顯著的事情，即以社會黨政策之失敗，致社會主義運動之指導者，漸漸在勞動者方面失去其信用。勞動者對於指導者的指導，本來是令出唯行的，現在感到了厭倦，於是這樣或對改造運動不

期然的冷淡了下來，或者甚至倒戈投入反動派。

第三，因為戰時極度的緊張與戰後生活上的苦痛，使人心陷於絕望之淵。這情形，在德國尤為顯著。現在的德國人民凡其一切勞力之所得，都是給戰勝國榨取去，好像為敵國而勞動似的。此外，其他各國，則以物價增高，勞動之所得，實質上還是比前減少，而惡性的失業，又毫無救濟的辦法。一般勞動者的生活情態是這樣的無際限的趨於惡化，現在已幾乎陷於無底之深淵。當此之時，發生怎樣的傾向呢？則在一面是不關心的冷淡態度，覺得什麼都好，什麼都沒有關係。對於社會國家之一切，都覺得沒有希望，直有興味。凡是積極的行動，無論是怎樣細小容易，都不願參加。還有在他而則為享樂主義與利那主義的傾向。原來人們之所以能節制其當前的情欲，是為的對將來抱有希望心。若其沒有希望的人，他就用不着節制了。

。因此，在反面，一般人心都思作亂。覺得像這樣下去，是無論如何不好，他們在絕望的裏面，懷抱著難堪的焦燥。當此之時，倘若有暴力的東西，便不論什麼都好，大家像水就下流樣都一致的歡迎着。內容是不論怎樣都可以，只要是暴力的，直接行動的，刺激強烈的，那就好了。

這樣，在一面左翼的過激派（即共產黨）勢力蒸蒸日上，而右翼的過激派（即反動派）亦不可一世，聲勢甚盛。

第四，因為世情的不良，於是把一切由來都歸之最近的變動，這本是人之常情。例如就德國以言，一切情形都是革命以後，不及帝政時代的好。於是遂以為一切禍害，都由革命造成。一般人心這樣都帶着復古的傾向，只過分的回想過去的幸福與光榮，結果遂與反動運動相聯結。因為所謂民衆多是非常輕率，沒有定見及粘着力，最容易像時鐘的擺錘樣彷徨於兩極之間。





中國社會的基礎（下編）（續前）

梁國東

（三）科舉制度的意義

官吏制度以一種意義說起來，是直接代替封建制度的，封建制下無官，官隨世祿決定，有世祿者亦世世襲其官，「世祿」就是有封土和食邑采邑的。各封土既有領主——諸侯大夫等——做主人，當然要不着官吏。及商業發達以後，商業區域不是到處都有，有的地方便因利于商業發達而興盛，有的地方，不免窮困，遂發生兼併，使許多領主夷為平民。那些得勢的領主，本來再可封建，但是商業區域既不一定，若把商業發達的地方，仍封土另建一國，不由自己統率，豈不也要失勢，所以這時的諸侯就不再去封建，而只派遣只有奉行命令設有專擅性質的官吏去收稅，同樣的理，在土地制度改變以後的農業，也是如此。農民

有了土地支配權以後，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變成貨物一樣，正如商業的貨物，收稅者不必自行經理作商店的老闆，只索按貨抽稅，地主對於土地，當然也不必封土建國自行管理，更不必計口授田分配耕地，只要派遣官吏按畝徵租就夠了。

所以封建以後官吏制度的發生，純粹是因爲地主階級剝削土地人民財產的方法不同，不得不把官吏來代替封建。似看齊晉秦楚幾個官吏發生最早也最多的國家，都是幾個最能兼併的國家。他們兼併以後不再封建而創行郡縣的原故，並看不出是社會的需要。比方商人因需要平治道路保護轉運的共同組織，農民也需要治理河流懲治盜賊的共同組織，但這種作用至多是一種希望或偶然的事實，羅馬皇帝戴克利先 (Diocletian) 曾以平治道路保護商旅的政績著

名，中國皇帝和官吏有時也能如此，但却並不能單以這種政績的考核撤換官吏，他不是官吏制度的主要屬性，從官吏的作用和其發生的意義上說，都不是因為社會的需要——

——或如凡爾加所說是相應「水利經濟之組織化」來的——他的實際：是為代替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很明白的是地主階級為行使剝削權力和剝削方法的一種制度，所以春秋戰國時代官吏的升進，都是以能否替封建諸侯「富國強兵」做標準，凡有「殊才異能」的，片言可致卿相。這種原故，就是因為諸侯只站在封建階級的地位上以官吏做他的僱傭，在他不直接去做各地的領主以後，僱來替他剝削替他擴張權力的——（為了這種需要，使做官的才不分貴族與平民的階級，這個改變，普通說來是「貴族階級的打破」，這在

本文上篇也說過，但仔細研究，平民獲得做官權利，未必便是打破封建階級的表徵。他的能做官，只是封建階級的僱傭，並不是社會的僱傭，他的權力，並不是社會付與，乃是皇帝付與，官吏的任免升降，都是皇帝私有的權力，社會並無法權干涉。這個分別，正好比「郡縣制度」下郡縣的劃分，仍是封建階級勢力範圍的劃分，和封建國一樣，並不是「地方制度」，為保有地方自治權的社會勢力集團，所以秦漢以後官吏制度和郡縣制度，都應認作是行使

封建權力的另一種方式，須先肯定封建階級的確實存在，決不能與法國大革命以後的政治組織一樣看待。）

封建制度，到了需要這樣性質的官吏制度代替時，這突然需要的大批官吏如何產生呢？產生的方法就是「貢舉」，「選舉」，或「科舉」的制度。

由貢舉或科舉制度考取官吏的方法，是歐洲各專制國所沒有的。這種制度，在中國向來認為是以官爵僭人的一種政策，除貢舉和選舉外，隋唐以下的科舉，誠如唐人所言，「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但我們看這種制度的本身，實不只這樣簡單，他的發生和存在，都含有極重大的意義，他的作用，雖只在考取官吏，但另外還有更重要的一種作用，是封建階級的國家和農村商業社會所共同需要的。

在一個國家，無論他的立足點和社會的需要怎樣相違背，但是他至少必須維持社會生活的安全，才能保持他的地位，因為這種需要，國家和社會中間常有一種連繫的「紐帶」以相適應。這種紐帶最明顯的是近代國家的「代議制度」。人民所要求的利益，能直接選舉代議士，訂定憲法，命令政府機關進行，這種紐帶的產生，是因為近代社會有集中的勢力和統一組織的結果。但在古代，社會組織

既那樣分散，至能使另外一種勢力來征服統馭，他的要求，當然不能直接遞達政府，可是，封建階級爲他的利益計，也不能不有一種紐帶的設施，以和社會適應。比方封建社會是家族自足的農業經濟，封建階級固然是爲向農業經濟剝削而建立國家，但他同時必須保全家族的組織和生活，才有剝削的可能，所以那時國的組織，也變爲一個家的組織，完全以「嚴尊卑別上下」的禮制，和「忠孝節義」的道德，以及種種家法制度的維繫。在秦漢以後的農村商業社會，他的組織仍然是極其分散，沒有近代社會的統一勢力，不能直接組織自己的國家，同時又不完全是家族的生活，不能以家國合一的組織維繫。他的生活怎樣？他所需求的是什麼？在國家和社會中間，都非有一種紐帶的設施以相適應不可。這個紐帶，具體說來，是須有實際社會的代表勢力，加入國家的組織，作國家和社會中間的媒介，一方面維持農村的組織，也就是維持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一方面維持國家的地位，這種實際社會代表勢力的取得，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和封建階級的國家同樣需要的，其取得的方法，也就是「貢舉」或「科舉」的制度。

這種制度的產生和其在中國這樣長久的存在，爲考取官更固然是一個原因，而爲取得這種社會勢力，更是他的重

大原因，而且這種代表取得以後，實際仍然是國家的官吏，所以，科舉制度下考取的官吏，一方面須「才能幹練」，辦事敏捷，以利國家，一方面須「諳達民情」，「熟知民間疾苦」，「爲民父母」，一方面他須是地主階級的「僱傭」，以「整飭綱紀」，一方面他又須是農村商業社會的「代表」，以維持農村的組織和生活。在這種制度下取來的人員，實兼有近代國家「官僚」和「代議士」的兩重資格。

這種作用的制度，是封建性質的國家，極不易發現的，封建階級只站在他們自己的地位上，對官吏只知道一種僱傭的性質，首先准承受「責效計能」的法家學說，而不能注意社會的利益。比方秦的富強，很明白的是在他能有計畫的改革土地制度以後，但是他于土地制度改革以後，却不知道農業復興以後的結果，那時不只是秦，各地的農業生活已漸確定，試看秦始皇的遷徙「豪富」和「大姓」能那麼多，動輒十幾萬戶，幾十萬人，即可見農業經濟的恢復。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繁盛，是秦富強的基礎，而「豪富」乃是農業繁盛的結晶——農村的地主——秦始皇不了解這一點，反恐「豪富」叛亂，而又措施無方，只把他遷移徙，不惟不能維持他的生活，反加以破壞，使社會根本搖動，秦那得不亡！所以秦的滅亡，直接是破壞農村的組織

和生活，以致引起農民的「揭竿而起」，間接說來，乃是只知道需要僱備性質的官吏，而却不知道吸收維持農村生活的人員，以致沒有具足封建以後國家的性質，及漢代秦以後，漢高祖聽信陸賈「馬上得天下不能仍以馬上治之」的道理，漸能引用儒生，更令郡國選舉「賢良方正茂才直言」，自此以後，選舉始成爲一種制度。

自這種制度發生以後，一直到清末，曾經過四次的改變，他的作用，從這種改變上更可以看出來，每次的改變，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爲適應社會的代表勢力，這個實際社會的代表勢力是什麼呢？就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因共同的條件共同的利益，無形中集合起來的共同「意識」。科舉制度就是爲攝取這個意識以加入國家的組織。

(四) 士大夫階級的構成及其轉變

小資產階級農村商業社會勢力的分散，在本文已很多說過，但這種分散，是指他們的相互關係說，若個別分開，他們存在的條件，和所要求的利益，却無論什麼地方都是一樣。明白說來，即是甘肅的農民，雖可以和江蘇的農民不相關連，山西的士著，雖可以不知道廣東廣西是中國的領土，但因爲他們的生活，同樣都是農村商業的經濟活

動，所以至少也有一個共同點在他們的「意識」裏邊存在；即必須要求有農村商業經濟活動的可能與安全，和因爲這種活動而有的組織，如家族農村城鎮商店等的維持，因爲這種要求相同，遂自然的集合成一個「共同意識」。這個共同意識，本來也是分散的，但在春秋戰國間，經儒家的收集，把他具體化起來，變成一種硬性的學說。這個學說的成分，是不是完全適合這種社會，現在不必去管他，但他的性質，有一大半確實是這種社會意識的結果，是不待細說的。這個學說，既能代表社會的共同意識，所以他在這個沒組織的社會中，隱隱然變爲小資產階級的惟一共同組織；不論什麼地方他們的方言習慣可以任意不同，而對於應用的文字書籍，却都是一樣，所遵守的道德，所有的信仰，也幾乎都一樣。農村商業社會，既有這麼一個共同的上層組織，所以儒家學說，在這個社會就握有絕大的「權威」；凡不能「孝弟力田」和「紊亂綱常」的，都是儒家的罪人，實際即是社會的罪人，因爲他能破壞農業生活和家族組織；凡不能「守望相助」「疫病相扶持」「孝友睦澗任恤」的，都不是儒家的君子，即不是社會的正人；凡「橫征暴斂」「肆行殺戮」的，都是桀紂，社會就應當起來用湯武的方法處置他；俱如此類，儒家這種「權威」，常能代表社會

的需要和利益，以維持社會的生活和組織，而這個「權威」，又顯然是社會付與，是社會意識的結果，並不是儒家強力取來。

農村商業社會既有這麼一個共同的組織，所以封建階級都以攝取這個勢力為首要政策。在漢初儒家學說尚未確定以前，所選舉來的賢良方正能言極諫之士，大都已是儒生，可見他們在社會的勢力，而賈誼朝錯董仲舒一般人，也確實能代表實際生活，訂定許多利于社會的政策。及武帝以後，這種意識，已確實插入國家組織，「罷黜百家，專尊儒術」，儒家的士人，遂以代表社會意識的資格，由選舉制度，取得封建階級官吏的特權。

但在儒生取得官吏特權以後，他在社會的性質，都完全改變。原先他不過是純粹的意識工作者——維持風化等——是依賴產業者的意識需要而存在，假若產業者——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改變，他們的思想學說也會相應的改變，正如資本主義下的智識階級一樣，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工具。但在中國的儒生不同，他在漢武帝以前，還可以和近代的智識階級一樣看待，但他取得官吏特權以後，他已不只是工具的，而同時只有一部分支配權力，這部分權力，雖不是他自己具有，是由封建階級付與，而却因這種權

力，和農商的小資產階級顯然分別開來，即在後者，是完全被支配的，而前者都實際握有支配「權力」，或能支配的「身分」。由這個權力和身分，遂在社會上構成一個特殊的階級——同時具有統一社會意識的權威和支配階級的身分——士人——或其權力——大夫——的階級；簡單說來，是立在封建階級的國家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中間的一個「中間階級」。

這個中間階級構成以後，當然的又有這個階級自己的特殊條件和特殊利益，由這種特殊利益，常常和實際社會分開，不足代表社會的共同意識。這種分離的主要原因，乃是由中間階級自己意識的發展，他們意識的發展，約有兩個方向，一方面是智識階級一般的本性，為保持他們意識工作者的特殊身分，專門作離開實際生活的學術研究，如詩賦、文章、理學、漢學等製作，是為智識階級特有的意識，為一般人所不暇過問，他們常能由這些工具，保持他們的地位；另一方面，是為保持取得支配階級地位的技術和方法，專門作特殊的練習和發展，如清談、帖括、八股等，結果也造成一種離開實際社會的意識。這個階級的這兩種意識發展到相當程度時候，很顯然的發生出一種現象是這個階級無形中作極度的分裂：一方有文人、學士、

隱逸等等，專門作階級（中間階級）意識的工作，一方有經生，帖括之士專門作做官的技術練習，等到這樣分裂以後，即刻使他們會受到一種打擊，即無論他們的意識工作做的怎樣精巧，但他們和實際社會的分離已經愈趨愈遠，即是已經失掉代表社會共同意識的資格，或成為特殊的「士族」或成為風流名士，或成為世外高人，或成為碩學鴻儒，或成為腐儒學究，所造愈精，其在社會的實際勢力亦愈小，這時需要社會共同意識的封建階級，就不得不另改方法，以攝取社會上極普遍的意識勢力，結果：就另有一部分中間階級的代表人出來，這部分人出來以後，又按他的利益作階級意識的發展，前一時代的階級意識，遂為這種意識所代替，而他所發展的意識，最後仍要和社會共同意識離開，又為別一種代替的機會，如此輾轉不已。

這種輾轉的現象，是中國歷史上幾件重要事實的背景，第一，中國的社會自秦漢以來未嘗改變，他是有一個共同的儒家學說意識，但這個意識的外形，都是漢晉唐宋明清，幾乎歷代不同，每代都有他自己的學風和好尚。第二，同一種作用的科舉制度，却自漢以來，幾乎有四次決然不同的改變，這種不同和改變，既不能說為是社會基礎演變的結果，也不能認為是國家性質的改變，從根本說來，

實際乃是「士大夫階級」本身意識轉變的結果。士大夫階級的性質，雖是確定的——是一種中間階級——但他的本身，却無定型：漢代是「儒生」，魏晉是「士大夫」，唐宋是「文人」「學士」，明清是「舉人」「進士」；這是不同的形式，就是他的階級意識的轉變，結果，選舉或科舉的方法，也不能不隨之改變，由這種方法的改變，又造成一種特殊的意識，這就是歷代學說，除却以儒家的意識作基礎外，而又必有特殊意識的根源。從這一點說來，士大夫階級的第一個性質，是一種「意識階級」。

這種轉變的事實，從歷史上都可以顯然看出來。

士大夫階級的第一個轉變時期，是在漢末。漢初定制以「賢良方正」「孝廉」和「博士弟子」三種取士，其法由郡國評定儒生，有能合乎四科者，即選取之，如「德行高妙」，或「剛毅多略」，或「學通行修」「法令明習」等，皆先評定其人之學行，以定去取。這種「評定」的方法，沿至漢末，遂弄成一種「批評」的學風，無論對人對事，雖不選舉，亦必互相「月旦」，以為高尙。其結果除王允仲長統一般人應用在思想方面有較好的結果外，其他文有文「品」，詩有詩「品」，而尤以社會上的「清議」，佔絕大勢力。這般人一方面是社會信仰的中心，具有社會的權威，遂能「褒

貶朝政」，「裁量公卿」，一方面又具有士大夫的身分或權力，在鄉間標榜，「覈論人物」，作「天下模楷」，每一議論出，至可以使人終身廢棄，（如黃允陳壽等）社會的「清議」，既具有如是勢力，所以至魏時，就把漢代的選舉制，直接改爲一種「九品官人」法。其法乃是不用郡國的評定，而直以鄉間評議爲準，由郡邑的中正，按其人鄉評的高下，決定上上或上中上下等，再送至大中正用同樣的方法考核，如是「中正」雖爲品第人才之官，而其實其品第的方法和品第的基礎，都是建在鄉評的清議上，這就是說，漢初的那國選舉，已不能取得社會勢力——當時的說法，是因爲「彘綠勢力」有猥濫的流弊——所以遂由佔有社會勢力的「清議」代替。後來主持清議的「士人」，都得到「大夫」的地位，遂漸漸把「鄉評」的勢力，移到「士族」上邊，士族不惟是大夫，而且是社會的「清流」，于是主持清議掌握社會勢力的，已經不是鄉間的士人，而是在朝的大夫，這樣一來，「士族」就造成一種特別勢力，在社會上顯然爲一個特殊階級。

士大夫階級實以兩晉南北朝爲最明顯，當時的大族王球且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士大夫的勢力既如此，所以那種「九品官人」的方法之下，不惟是用清議的方法

評定上下，而且在吏部選用時，「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以爲品狀，不惟官人是如此，即普通生活的婚姻交際，亦以士族爲準，若不是士族，雖皇帝亦只得說「我便無如此何！」（宋文帝語），可見他們在社會的勢力。由清議和士族的勢力，即可知「九品官人」法所以要代替那國選舉法的意思。

但是兩晉南北朝的長期喪亂，到了後來，使這些士族，漸漸的陵夷衰落，如東晉「王謝咸時，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兪荒遇之」，梁陳之間，南朝除王謝朱張數族而外，已不多見；北朝亦止崔盧李鄭，章裴柳薛幾家可數，這些士族的零落，喪亂固是一因，而其自視高貴，不相阿合，能及者自然愈趨愈少。結果，士族的階級意識愈濃厚。其勢力範圍亦愈小，其代表社會共同意識的資格亦愈減低；於是當時的人就不滿意「九品中正」的選舉法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員，私無告訴之忌。」（劉毅）這是普遍所謂九品官人法的流弊，但其實，與其說是這種方法的流弊，毋寧說是士族不能代表社會勢力以後，另外一種能代表社會共同意識的勢力，激起的表徵。總之，無論怎樣，自士族勢力衰落以後，同時九品官人法也就廢除，而以另外一種方法代替。

士族勢力的衰落，並不是士大夫階級勢力的衰落，他不過是由一部分有特殊階級意識的人手裏，轉移到沒有特殊階級意識只有共同意識的人手裏了。所以在六朝末年的隋初，就另用一種更通行更普遍的「詩賦策問」取士。這種方法，就是表明「詩賦」乃是比較的屬於社會意識的共同趨勢，他不是「士族」或「士大夫」的特殊意識，而是在當時為一般意識工作者共有的傾向，所以封建階級就利用他以攝取社會勢力，遂在隋唐以後有開科考試詩賦策問的「科舉制度」。

唐代的科舉，雖有「生徒」「鄉貢」，和「制舉」的三種分別，但實際上是以鄉貢的「明經」「進士」兩科為主。鄉貢的士子，都是由民間的儒家學者或同情于儒家的，懷牒自到州縣以受考試。其考試的方法在最初時極簡單，比方試「進士」時，有所謂「帖經」者，即取士子所習的經書，掩其兩端，中留一行，復裁紙為「帖」，帖去數字，令受試的人讀出之，這種簡單的方法，在進士以下的明經秀才，尚不及此。考試的方法雖不止此一端，但他所以用這些方法代替九品中正的原故，只是要避免士大夫的特殊意識，而極力與社會的共同意識接近。所以其士子不論貧富，都可自詣州縣受考，而考試的方法，亦是採取一般意識工作者的

共同傾向，如經書、文章、詩賦等。

但自這種科舉制度確定以後，士大夫階級的意識，又隨着這種制度的方法轉變，一方面有作詩賦文章的進求，造成許多文人學士，一方面有作「帖括」「舊策」的記誦，造出許多帖括之士。帖括之士，在唐時已有人不滿其意識，如劉思立所說「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這個「實才」，究竟是什麼雖不必問，而帖括意識的非實際社會所需要，固甚顯然，詩詞文章，至唐宋兩宋而極盛，其結果，詩詞文章，原不過是試驗社會意識的考試方法，而自盛唐以後，研究詩詞文章，都成為文人學士間之目的，他的發展，不論如何華美偉大，而只是文人學士的意識，非實際社會所需要亦很顯明，所以至宋神宗時，並不以詩詞文章之精美而擴大其應用，都以「詩賦之弊，流于浮華，帖經之弊，陷于記誦。」的考語，而摒斥不用，完全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以考取官吏；這就是說，詩詞文章，至唐宋兩宋而至乎其極，然愈至其極，愈為少數文人學士之部分意識，不足以代表社會共同的意識勢力，所以雖以極精美之唐詩宋詞，亦不能代替幾部經書，作科舉制度的工具。

自北宋確定以經義策論取士以後，沿至明清，遂專門

四書五經的「制藝」，爲考試方法。明清的「八股」，若不了

解科舉制度的意義，幾乎是毫不可解的謎術。若如普通所謂是帝王籠絡士人的一種方法，亦屬同樣不可了解，這種籠絡方法且非太滑稽而技巧，假若離開儒家意識，而用同樣的技巧用在數學或圖畫方面，以籠絡明清的士人，其結果將如何？其實，他是一種最簡單最無意義的測驗意識的方法，他只是限定士人專門作經義的探討，以表明他的考試是意識有無和正確與否的測驗，而不是文章精美深奧與否的測驗，他正是力避唐宋以來「文人意識」的考取，而欲極力接近大多數的社會共同意識。由這種無意義的方法，正可表明明清的社會，仍然需要儒家的意識，仍然是以儒家學說佔極大的意識勢力，既不是兩晉「士族」的社會，也不是唐宋文人的社會，也沒有到了承受西洋意識的時代，仍然是秦漢以來的社會和其意識——至少也可以說：即使社會已經有變動，而社會意識，尙沒有能如儒家的能夠代表較大的部分——所以仍能容讓專以測驗儒家意識的「八股制藝」存在。及到清中葉時，社會已深刻的受有歐洲資本主義及其意識的影響，已不完全是儒家意識所能限制，遂有「博學鴻詞」，以及更後有「經濟特科」等設，以攝取另一部分意識。這個演變的詳情，當另爲文敘述，現在暫且

不論。

說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假定儒家學說就是農村商業社會的共同意識，但是由科舉制度取來的「士大夫階級」，究竟能不能真的是農村商業社會的代表呢？很明白的是不能。第一在士大夫的一部分人變成一種意識階級以後，他和社會的分離，已如上述，第二，另一部分不做意識階級的却完全變成「官吏」的性質，即是爲封建階級做僱傭，行使剝削權力，或在不做官吏以後，行使士大夫階級的身分和權威，做社會上的「豪紳」，以統轄社會——也可以說就是「士大夫」本身。所以士大夫的本性雖是一個「中間階級」，但在這個階級構成以後，却由意識的轉變，或變爲「意識階級」，或變爲「官吏」或「豪紳」，都和社會離開，甚至于背叛社會，這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沒有自己共同具體組織的苦楚！

(五) 中國社會的侵蝕及其階級層的轉變

以上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國家組織，已經大略解釋，如果只是這樣分別敘述，單指出他們各個階級的特殊性質，就很容易誤會，這個國家的構造，只是這樣的簡單，只

四書五經的「制藝」，爲考試方法。明清的「八股」，若不了

解科舉制度的意義，幾乎是毫不可解的謎術。若如普通所謂是帝王籠絡士人的一種方法，亦屬同樣不可了解，這種籠絡方法且非太滑稽而技巧，假若離開儒家意識，而用同樣的技巧用在數學或圖畫方面，以籠絡明清的士人，其結果將如何？其實，他是一種最簡單最無意義的測驗意識的方法，他只是限定士人專門作經義的探討，以表明他的考試是意識有無和正確與否的測驗，而不是文章精美深奧與否的測驗，他正是力避唐宋以來「文人意識」的考取，而欲極力接近大多數的社會共同意識。由這種無意識的方法，正可表明明清的社會，仍然需要儒家的意識，仍然是以儒家學說佔極大的意識勢力，既不是兩晉「士族」的社會，也不是唐宋文人的社會，也沒有到了承受西洋意識的時代，仍然是秦漢以來的社會和其意識——至少也可以說：即使社會已經有變動，而社會意識，尙沒有能如儒家的能夠代表較大的部分——所以仍能容讓專以測驗儒家意識的「八股制藝」存在。及到清中葉時，社會已深刻的受有歐洲資本主義及其意識的影響，已不完全是儒家意識所能限制，遂有「博學鴻詞」，以及更後有「經濟特科」等設，以攝取另一部分意識。這個演變的詳情，當另爲文敘述，現在暫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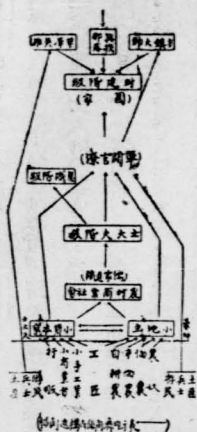
不論。

說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假定儒家學說就是農村商業社會的共同意識，但是由科舉制度取來的「士大夫階級」，究竟能不能真的是農村商業社會的代表呢？很明白的是不能。第一在士大夫的一部分人變成一種意識階級以後，他和社會的分離，已如上述，第二，另一部分不做意識階級的却完全變成「官吏」的性質，即是爲封建階級做僱傭，行使剝削權力，或在不做官吏以後，行使士大夫階級的身分和權威，做社會上的「豪紳」，以統轄社會——也可以說就是「士大夫」本身。所以士大夫的本性雖是一個「中間階級」，但在這個階級構成以後，却由意識的轉變，或變爲「意識階級」，或變爲「官吏」或「豪紳」，都和社會離開，甚至于背叛社會，這是小資產階級社會，沒有自己共同具體組織的苦楚！

(五) 中國社會的侵蝕及其階級層的轉變

以上把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國家組織，已經大略解釋，如果只是這樣分別敘述，單指出他們各個階級的特殊性質，就很容易誤會，這個國家的構造，只是這樣的簡單，只

是一個封建階級，對於一個小資產階級剝削的結構，這樣就彷彿兩個人鬥毆似的，一直等到一個人被另一個人打倒時為止，只有一個人存在的世界！若果如此，我們的解釋不惟違背歷史演變的原則，而且中國歷史上那種錯綜複雜的事實，亦將由這種解釋抹殺！其實，各個階級固有其特殊性質，但在各個階級互相關連發生關係以後，却是不停的發生變化，其階級性質，雖可以永久存在——從秦漢一直到現在——但其堆積的階級層，却常常的要改移轉變：一個階級堆積到相當程度時，其實際的數量和意識的勢力必格外膨脹，別的階級，就必受這種膨脹勢力的侵蝕而衰落，衰落的結果，必愈積愈厚，而又造成一個新的階級層，這樣轉變不已，就是社會上錯綜複雜的現象，歷史的事實，直接由這種轉變造成。中國各階級的構造和其轉變，可如下表所示：



首先應當注意，這個社會「封建階級」的地位，並不是如封建時代一樣，直接由剝削土地和勞力造成，他乃是以地主階級的身分，間接的向小地主和小資本家剝削田租和貨物稅而造成，既是這樣間接的，所以他的地位，不必等待另一個國家侵入佔據他的領土以後才可以推翻，而是要被他所剝削的小地主和小資本家，不能供給他以大量的租稅時，同樣也使他失掉剝削的基礎，正如領土被別的國家搶走一樣，立刻也可以推翻他的地位。所以每在封建階級的剝削到了相當時期，社會上已經受了過度的侵蝕，能供給他的地主和資本家愈趨愈少，而最下層的無產者愈積愈多時，這最下的階級層膨脹，結果最高的封建階級就不得不為這層階級所代替。這就是秦漢以來歷代的變更，其代興者，既不是素在社會上有勢力的地主和資本家，也不一定是另有土地人民的異族部落，而多半乃是原來社會上絕無勢力的下層階級，下層階級所以能有這樣的勢力，即是階級層轉變的結果。

其次，同樣的道理，作社會中心勢力的地主和資本家，其階級地位亦常常轉變而不固定，地主和資本家雖是被封建所剝削的，但同時他也是一個剝削階級，他的地位和對於封建階級所納的租稅，都是剝削別階級的勞動而來，

其剝削的方法不外三種：一是「剩餘勞動」，即剝削奴隸、僱農、佃戶、長工、小手工業等；二是「土地資本」，和「商業資本」如地主出租土地于佃農，而收其十分之五甚至十分之六七以上的地租；至於商人的剝削，更屬顯然，一是「高利貸資本」，高利貸資本的勢力最大，其為害亦最烈，他不只是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方法，而且是通行于各階級間的剝削方法，其結果常常促進階級層的轉變，這種資本的構成，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使他們的勢力發展到相當限度時，即不能再為產業方面的發展——如社會平靜時，土地的買賣和商業的投機都甚少——結果地主和資本家，都有多量的剩餘資本，這些資本既不能用作生產，而同時却有許多貧農式小商人手工業者因為要購買工具肥料或貨物——有時純粹是為納地租或貨物稅——需要資本，于是地主和資本家就把他們剩餘的或不剩餘的資本，按需要的程度，以最高的利息——百分之二三十或四五十不等——放給他們生息，同時又以房產或地契作抵押，結果一般貧農或小商人的收入漸被這種利息剝盡，以至于不能償還時，其抵抗的財產即被沒收，而流入最下層的僱農或工匠，其子女甚或賣為奴隸！這種資本運用愈廣，地主和資本家的勢力亦愈增加，而同時最低層的下層階級

亦數量日增。這些下層階級的數量增加以後，其出路有兩個方向，一面有的是改作其他職業由過度的勞動和儉約，漸漸復積成少數資本，最可駭的是這些純粹勞動者竟能以極少數資本，由高利貸的生息，出放于較小的地主或商人或自耕農等，居然也能致富，變成地主和資本家，而原先的地主和資本家，因為人口增多或其他需要，不得不負擔高利息時，慢慢也會被侵蝕而墮入下層階級！這是社會階級層的第一種轉變，這個轉變，有的固然極速，而普通多是極其緩慢，非經兩三代不能看出。另外被剝削的下層階級另一個出路，是流入無一定職業的兵士、游民、地痞、賣藝、走江湖、若更多時即為土匪。這種游民階級，隨着人口發展和剝削階級的進程，其數量的增加極速，增加至若干程度時，即為另一種轉變的原因。

至于地主和資本家，他們除向下層剝削以外，另外還有兩個發展的出路，一即令子弟讀書應考，以追求士大夫階級「支持門戶」，一即納粟入官或納贖入官。

士大夫階級，大半分是由小資產階級的子弟或世家大族或專門意識工作為職業的貧士寒儒等構成，其由下層階級加入者甚少。這些人等到由科舉制度加入士大夫階級以後，若作官吏，自不用說是地主兼鄉紳，勢力愈大。而更

常常有的，却是由考試的失敗，漸漸變成貧士寒儒，或轉入純粹的「意識階級」，變爲文人學士，這種轉變以後，每每落入專門意識工作的一階級，依賴領薪生活——坐館，作官吏的幕客等——而把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失掉，這是這個社會階級層的又一個轉變。

至于直接由納粟或納贖入官的，自漢以來實佔官吏的次多數，這種官吏的意識和士大夫階級的當然不同。所以有人說中國官吏是一個特殊的「官僚階級」，其實並不然。中國的官吏，乃是由各色人等湊成，並沒有獨立的階級意識。

考取官吏的方法雖只是一個科舉制度，但其所取的是士大夫，地主資本家的子弟，和其他人等，另外官吏的來源，除納粟納贖的不算外，還有由下等階級兵士的叙升，或由土匪游民的招撫（軍閥一部分，常是由這種下層階級構成）等等，這些都不是例外，無論什麼時候，都是官吏的主要分子。官吏集團既是這樣一個複合體，所以其意識極不一致，比方，由士大夫階級來的，即以維持風化，獎勵忠孝節義的意識爲主，由地主和資本家子弟考取或納粟納贖入官的，都以其各自的意識爲主，如歷來鹽政，多是鹽商把持，其職權幾乎是階級的世襲，至于以游民入官的，其意識更是不同。所以官吏的構造和意識，都不一定，

他只是一個代表各階級意識的集合體，當然不足成爲一個獨立階級。這樣複雜的官吏構成以後，其轉變亦是各隨其所代表的階級而不同，比方，原來的兵士游民，或地主富商，爲仰慕風雅，漸漸轉入士大夫階級，而更有的乃是各種官吏運用其剝削搜括的權力，以及使薪俸變成高利貸資本——有時是被禁止的——漸漸使貧士寒儒，土匪游民，變成豪紳、地主、資本家，也加入上層組織，而原先的地主資本家，或反被剝削侵蝕而零落。這是小資產階級社會各階級層，最有效的一種轉變。

社會上各階級層除由以上種種原故轉變以外，還有天災人禍，兵匪年荒，等等意外的侵蝕，中國社會上有兩句古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又說：「沒有萬年的天子！」這就是說權勢富貴，都靠不住，三十年就會一變，雖皇帝也是要倒的，這就是階級層轉變的現象；或急進，或遲緩，或明顯，或潛伏，刻刻不停的轉變，遂造成社會各色職業的人等，錯綜複雜的現象，和歷史上五光十色的變化。但不論怎樣轉變，而其社會，仍然是以農村商業的經濟活動爲基礎，所以其社會形態，永久還是一樣——還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村商業社會。

本文所要說的意見，大略如上所述，另外還有幾點，以篇幅關係，暫時不說，現在引別人的幾段話來作本文的總

「既然這幾百萬戶的人民，有相同的經濟條件，使他們的生命方式，教育程度及經濟利益，都和其他階級不相同，甚至於和其他階級相敵，那麼這幾百萬戶的人民，便組成一個階級，但是在這些田地很少的農民之間，只有地方聯繫，沒有全國的結合，而且他們的利益雖然相同，却不是共同的利益，既沒有共同的利益，便不能造成任何政治組織，因此，這幾百萬戶人民同時又不組織一個階級。他們因此不能用自己的名義在國會裏或國民會議裏，擁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而應當請別人來代表；他們的代表，應當同時就是他們的主人；他們所信仰的威權者，應當有無限制的國家政權，替他們盡保護之責，而防禦其他階級——（在中國是其他國家）——彷彿

能從天上落下雨，射下日光來給他們似的，所以田地的農民之政治勢力，最能完全表現于以行政權強制全社會的現象裏。」——路易拿破崙之霧月十八

這一段話，本來不是為中國說，但除過應用于中國社會

和國家以外，幾乎再不能得到同樣的確當。這裏我們只要指出中國社會上是否只為「幾百萬戶」田地很少的農民？如果本文所斷定的「中國社會只是一些沒有雄厚勢力的地主和小資本案家——小資產階級——做基礎」，這話若有詞句上的錯誤時，可再引另一個人的話來做參考：

「且即就中國的大土地所有言，其土地面積，也不如歐洲樣的是幾萬頃，而至多之數，只為數百頃，且大多數還不過數十頃……」——中國革命根本問題
其實「數十頃」也是極稀少的事，這個事實，可由幾個統計確實證明：

據北京農商部的調查，耕地未滿十畝的農家，要佔全體農戶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百畝以上的農家，只佔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五，介在中間的，以十畝到三十畝，和三十畝到五十畝的農家為最多——表在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中全引
又據武漢政府時代中央農民部的統計，全國農民和土地的分配如下：

畝數	人數	占有數
(一) 小農	一一一〇	四四% 六%
(二) 中農	一〇一三〇	二四% 一三%
(三) 富農	三〇一五〇	一六% 一七%

小地主 五〇—一〇〇 九% 一九%
大地主 一〇〇以上 五% 四三%

據這個統計所示，從一畝地到五十畝地的農民，要占全體的百分之八十四，而五十畝以上的地主，只占百分之十四，可見是田地很少的農民為最多。又五十畝到一百畝以上的地主，要佔全體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二，即在一半以上，可見還是地主的勢力大，但占有耕地一半以上的主，如果只是一兩個人，那就幾幾乎中國領土的一大半，都握于這一兩個人手中，這一兩個人，純粹組織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也不是不可能，但其實，這一半以上的土地，還須有全體農民中百分之十四的人數來分配，這就是說：假定中國的全體農民數為三億三千六百萬，則其中至少應有三千四百萬人來分配這百分之六十二的耕地，這豈不是地主的勢力也剩的很可憐了麼？其結果，恐怕能作「數百頃」的較大地主，也是「鳳毛麟角」，而且再把這些地主，東西南北分散開，老死不相往來，他們除過一點共同的意識以外，恐怕永不會有共同的團結！這就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只是小資產階級，而小資產階級又無雄厚勢力和共同組織的事實。

以上雖只是農業方面，商業者資本分散的情形沒證據，

但我們看中國農民既佔這樣鉅大的數額，在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則商業者的存在，若不是依賴農民，幾乎不可解釋，商業者既是以農民作他的唯一主顧——雖然不是唯一的——則商業者的勢力要超過農民以上，恐怕也是絕不可能。這就是說，農民並不是不生產的，而且是自己屬有生產工具和資本，他當然不能一任商業的剝削以助長其勢力；況且這樣鉅額的農民數目，另外還包含一個統計的意義，是農產物的豐富——否則農業勞動者絕不能這樣衆多，而必有大部分從事其他的生產——農產物的豐富也就是說，商業者商品，必是由農業勞動者供給，而不是由資本家的工具——工業——製造，有這兩種事實——農業者既是商品的購買者，又是商品的製造——則所謂商業者，不過是地主與地主，農民與農民，交換其產物的一個工具機關，他的勢力不惟不能超過農民，而且是依賴農民的，那他的存在和繁盛，必然是隨著農民的狀況而決定，那末，農業的勢力既是分散而不集中，則商業勢力的也是分散而不集中，自然就不必待統計的證據已可推知無誤了！不過——我們不必再詳說——農產的產物，也是非有商業者的交換不能發生價值，即是農業地位和其地主的地位，也是必須依賴商業的——這是所以使小資產階級只能構成農村商業社會，而不能單獨構成完全地主階級社會的主要原因。

這樣小資產階級和農村商業社會的其他形態和組織，也須都是必然的。

(完)



布爾什維克主義與西方文化

張欽益

本文是一九二四年羅素和尼爾英 (Scott Nearing) 在紐約公開討論

會 (The League for Public Discussion) 的一個辯論雙方以研究學

術精神，相互辯難，讀之令人智舒神怡。如此的壯舉，不唯在中國絕

無；就是在西方國家也算僅有。本文時月雖然較久，然其價值當毫無

減損。

——譯者

臨時主席——Benjamin A. Javits

諸君，今天我們聚集一堂，因為有一個大問題擺在我們的面前。這個頗關重要的問題，必定使在座的每一個人的思想，能夠活躍起來。

這裏是一個偉大的戰場。這樣的戰場是凡有思想的男女應當來觀戰的。許多關係國家和人類的問題，不得時常辯論，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我信這是我們全體的榮幸和特別權利，能有這兩位名人

——尼爾英先生和我們海外的朋友，羅素先生——擔任這

個關係今日世界每一個男女的問題的辯論對手。

諸君對於這個問題的興趣，使諸君來此。凡持有固定的思想和信仰，和尼爾英先生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人；將乘此機會受羅素先生的攻擊。同時，凡擁護羅素先生的見解和理由的人，也將與尼爾英先生勇毅的，獨到的思想，有一番激戰。

我們全體，不論是贊成這方面，或是贊成那方面——我不信有人對這問題一點思想沒有——，都一定歡迎這個辯論由一個在國際上有聲望的，而且他自己就是大辯論家的領導，翁德梅爾先生 (Samuel Untermyer) 出來做主席。

主席的話——Untermyer

我慶賀諸位和我自己的幸運，能夠參加這兩位偉大的智識界的勇士，關於我們十分生疎的世界問題，作智慧的鬥

戰。

他們二位都是深刻的學者和思想家。並且，最重要的是他爲維持他們的信仰，他們都曾表示過，於必要時，他們甯願犧牲財產，社會地位，自由和生命的精神和勇氣。他們二人都是滿懷同情人類的熱誠的人。他們在理智的戰場上，都是老練的健將。關於在人類思想上最艱深的問題，他們倆都是出過名著的著述家。

今天他們要辯論的題目，是一個值得他們運用才智的題目。這題目是：「蘇維埃政府的制度，能適合於西方文化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含有關係全人類的重大性。我們不能理解這個問題，確實是美國的恥辱。各種片斷的消息，或許是錯誤的消息，時時紛亂的送入我們的耳鼓，更增加我們的迷離和混亂。

所以，我們以極誠懇的喜悅，歡迎這個機會，受教育家和論理學家，受對於這些事物有深刻了解的人的指教。我希望從這個大問題起，一切自私的，黨派的宣傳將隨之停止；我們將達到以公開坦白的頭腦相見的時期。我希望這個辯論是使美國人民運用理智評判的教育運動之開端。以後這樣的人民，才能指導擔負公共事業的官吏；才能糾正

一切無知和偏見而生的不公。

在本辯題之外，我永不能明白我們的政府，在什麼基礎上堅定的拒絕承認蘇俄。蘇俄政府在內外攻擊之下，各種的誤解及挫折之中，仍能保持和伸張牠的權勢。恐怕任何制度的政府，在這樣艱窘的環境下，也要傾覆。

如果牠是鞏固的有組織的政府，則牠的制度無論是建立在何種的經濟基礎之上，都與我們不相干。我們已經承認過多少的君主國家，專制國，而不顧牠們和我們的組織及政府觀念是怎樣的相反。我們本身亦保有屬國，如菲律賓及波多利哥 (Porto Rico)。

若是我們堅持拒絕承認俄國的理由，是根據於牠不承認舊俄時代的債務，這也同樣的虛偽。因爲無力償還債務，就算爲不承認一個政府的理由；那麼，我們最好趕緊撤消幾個歐洲政府的承認。(註：歐戰時英、法、意、比等負美國戰債甚鉅，各國由德國得到的賠款都還諸美國。現在德國賠款問題已與歐洲戰債問題混爲一起。)

世界各國都前後承認俄國現在的政府，而我們却站在後面用推諉和虛假的藉口，以圖掩飾。我希望這次辯論將引起全國人民注意對於外交事業加以相當管理的問題。

本辯論的程序，是尼爾英先生首先以正面演說開辯。時

間是三十分鐘。第二羅素先生用三十分鐘反辯。第三，尼爾英先生以二十分鐘駁辯；最後羅素先生也以二十分鐘結束本辯論。

現在我介紹與諸君尼爾英先生：

正面演講——Scott Nearing

Scott Nearing 曾任美國 Pennsylvania Temple 等大學社會經濟教

授。爲國際間著名之社會主義者。著述甚富。文化之出路一書在中國

已有譯本。

——譯者

「蘇維埃式的政府能適合於西方文化嗎？」所謂西方文化是指西歐、加拿大、美國、和在最近一二世紀直接採用歐洲文化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等其他的國家。

現在我提出三點來贊護本題。第一，使一種政府有實現的可能性的，是什麼東西？第二，什麼是蘇維埃政府？第三，爲什麼我相信牠能適合於西方的文化？如果我完滿的解答這三點，我也就算給本題——蘇維埃式的政府能適合於西方文化——樹立堅固的壁壘了。

第一點，什麼使一種政府有實現的可能性？一種政府是與某階段的社會經濟相符合的。歐洲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證明這個大前提的真實。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歐洲史上

，上溯一千年，歐洲還整個的在封建制度統治之下。

封建制度就是地主制度。在此制度之下，一部人民有田地，其餘的人爲牛馬。有田地的人民，就是地主階級，他們享有支配政府的特權，因爲經濟制度在他們掌握之中。

這種封建制度的政府，在彼時的全歐洲，是適合當時的文化的。彼時的歐洲文化，就經濟方面說，是建築在農業上的；從社會方面說，是以階級區別爲根柢的；主要的階級區別，是地主與佃農。所以以爲在此時期的歐洲政府制度的發達過程上，人民職業的性質（含有農業性質的工業），是決定彼時政府形式的主要成分。

在此種政府，或此種社會制度之後，他種政府制度接踵而起。自由市一個個的相繼產生。他們是前連農商業，後接手工業的索綯。

在這些自由市中，歐亞各地人民羣衆居住，經營各種工商業。於是在前十世紀中，第二種政府遂產生於歐洲。這是一種建築在商業、和初期的近代專門工業上的政府。

這些城市逐漸發展，普遍於歐洲全部。自由城市的政府，是在工商業發達的地方產生。從這第二種政府制度看來，我們又得一個實例，證明這個大前提，——政府制度是與社會經濟的階段相符合的。

工商業中心的自由城市，日漸擴大。英國首先變為工商國家；比利時、荷蘭、法國、德國隨之而起。農業既漸為工商所頂替，生產的制度，生活的方式，也因之改變。所以第三種政府又起來了，這就是所謂資產階級的政府。

這個第三種政府，在英國託形於君主立憲，在法國變為共和國。但是在骨子裏他們建立的根基，是一樣的。這種政府，是代表商業和工業階級的。他順從他們的意志而工作。因此，關於「政府隨社會經濟而變化」的大前提，我們又得著一個證明。

前面我已經說過，這些政府制度，發生於歐洲各部，但未必在同一時期；因為封建制度，在歐洲幾個區域。存在的年限，特別的長。然而當封建制度衰落，工商業蹶興時，各封建國家都一變而為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了。

我舉以上那些實例，和詳細的敘述，因為我將我的辯論全部，建築在一個大前提上：政府制度是與社會經濟的程序相應的。政府制度不是隨民族性而變化的；也不是隨語言而區分的。政府制度和通常用以區別民族的種族上或宗教上的分別，是不相干的；乃是與經濟的，社會的演化的程序，相符合的。現在歐洲所處的程序，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通常我們稱之為民族(Nation)。

為什麼蘇維埃制的政府，單在俄國產生？這樣的事，不是偶然的。他是與社會進化到某階段相呼應的。

這裏我附帶的說：社會形態有消滅、崩潰、分裂、或隱沒。十八世紀末葉，封建制度在法國由分裂而滅亡。社會形態的崩潰是由各種原因造成的。有的因為內部的朽腐；有的因為外面的襲擊。舊羅馬帝國的滅亡，就是因為這二種勢力——內部的朽腐，外來的襲擊。

俄國百分之八十還是農業國。他保留封建制度的精華直到二十世紀。所以到了現世紀，他還有舊封建的官僚政體(Bureaucracy)。這種官僚政府是由一部掌有全國八百萬方哩，和一萬三千萬人口(多半是農民)的大地主們統治。

諸君凡讀過俄國文藝的，如Gого或其他諷刺俄國生活的作家；或者凡熟悉俄國歷史的，一定知道俄國官僚政治是如何的腐敗，這種制度有一世紀的年齡；他不能和其他歐洲國家的進化，亦步亦趨。他使俄國落伍；保持農業國的特性，封建的異點，他阻礙已在德、英、比、意、及其他資本國家的進化高潮，溢入於俄國。

但是在二十世紀之初，新的商業生活，在俄國開始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骨子裏就是俄國工商界擺脫腐敗的官僚政治的枷鎖的運動。他們要和他國工人商人一樣的，得

機利用國內的煤、鐵、木材等。因為俄皇和其腐敗的官吏，從中作梗，所以他們渴望置俄皇於無權的地位，以免干涉他們正當的企業。

因此，俄國在二十世紀初葉，一半是封建的，——俄皇是封建制度的元首，——一半是正在發育的資本家。俄國的工商界才從積壓中抬起頭來，感到自己勢力之不可侮。於是俄國遂陷於非封建制度，非資本主義之時期中。

歐戰爆發，震撼全俄，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同被摧殘。並不是布爾什維克黨毀滅俄國的統治階級，乃是他們自身的崩潰，因為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七年間，他們失掉指揮軍事的能力和統制內部的權威。俄國人民陷于饑饉的恐慌中，無衣無食，無生產的機器。鐵路破壞，燃料缺乏。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中，俄國全境，是在紛亂狀態中。最後，一九一七年，俄國軍隊起始自動棄職，紛紛歸里。因為他們已覺悟此破亂局面之不可再聽其延續。他們的覺悟，是因為餓、冷、病、和戰爭的厭倦。

俄國的事變，是這樣發生的。半封建資本的舊制度，在大戰的影響下，崩裂了。當一九一七年三月，克倫斯基政府成立時，俄國已瀕破產；工商交通全部破壞，各地軍隊紛紛退却。

一九一七年，俄國因為政府的腐敗與無能，他的損失較任何參戰國都大。俄國的崩裂，就是在二年年戰爭的重大影響下，舊的社會組織的倒潰。

舊的組織既然倒滅了。而一萬三千萬的民衆還需要繼續活着，所以他們掙扎着建立一個新的制度蘇維埃式的政府，就是這個新社會組織的第一個表現。這個政府制度，在俄國產生，是因為那裏舊的社會組織，首先倒下去了。如果舊的社會組織先在德國崩潰，這新的社會制度便先在德國產生。要是在英國，這新社會組織便先在英發生。舊的社會組織在俄是失靈了，一萬三千萬的民衆當然要另籌他法。所以他們採用一個的制度，這個制度就是我們所謂的蘇維埃制度的政府。

什麼是蘇維埃制的政府呢？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我已經解釋為什麼這制度在俄國發生；現在要說這制度是什麼？我想在這一點上，羅素先生和我所見皆同。所以我想我可以簡單敘述一下就成了。

蘇維埃式的政府，是聯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暫時的或說是過渡的組織，牠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府，牠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政府。蘇維埃政府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必經的橋梁。

因此，蘇維埃式的政府，是十分中央集權的。牠是一種透克推多制（即獨裁制之意）。這個透克推多制，是由工農——最初是工、農、兵；現改為工、農——執行的。他們是由六十萬抱有解放生產階級目標的男女組織而成的共產黨來指揮。

這種制度的政府，其目的在於消滅各種榨取階級，使民衆自營職業，管理他們的生產品，自行決定工業計劃，和我們決定政治上的政策一樣。諸君要曉得，我並不是說俄國已經達到此種境地。我的意思是，以上所述的，是共產黨的目的；他們要建設共產主義。沒有一個共產主義信徒，說他們在俄國已經有了共產主義。各共產主義領袖，都異口同聲的說，俄國去共產主義尚遠，尤其是在今日之新經濟政策之下。

在俄國，蘇維埃制是在工人統治之下，——沒有農民，雖然他有參預權。——這個透克推多，又受共產黨的指揮，以經濟解放為其目的。

蘇維埃制和我們的政府，有三個特異之點。第一，地方選舉區，是依職業劃分，而不依地域。莫斯科的蘇維埃是由電車工人，學校教師，鋼鐵工人，建築工人等推選，不是和紐約一樣的，由第一第二，三等分區選舉的。

他們選舉制度的基礎，是經濟的，或是職業的；和我們區域的制度不同。我信這是俄國制度一個很大的供獻，因為近代的生活的區分，在職業上較地域上尤為顯著。

蘇維埃政府的第二個特質，是在他要組織經濟的生活，和我們組織政治生活一樣。在中世紀的時候，政治是在王侯等統治者的掌握中。現在我們已經將那紛亂的、狹隘的政治制度在聯邦、國家、城、郡、市、村、聯貫的行政系統下，統一起來了。

在英德美加拿大等國中的政治，已經有科學的組織、計劃、和實行。俄國要同樣的組織、計劃他們的經濟生活。然而我們還容許小銀行家、製造家、謀利者和其他企業家，在我們的經濟社會中隨意為自利的活動。俄國要消滅經濟上的坐收贏利者，和我們取消政治上的漁利者一樣。以科學方法，組織俄國的經濟生活，是他們第二個大供獻。他們第三個重要的供獻。在他們憲法裏的一句成語中，包含：「凡不工作者不得食。」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下，最大的資產家，享有最多的報酬，雖然他們對社會毫無貢獻。但是因為他們有資產，所以他們有很大的進款。

在蘇維埃制度之下，他的根本大法，認定這樣的人，無投票權，及服務權；國家的權利，即政治上的權利，只限

於做生產的，有用的事業的人。

據我的觀察，上述三特點，是蘇維埃制度，和我們的制度迥異之處。第一特點是經濟的、職業的、選舉區。第二是用科學方法以組織經濟的生活。第三，每一個健全的成年人必須為社會做有用的服務。

這個制度，是七載外征、內戰、饑荒、病疫、和各種困苦產兒。俄國是用他們的血肉，換成這個制度。他們為牠，犧牲了百萬人的生命，萬萬人的幸福；而我們在當時却優逸的度我們的享樂生活。俄國從迫切的需要中，才養成這個制度。

這種制度，能適合於西方文化嗎？現在尚非其時，牠適合俄國，因為俄國舊的社會制度崩倒了。要是我們的舊社會組織，到了崩潰的日子時；牠也就適合西方的文化了。如果和平、興旺、與進步是西文明的永久特質，蘇維埃式的政府，將永遠不能適合于西方文明。如果英、比、美、法等國能長久維持和平、興旺、與進步；蘇維式的政府，永不能在這幾國中實現。反而言之，如果一旦國際戰爭，階級鬥爭，各種困境，衝裂了西方社會的組織時，蘇維埃制度是不能避免的。

總而言之，我的全部辯論，是以一個前提為中心的。牠

就是：蘇維埃制度的政府，是聯接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過渡的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破裂之日，就是蘇維埃式的政府興起之時。

何時資本主義的社會才能崩潰？使牠崩潰的原因是什麼？請諸位看羅素先生最近的著作，工業文化之將來。諸位若還是懷疑，請再看羅素先生的同胞 Sidney Webb 與 Beatrice Webb 合著的資本主義社會之衰落。要是還不信的話，我再介紹前意大利國務總理 Signor Nitte 的歐洲之頹落。

我想上述三本書，任何一本，都可使聰敏的男女，相信歐洲社會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三本書合起來讀，我想他們足可使任何思想尚能進展的人傾服。或者還有人在懷疑，我請他一讀道威斯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只有四萬字，很容易讀。在這個道威斯計劃裏，就隱伏着將來的戰爭，——國際戰爭，與階級戰爭——的根芽；足以毀壞任何文明，歐洲文化也難逃此劫數。我們現在在準備着第二個國際大戰。你從郵局取來的每個信封上，印着：「興起，全體市民武裝起來！」

國際戰爭，階級鬥爭，內亂、與困境，是毀滅我們文化的三尊大砲。現在雖然我們做伴生在世界上最富庶的國家

；雖然我們做伴還享受着舒適的生活；雖然現在事情好像一切順利的過着；——德國在一九一三年也有過同樣的感覺。

因此，我信資本主義在全部西歐破裂的時候（這是勢所必至的），一個工人團體的迭克推多，在一個組織堅固，紀律嚴明的黨（如俄國的共產黨）的指導下，必然頗興；他們要建立一個基於職業選舉的社會；他們要本着科學方法，組織世界的經濟生活；他們將有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所謂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組織。但是在達到這新社會制度的過渡期時，蘇維埃式的政府的主要特質是必經的。

反面講演——Bertrand Russell

羅素，凡和近代學術界稍有點接觸的人，誰也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前七八年，他曾來華講演。他不只是哲學，論理學上的權威者，而且對於經濟，社會等問題，有極深切的研究。他在他所著的 *The Prospect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和 *自由之路 (Roads to Freedom)* 兩書中，他肯切的預言資本主義社會之必然消滅；然而他却不敢過激行動；請在他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和 *The Practiced Theory of Bolshevism* 書中可以明顯的看出。

——譯者

尼爾英先生我不只鼓起諸君的精神，而且要我證明他

適才所說的危機，我們都有理由能希望趕得上的。這對我實在是件難事。並且，我很慚怍，他所說的危機，以前我自己有時也會用同樣的色彩描述過。

以我的意見，今天討論的問題，不是西方文化是否有崩潰的危險的問題。我準備着承認我們是將走上危險之途，我們承繼的這種文化，是有毀滅的危機，要是我們不想法節制我們好戰的、活動的話。以我的意見，這個不是我們所要辯論的問題。

我們要辯論的問題是這個：我們看蘇維埃制度將實現於西方國家，是應當由「大變動」方面觀察嗎？還是應由別的方面觀察呢？我個人相信不論西方國家有大變動與否，然我們的政府，決不會和俄國的蘇維埃相同。

現在我就尼爾英先生的幾個前提討論。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前提；但是因為牠們和我們的結論有關，所以暫時對於這個前提，要作一番討論。

尼爾英先生，依着馬克思的遺訓，以為一個社會的工業組織，可決定那個社會的政府的制度。不錯，當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時候，俄國的工業制度，和貴國或者敵國的工業制度，是極端不同的。那時俄國的資本主義方在萌芽時代。他的工業是農業性質的；手工業還在興盛，一切還在舊

的組織之下。

我並不勉強諸君，相信我的話。諸君請讀列寧倡議新經濟政策時的言論。他是如何的表示，俄國由一九二一年，將有怎樣的進步，如果俄國能走入資本主義的階段。這是列寧的話。

他告訴我們，俄國有多少的舊式工業，多少的手工業，農奴制度，和其他是如何的普遍着。他告訴我們，俄國和工業發達的歐西國家相差是如何不可以道里計。所以，如果我們承認尼爾英先生的前提，我們應當推斷適於俄國的政府制度，必定與適於西方國家的政府制度，截然不同。就事實而論，我們也得同樣推斷。蘇維埃式的政府的特點，和十七世紀克倫威爾 (Cromwell) 在英國建設的政府，幾乎無一不同。彼時這種政府制度，在英國站在和俄國相似的經濟發達的階段。

不錯，那時的英國的近代資本主義，還沒發芽，和俄國一樣。那時英國沒有鐵路、煤油等礦業；這些東西近來才有的。然而，那時英國有大多數不識字的人民。他的封建制度，也是在崩朽。中等階級，漸漸得勢。在克倫威爾成立的政府中，我們能以尋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各種特質來。克倫威爾組織聖軍 (Army of Saints)，在俄國稱作紅軍。

，其實是一樣的。

我並不說紅軍的兵士，都是聖徒。然而我信在「自奮從戎」的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現在的紅軍中的兵士的意見，雖有紛歧，然而他們都聽命於共產黨。紅軍初行成立的時候，完全是共產黨為其中心勢力；正和清教徒，為聖軍的中心一樣。據我個人的意見，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運動的全部，和十七世紀在同樣的經濟階段下，為要打倒腐朽的，非資本主義的貴族政治，而崛起之清教運動，幾乎完全相同。

由尼爾英先生所說的原則，我們可以推定由俄國革命演成的制度，和由貴國或敵國的革命演成的制度，一定不能相同。我並不是說，在我們國家裏，發生革命是不可能的。在尼爾英先生，闡明的環境狀態下，我想發生革命是十分可能的。但是我却不信由這革命演成的政府會和蘇俄相像。

尼爾英先生所描述的蘇俄政府的形態，我只能部份的贊同。他以為俄國是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由農代表組成的中央集權的迭克推多。然而，這些農代表，不能確實的代表政府。蘇俄政府的特點，是由共產黨統治，正和克倫威爾政府，由清教徒黨，統轄一樣。這就是說這樣的政府

，是由有某種政見的少數人民所統治。

選舉制度在俄國，雖然依時舉行，然而那只是一種形式。牠用的是公開投票法。每人都須投票，如果他沒有投票，他必須舉手表示他沒有投票。因為政府監視投票，所以要反對政府是很難的事。再說，反政府的宣傳，和反候選人的運動，是嚴厲禁止的。這就是說，反對者，不能公開演說，或在文字上宣傳。

所以，事實上，這樣的選舉是無何意義的。事實有效的，是共產黨的政府。諸君注意，我並不是批評俄國所作的事件。我不是要辯論：俄國的是與非。我是將辯論建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對於俄國人適宜的事情，對我們也同樣的適宜嗎？這是另一個問題。主席提到承認俄國政府，和俄國人有權隨意選擇他們政府制度的話，我是十分同意的。我很喜歡主席的話，使我們將這個問題，混入今天下午的辯論裏。

今天下午辯論的問題不過是：我們能夠承認在俄國發生的事，就是將來在西方發生的事的標準嗎？我想有許多理由，證明我們不能這樣承認。我已經說過，俄國是在經濟發達上的另一階段，這個厄爾英先生，也不能不承認。此外還有其他的理由。

厄爾英先生承認「只有經濟勢力能決定一個社會的形態」，這個定論誰也知道是馬克斯的正統論。我不能贊同這個定論。我想宗教的勢力，種族和文化的勢力，在社會的組織上，也有很重要的關係。

我們要是拿俄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相比；他們經濟的勢力，是無可區別的。（我是論他們現在保存的遺傳的文化）。但是，雖然他們沒有經濟原因的差異，可是這兩國文化還是有很深刻的區別。俄國文化是宗教的、壓迫的、集中的。中國文化是思想自由的、不集中的、和放縱的。他們的區別，據我想，是由傳說，民族性的特異而有的。所以我想俄國風習，和西方風習的差異，使西方採用俄國的任何事物，必不易成功。

在過去二百五十年前，我們可以實驗現在俄國正在實行的事物。然而自那時起，很悠久的傳說，習情聚積在我們的身上。十八世紀的懷疑主義，批評主義；十九世紀的樂天主義，各種事物，都聚積在我們的身上。他們改變了我們的眼光。他們使我們對於事物的觀察，和俄國人民迥不相同。

布爾什維克和他的崇拜者，常自誇他們是科學的。世上再沒有可想像的事，比這再認誤的了。學科學的人應當對

於他的結論審慎而認真；他不下包括萬有的斷論；他不接受一個龐大的主義；他要考察牠的詳細內容，和事實的應用。

然而信服馬克斯的經濟史觀的人，却沒有走這條路。那是一個頂冒科學名稱的教條。牠使我想起孔德在實驗哲學和科學的名義下，倡立的信條。孔德自己證明，在十九世紀以前，全世界將普遍的採納他的主義。然而事實上呢，十九世紀正在消滅他的最後的信徒呢。

馬克斯的命運比孔德幸運的多。但是我不敢相信世界是在依着馬克斯留下的學說——一種不顧繁複的人類實體，不顧社會的生長的特性，比任何人類事業都簡單，系統化的粗略的學說——進展。

總之，人是彼此相異的。兩個人生長在一個完全相同的環境裏；然他們的職業乃迥然不同，並且有明顯的成敗利鈍。國家也是這樣。他的經濟環境，可以一樣，而他們中間會有很深刻的區別。

馬克斯的公式太簡單。世界並不如此的簡單。我們要是聽見什麼包羅萬有的，和有熱烈結局的事情；或者描述將來的黃金世界的言論，我想最好記著，這樣的學說，決不是新的。以前早有過相信耶穌千年後降生的信徒，有過相

信教主必臨的愚民，和許多同樣的人們；他們都信在一個大變動之後，人類即可建樹一個極樂的理想國。

這些對於人類社會的見解，都不是合乎科學的。我想俄國所發生的事，對於這種見解，給一個堅絕有力的否定。在俄國，他們有了他們所要求的革命，引導完全共產主義，和牠的利益的革命。

諸君注意，我並不是反對共產主義。我是駁斥這相信共產主義，可由戲劇式的暴動中產生的思想。

好了，他們已經有了他們理想的革命。然而在他們有了之後，在他們實行他們決定的政策四年之後；他却不得不回頭乞靈於新經濟政策；這個政策所包括的社會主義的成份，就連極緩和的社會主義者，也要贊成的。

在新經濟政策以前，他們的政府，和俄皇時代的政府十分相像，較牠的西方的景慕者所說的，相像的多。這個政府集中在莫斯科，依賴秘密偵探，（這些偵探也就是俄皇時代的偵探）依賴秘密逮捕監禁，不審問的判決；不斷的防範反動，和暗殺。因為這種政府受多數民衆的反對。這就是革命初期的俄國情況。現在已經不然；這因為他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既然採用了新經濟政策，他們也就脫離過渡的制度了。他們開始走入或者直向共產主義的路了。

厄爾英先生說，俄國革命一個大貢獻，就是實現人類間的正義與平等。這的確是一個偉大的事業，是我們應奮力求得的。然而這不是初期的蘇俄革命所能實現的；也不是用暴力和強權方法所能實現的。

俄國政府有極大的權威，比歷史上任何種的政府的權威都大。蘇俄的人民，屈服在政府威權之下，一切唯政府之命是從。那裏沒有正義。在經濟方面，或者有點公平，然而只是一點；因為政府官吏的生活，無論如何是優於其他的人民的。但是這還算有經濟上的公平麼？

至於政治上的公平呢，可說一點沒有。有一部份人有政治權力，其餘的完全聽這一部份人的支配。所以這樣國家完全聽憑有政權的人，願否攫取過量的財貨，以自肥。這就是說，這種政府制度，不能保證經濟上的營私，除非有人格完整的政治家來統治。

我們都深知政治家的人格，是怎樣的。雖然我不喜歡說，政治家仍舊是政治家，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據我想，這是在革命時期之內，過渡制度極難得到勝利的難關。

還有一點。昔時俄國有昏庸的皇帝和腐敗的貴族。貴國沒有皇帝，而有十分勝任的貴族。這種貴族多半由於本人的才幹產生的；他們有經營和計劃大事業的才幹與技能；

否則決不能成功的。這樣的貴族，和俄國的封建貴族是判然不同的。

所以我說，如果諸君企圖模倣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以國內少數人而和貴國的貴族們鬥爭，諸位一定要感到牠和俄國異樣。如果諸君不能得國內大多數的同情，諸君一定要被這些貴族打倒。以少數人而有實力之貴族鬥爭是決不能成功的。諸君必須首先獲得民衆的同情。

在俄國則此舉毫無必要。因為俄國民衆，對國事是漠不關心的。布爾什維克黨，發現了這個關鍵，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然而西方國家呢，有勢力雄厚的智識階級，有受過教育，慣於西方思想的民衆。由民族的榮譽心，他們直覺的以為適於西方的事物，也必適於東方。據我的意見，他們犯的錯誤，正和我所指摘厄爾英先生所犯的錯誤，恰好相反。

事實並不如此。東方有沒有受過教育，對於政治完全瞭解的人民。他們沒有能力實行民治。如果少數智識份子要脫離君主暴政！和其他腐朽的國內罪惡，他們不能直接像西方國家一樣，順着民治方案走下去。

蘇維埃領袖因而發現一個方法。這就是由少數智識份子組織的政黨，統治政府。在過渡時期內，我想這樣政府對

這樣國家是十分合宜的。由古舊的君主暴政，過渡到近代的民治，我不信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在一個民智低微的國家的過渡時期，布爾什維克已經選擇了合宜的路。

在人民慣於參預政治，與聞國事的英美國家裏，這種方法是不能實行的。在武力鬥爭的時候，取得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政權者，決不是共產黨。諸君都曉得意大利發生的事。他們採用的方法，和共產黨相同，然而統治政府的，却是法西斯黨。若是我們也用俄國用過的方法，則其結果也是法西斯的出現。這些法西斯人，必定是我適才說過的貴族階級。所以結局我們的理想還是一步未達，或竟背道而馳。

在任何國家裏，要是人民有教育，能參預政治。則蘇俄用過的方法，必不適用。俄國的制度，好像古代的卑祥丁 *Byzantine*（即今之君士坦丁堡址）；卑祥丁是保存希臘文化，和東羅馬傳說的大本營。東羅馬皇帝的威權，高出一切；領導宗教生活的教主，亦須屈服於其下。在西方則不然，因為西羅馬帝國崩滅，教皇與國家各自獨立。所以西方常有政教之爭，因而得獲相當之自由。在東方則無此情況，教會隸屬政府；君主獨斷之權達於極頂。

布爾什維克制下的俄國情況，亦與此相同。布爾什維克

代表國家，第三國際好像教會。後者隸屬於前者政權之下。卑祥丁的集權主義，和獨裁政策，在蘇俄復活；這樣的制度和政策，與西方之習慣有霄壤之隔。

只要政教分離的傳統習慣，在西方一日存在，像今日俄國的獨裁的神權似的政治，即一日不能實行。蘇俄今日政府完全是東方傳說的產物。

我想尼爾英先生，一定詫異我所說的超出經濟範圍之外。但是我確信馬克斯所說的經濟為萬事之基礎的教條是過於誇張。許多事物，是以經濟為根本，然而不是每個事物都是如此。如果我們將經濟的重要擴大到這種限度，我們就是失却科學的精神。這與一個人說：「一切物體的運動皆原於地心吸力，」犯有相同的錯誤。

馬克斯神聖的遺訓在正統派的共產黨心目中，是一字不能更易的。然而在一八六〇年以後，又有許多新的事物發見。但是這些事物，在他們眼光是不關重要的；因為牠們沒有載在馬克斯的遺著上。這樣的態度是不科學的。這就是蘇俄的態度；這就是我所謂的宗教態度。所以我稱布爾什維克黨之在俄國當權，是社會進化程序中神權階段。

一個學說自稱是科學的，在實際上却不一定是有科學精神的人是審慎的，試驗的。如果有人說：「這件事是絕對

而永久的真實，因為我已用科學證明過牠，」就是自相矛盾；因為科學本身就不信有永久不變的真理。

因此，我不信世界真實的進步，是能依革命方法促成的，我想世界真實的進步，是需要忍耐的，是緩漸的，不是能在喝采聲中一蹴而成的。我想我們西方國家的急進派，要模仿蘇俄的最大動機，是因為喜歡轟烈不凡的心理，和期望他們理想一旦之間實現的慾望。

這是不可能的。在革命狂熱退潮之後，俄國的真確理想才能起始建築。在革命熱潮正高的時候，一切在動搖之中；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實際的經濟建設，反一無所有。這一半因為戰爭，一半因為慾望正高，一半因為變亂不安。然而這些劣點，都是革命的產物，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產

物。

如果這些可怕的變動，如尼爾英先生所預期的，真的發生於西方（這個變動能發生與否我暫不加可否），他的結果不是共產主義的建設，不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等的實現。他的結果是我們全體到原始的野蠻的世界裏；他的結果是我們工業制度的全部毀滅。

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兩個都是工業主義的制度；二者之實現，都預先需要一定的文化形態。二者都和毀滅，饑饉、野蠻不相容納。而這毀滅、饑饉等罪惡，就是這大變動的結果。要是實現這樣的共產主義，則我們的國家，將返到用弓箭射獵的時代；在我們之中恐怕無人能夠採拾野菓，度其危險的殘生。

（未完）

蘇俄政治制度

實價九角

施伏量譯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聯邦，究有何等嶄新的政治制度：何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主權何在？中央及地方蘇維埃有什麼樣的組織，中央政府，構造如何？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部及其職權如何？經濟與勞動的管轄機關如何？民族事務的機關如何？這些問題是研究蘇俄者所欲知。這些問題都詳細陳列於本書。本書為日本政府機關精密編審的，所收羅者大抵為蘇俄有權威的公法學家論著中的材料。

新生命書局啓



法西斯黨的獨裁政治

熊康生

(一) 議會制度的破壞

法西斯黨執政後第一次的議會，是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開幕的。墨索利尼那個時候的演說詞，是這樣的。

「我以完全的武裝，絕對的決心，簡直神祕的，熱心的，服從我的命令的三十萬人，凡有誹謗法西斯主義，或想加以侮辱的，我都能處罰他們。」

「我並能夠把這個灰色的，輕寒的議場，變做法西斯黨戰鬥隊的野營所。我也能夠封閉議會，專拿法西斯黨來組織政府（當時在墨索利尼內閣中，十五席中，法西斯黨以外的占了六席，如自由民主黨三，人民黨二，國民黨一。但都是以個人的資格加入的）。不過我不打算這樣幹就是了。」

「我在極力避免這件事，當然不是在想違反議會而施設政治的。不過議會不可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議會無論在什麼時候，我可以馬上解散它，無管是明後日，或是在

二年後。」

他對於議會，就行政的刷新，稅制的改革，官業的整理等那種極廣汎的事項，限為來年年終，他硬要把發布緊急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權限，給與政府，這他自然業經取得了。

其次，是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的改正選舉法，又建立了可驚的原則。那是把全國成爲一個選舉區，得最多數投票的政黨的得票數，若在占總投票數的二成五分以上的時候，那一個政黨，當然占議席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則由其他各政黨按其得票數的比例而行分配。自然，法西斯黨以其一切的手段或干涉，要占二成五分的投票數，是容易的事。

第三，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對墨索利尼狙擊未遂的事件作機會，製定了爲徹底的彈壓這種犯罪的緊急條例所謂「國家保護法」及「秩序維持法」，在討論這法律案的那一天，就由法西斯黨議員的決議，將反對黨議員全部百二十人

除名，並開除法西斯黨員所稱「漢奸」者一名。這樣，意大利國會，完全成了法西斯黨的委員會。

又在這件事的先後，地方自治權已被撤廢，各地方則為首相所任命的這種辦理地方自治的長官，就作為國家的事務，而恰當於行政。

如是，事實上意大利的立憲政治，就算是已經消滅了，並且於昨年（一九二八年）五月，政府又頒布了新的下議院的議員選舉法，就在法制上，也完全的葬送了議員制度。那個選舉法，完全是照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法西斯黨評議大會可決的案件，其內容大約如次。

- (一) 議員額數定為四百人，使全國成一個選舉區。
- (二) 議員候補者為九百人，其中八百人，決定推公認的新追加聯合。

公認的新追加聯合，是在選舉法附表中列舉的十三個團體，以各該團體之下所記載的比例，而選定候補者。茲試列出如下：

- 全國農業聯合(十二)，全國農業被使用人、勞動者聯合
- (十二)。全國工業聯合(十)，全國工業被使用人、勞動者聯合(十)，全國商業聯合(六)，全國商業被使用人、勞動者聯合(六)，全國海上及空中輸送企業者聯合(五)

，全國海上及空中輸送被使用人、勞動者聯合(五)，全國陸路及內地航路輸送業聯合(四)，全國陸路及內地航路輸送業被使用人、勞動者聯合(四)，全國銀行業聯合(四)，全國銀行業務員聯合(三)，全國自由職業者及藝術家聯合(二十)。

由上述的比例，而可以明瞭的，就是：通農工商其他各種產業，在雇主及獨立營業者方面，和勞動者方面，各個都是選出同數的候補者的。但是勞動者的數目，至少也是在雇主及獨立營業比較的二倍以上，所以勞動者的候補選定權，至多也只是二分之一以下。墨索利尼說：「雇主與勞動者，是完全放在平等的立場的。」(Current History 本年五月號)這真是奇妙的平等！

(三) 九百人候補者中的百人，是以文化、教育、社會事業為目的的國家重要的公認團體來選定的。

(四) 右二項所述的各團體，把那選定了的候補者表，提出於法西斯黨大評議會的書記局。

大評議會審查候補者表，可自由的選擇那中間認為適當的，並且就是沒有列載於表中的，只要認為適當，也可自由的選定，製出恰合於議員額數四百人的指定候補者表，而以官報 (Gazzetta Ufficiale) 公布，同時並揭示於全國

各村鎮的官署。

即各團體提出的候補者表，不過單是一個參考，毫沒有拘束法西斯黨大評議會的可能。要之候補者，黨的大評議會可以任意選定的，所以不能選出黨員以外的一人，事實上是如此的。

(五)投票，是對於指定候補者全體，而籠統的表明贊否的。即投票紙上，印有「對於法西斯黨大評議會選定了的指定候補者表，是贊成？反對？」的文句，投票者只要在投票紙上記明「贊」或「否」，就夠了。

(六)有投票權的，是二十一歲以上的男子，及十八歲以上，二十一歲未滿之有妻的男子，而具備了財產或所得上一定的條件的。

(七)投票總數的過半數是在贊成的時候，指定候補者可以全部當選。若是過半數不贊成的時候，指定候補者表則被廢棄。

在指定候補者表廢棄的時候，即再從事選舉。在這個時候，有了五千人以上組合員的組合團體，能夠提出各自的候補者。但是各表的候補者數，不能超過議員額數的四分之三。

右邊的候補者表中得票最多的，那記載候補者全部都作

爲當選，第二以下的得票的，則按比例而得着議員數。

由以上的規定看來，就可豫想到法西斯黨的指定候補者被否認的時候，然而事實上是沒有這回事的。何以？若是在反對法西斯黨的人多的地方，就可按照那地方的全體舉行那相對的恐怖的有組織的暴力行爲。

一 法西斯黨獨裁的制度化

昨年（一九二八年）九月，法西斯黨大評議會（Gran Consiglio Fasciste），通過了規定會的自身的構成，性質，機能各種法案，以後該法案經上院和下院的議決，遂於十二月十日公布了。由此看來，法西斯黨大評議會，實爲政府以上的最高政治機關，而攝統一切的政治活動的。現在將其概要記述於下。

(一)大評議會的議長，是以政府主班，總理大臣，愛國務大臣充當的（即現在的墨索利尼）。

委員依議長的呈請，而國王加以任命。
通常委員如左：

(甲)(1)上下兩院議長；

(2)各大臣；

(3)內閣、內務部、外務部、組合部的各次長；

(4) 國防義勇軍(黑衫軍)的總司令官，並參謀長；

(5) 關於國防的特殊裁所長；

(6) 一九二二年以來(法西斯黨政府成立)在職五年以上的前大臣。

(乙)(1) 在「羅馬前進」時的四個頭領 (Quadrumvirate)，即，鐵波諾，鐵維奇，波爾伯，畢安奇四人。

(2) 法西斯黨幹事長，副幹事長，行政部幹事，幹部會委員。

(3) 一九二二年(法西斯黨獲得政權時)以來的法西斯黨幹事長。

(4) 法西斯黨少年團長。

(丙)(1) 關於教育的法西斯黨國立協會的會長。

(2) 自治團體總聯合會的會長。

(3) 法西斯黨勞動者總聯合會的會長。

(4) 農業及工業總聯合會的會長。

(5) 法西斯黨協同組合的會長。

(二) 大評議會的議事，是開秘密會。會議次數沒有一

定。

(三) 大評議會的委員，不得該會許可，不得逮捕，又不能附刑事裁判或警察的審問。

(四) 大評議會最主要的權限如次：

(甲) 依據新選舉法(一九二八年五月公布)的下院議員候補者的選擇。

(乙) 被諮詢關於憲法有關係的諸問題。

而關於下述的事項所提出的法案，都認為是於憲法有關係的問題。

(1) 王位的繼承。

(2) 國王與大權及特權。

(3) 大評議會及上下兩院的構成和權能。

(4) 為政府首長，總理大臣，兼國務大臣的權限和特權。

(5) 關於司法的法令發布之政府的權限。

(6) 關於新迪加及企業組合的規則。

(7) 意皇與教皇的關係。

(8) 於意大利本土及殖民地領土上引起變更的國際條約。

(丙) 在政府首長，總理大臣，兼國務大臣，或是各國務大臣出缺的時候，選定其適任的候補者。

即意大利無論是法制上，事實上，法西斯黨就是唯一的政黨，法西斯黨，就是政府以上（怕是國王以上）的最高獨裁者，黨首即爲墨索利尼。

三 社會運動政治運動之徹底的彈壓

法西斯黨，是許多年以所有的恐怖手段來破壞其他的團體的，共產黨自不用說，凡社會黨各派及勞動者團體，它都加以破壞。

第一，就勞動組合說，怕除了法西斯黨的組合以外，事實上是不容許有其他的存在的。在一九二六年以前，也有極少數的，在法西斯黨獨裁的支配之下還不十分周到的，一二大都市中，自由勞動組合（所謂自由的，就是沒經法西斯黨管理的）多少還殘留着幾個，但自同年四月勞動團體取締法公布之後。官署及法西斯黨對於自由組合的壓迫，就一日辛辣一日，在今日，那些東西可以說是完全滅絕了。

同年十一月，米勒諾的勞動總同盟（C. G. I.）本部，受着軍警的搜索，杜尼諾的金屬工聯合會（E. I. D. M.）及羅馬的鐵道勞動者國際本部，也受了軍警的搜查。又總同

盟的機關雜誌也被停刊，如國際本部所受的損害的程度，至於不能作用。在當時本有解散總同盟的風聲，然該執行委員會於十一月十六日發表聲明書，說：「（一）沒有被解散的事；（二）並沒有考慮着把總同盟來依照法西斯主義而改造的那種事；（三）組合的組織運動、大概要中止；（四）本部依然設在米勒諾。」但是反法西斯黨的新聞雜誌，都被禁止，而這個聲明書，在一般組合員看來，也不滿意，並且當軍警搜索之後，對於官署請求發還被沒收的書籍，並機關雜誌繼續發行的請願，也沒給以回答。同時，官署又對於總同盟的執行委員並其他勞動組合的幹部，又加以取締，那些人們不准走出特定地域以外，遂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執行委員會席中決議解散。

不管勞動者願意與否，反正事實上，勞動者是要強迫加入法西斯黨組合的。那在許多地方，凡是不屬於法西斯黨的勞動者，都是這樣的幹法。法西斯黨組合的內部組織，是完全反德謨克拉西的，組合長及書記的聘任，若沒經政府的認可，就沒有效力，而且那個認可，是無條件的隨時都能取消的。在其他一切點上，法西斯黨組合，是在政府及法西斯黨的指揮之下的，所以那完全缺少了成爲勞動者自助機關的勞動組合的組織和機能。

其次試就協同組合來說，自由協同組合，全遭破壞，都使之立於法西斯黨的強制的支配之下。這在商人與投機家，總算是很便宜的事體，因為他們由此，就能夠除去對於物價騰貴的有力的障礙。

「五一」節，從一九二三年以來，就被廢止了。是年，政府的宣言是：「五一的休日撤廢！關於是日休業的雇主勞動者間的一切的協約，可如實的適用於四月二十三日（法西斯黨的紀念日）。」若是有示威行列的模樣的不逞勞動者，警察與法西斯黨民軍，有取締的義務，並且要命令雇主解雇這種勞動者。

他這種事項，簡直難以枚舉，總之他那種辦法，就算是法西斯黨所約定的「勞動尊重」的內容。

二

自一九二六年十月，狙擊墨索利尼未遂的事件發生之後，則發布緊急的法令，着實的施行了可恐怖的彈壓。

(一)一切反法西斯黨的政黨及結社，都被解散，禁止了。共產黨，社會黨，改良黨自不用說，那怕就是反法西斯黨的資產階級政黨，也陷於同樣的運命。至於非法法西斯黨的勞動組合以及勞動團體，當然在一網打盡中。

(二)一切反法西斯黨的新聞雜誌並其他的刊行物，都被

禁止了。無產者的一切刊行物自不必說，就是資產階級的刊物，也是不容許反法西斯黨的。

(三)勞動者及農民，若是企圖得着生存的手段，除了加入法西斯黨組合外，沒有別的方法。勞動者應繳納於法西斯黨組合的組合費，則由雇主從支付工銀中扣除。

禁止同盟罷工，其指導者處以流刑。

(四)社會主義的宣傳自不用說；只要是反法西斯黨思想的宣傳，不問為團體的或個人的，則絕對的禁止，有違犯的，則處以二年乃至五年的徒刑。

被解散了的團體，那怕和以前的形式不同，若是企圖再組織的，則處以三年乃至十年的徒刑，加入於這種團體的，處以二年乃至五年的流刑。

法西斯黨的意大利的「流刑」，是怎樣的可恐怖，以下再說。

(五)凡是批評墨索利尼和法西斯主義的，則投之獄中。

(六)政治的亡命者，須嚴酷的阻留。即須嚴密着旅券和入境證，若是發見了沒有那種東西而秘密通過國境的時候，不必先事豫告，即可就地銃殺。

(七)在意大利人而得意大利的國內的事情發表於國外，政府認為是虛偽或誇張的，或是在外國幹那「對於一般的

利益而作有害」的行動的，則處以五年乃至十二年的徒刑。在這個時候的缺席的判決，則刺奪被告的市民權，並沒收在意大利國內的財產。

(八)以法西斯黨的民軍將校五人，成立一特殊的裁判所。那是因爲在普通裁判所的判事，爲過去的自由主義的政府所任命的人們，大部分都還留任着，他們比較其新主人法西斯黨，還較人道的原故。即因爲他們往往不把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當作同一的東西，因之他們認爲法西斯主義的攻擊者，只是在那攻擊上的罪狀，却不肯就當做是反逆者的原故。

這樣看來，墨索利尼的彈壓政策，簡直是沒有止境。他開始對於同自己妥協的黨派，或自己無害的團體都還寬大，但是後來，他的態度對於那種團體也硬化起來了。例如開始他只以共產黨及馬克斯派爲敵，而對於溫和社會黨還是取妥協態度的，但到現在，就連溫和派的都撲滅完了。又所謂「菲利·美準」的那個團體，它開始對於法西斯黨也沒有怎麼敵意，而且許多有力的法西斯黨員，同時也是「菲利·美準」的黨員，但是墨氏也是加以很厲害的逼迫。這當然一是起於凡是社會主義的，或自由思想的，都打算從根柢把它摧毀淨盡；一是起於凡非法西斯主義的，都認

爲是異種，不許它有存在的餘地。法西斯主義，真是富於嫉妒的神！凡不是在西斯黨支配之下的一切的團體，不能存在於意大利的土地。嚴密地說來，凡是不信仰法西斯主義的人類，非驅逐他們個個出境不可。

所以在今日的意大利，只要是十人以上以上的團體，不問其性質如何，都是要服從官署的監督的，否則即被解散。有一個極滑稽的例子，在南部地方的某村，專是帶研究性質的一個讀書會，其幹事是爲地方長官所任命的法西斯黨徒，要不然，都是要被解散的。

像這種爲現代國民的基本權利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在爲法令和暴力所毀滅殆盡的國家中，前進的運動，怕是不會有的了。近代的政治運動乃至社會運動，離開了宣傳和集會，是不易成功的。所以在意大利的那種前進的運動，目前差不多是成了被禁絕的樣子。

四 恐怖政治

無厭足的恐怖手段，是法西斯主義一個顯著的特徵。那是實行的，同時也是其教理。

在法西斯黨的治下，新聞和通信，開始就是被放在極嚴

酷的檢閱之下的，至在各地方的法西斯黨的殘忍的暴力行為，風聲倒是很大，但其真相還不大明瞭。

一九二四年六月，意大利社會黨（穩和派）的書記長兼為代議士，叫甲克磨·麻托鐵（Giacomo Matteotti）的，被殺於法西斯黨之手了。他以前，曾在倫敦發行「曝露法西斯黨」一本書，嚴密的批判法西斯黨政治的成績，公布法西斯黨的殘暴行動，以是很遭法西斯黨的痛惡。五月三十日，他在議會中演說，指摘，並攻擊法西斯黨以欺騙和暴行點污前月（四月）總選舉的事實。這個時候，他以亘兩點鐘的時候，立在絕對多數的法西斯派黨員的喧囂，侮辱，威嚇的當中，雖然在每說話的瞬間，都遭他們的妨害，然仍繼續着他的演說，仍然主張法西斯黨無論在道德上，在政治上，都沒有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權利。他退出議會門外，向他的同伴代議士叫科札鐵里（Gosattini）的，說：「哼！你！請為我準備着葬式的演說！」

六月十日，麻托鐵正驅着摩托車掠羅馬市中而過，以後，就不明白他的行踪了。兩個月後，有一隻犬，竟由離羅馬五六里的森林中，嗅出了他的遺骸，遺骸的胸口，還有刺刀狼擊的一個大洞。

犯人雖然是被逮捕了，總之外是法西斯黨。據其中一

人在法庭的供狀，麻托鐵被狙擊的時候，曾這樣的說：「各位！你們雖能夠殺我，然終殺不掉我的思想，我的小孩子們，怕對於他父親的就義還要誇獎罷，勞動者們對於我的遺骸，怕還要祝福罷。」他就義時為三十九歲。

這一會事，不僅是在全意大利，並給與了全世界非常的衝動。尤其想到這個暴行是在墨索利尼自身的諒解之下所幹的時候，這個鬱結的民衆的憤激，現在當然更加要深刻化了。在上述的麻托鐵演說的次日，「拍拍羅·鐵達利亞」新聞紙上，就出現「麻托鐵竟為無理的，挑戰的演說，對於那演說不應僅當做是一個形容詞的談話，應該還有具體的價值的」這樣的文章，並且那一段言詞，據說還是墨索利尼的手筆，現在還有一個證據，就是直接指揮暴行，叫着脫美利（Dumini）的，他說：「若是我對於這件事只處以七年的監禁，那在墨索利尼非處以三十年監禁不可。

那怕就是法西斯派的政府，在此事發生的瞬間，民衆方面突起的憤激，幾如沸騰似的，而極兇橫的彈壓的暴行，此際也不能不稍一斂跡。在那被譏諷，稍稍緩和的剛剛十日的當中，從來為法西斯黨慣用的許多示威和暴行；也竟如決隄一樣，而日日表現於新聞紙上，在這一點上，麻托鐵之死，殆不是無意義的。

其次是一九二六年十月以後的，在暴的大彈壓以來，那種具着慘淡的苦心，而亡命的知名的人們，也不在少數。其中有哲學者（且是理想主義的）叫克羅杰（Croce）的，有歷史家叫沙爾維利（Salvemini）的，有政治家兼政治學者叫尼鐵（Nitti）的，他們這些人，都是在世界的規模上第一流的大家。由這些亡命的人們，近來意大利國內的陰慘的狀態，差不多使世界都知道了。以下試舉出最近二三年間的代表例子來。

二

從一九二五年九月到二六年九月的這一年當中，爲法西斯黨所處殺的勞動者有七十六人，其中受傷的有三百四十九人。他們對於警察官憲之反動的彈壓，也相對的猛烈，在同一期間，逮捕的有七千八百餘件，搜索及侵入的，有一萬二千二百餘件，判決的有二千件。同時，有百三十一個地方勞動團體事務所，有四百〇六個社會黨新聞及反法西斯的資產階級新聞，都被破壞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在波羅利亞（Bologna）的一少年狙擊墨索利尼的時候，這十五歲的孩子，當場就爲隨着墨索利尼的有力的法西斯黨，用私刑拷打。同時藉着這個機會，就幹了三千件的逮捕，四千件的搜索。此外又可利用這

個機會，爲下述的目的之用；即，（一）把那由任何彈壓的力量，根柢上還依然顯強的勞動運動，可施以徹底的蹂躪；（二）可以轉換法西斯黨內部的危機；（三）更有了行使猛烈的恐怖手段的口實。因此，可恐怖的緊急法令繼續地發布，而每日每夜於各地的都市及村落，就行起集團的暴力行爲來了。

試舉一例，在米納諾地方，曾發生了對於市民的大暴行。有數百市民，在馬路上被棍棒毆打，有二百以上的住宅被破壞。醫師畢納的治療所被粉碎之後，也不管病人怎樣，竟委棄不顧了。他們爲要行使這種暴行，就豫先製造出米納諾法西斯黨支部有被攻擊的空氣。

又在羅馬，從哲學者克羅杰開始，許多名士都遇着暴行脅迫。克羅杰，是人所知道的一個理想主義哲學者，他對於馬克斯的唯物史觀是有力的批判者，就是墨索利尼，也是受他思想的影響很深的一個人。不過克羅杰，是對於法西斯主義不表贊同的，那末，他的存在，他不贊同法西斯主義將越發顯著，而法西斯主義將愈蒙不利的影響。因此，爲要想使他承認法西斯主義，法西斯黨就行使了許多暴行與壓迫。又在拉伯里地方，以世界的經濟學者而爲前勞動大臣，叫着亞多羅·拉布尼沃拉（Arturo Labriola）的，

夜深，爲法西斯黨一隊所襲擊，把他那十五歲的小孩子，赤着身子捉到馬路上去，至於拳打足踢。亞多羅不堪這個壓迫，遂逃出意大利了。

還有著名的勞動運動的指揮者，宣告失蹤的也不在少數，其中有博迪卡 (Bordiga)，達士加 (Tasca) 列伯照 (Reposi) 等的共產黨領袖。

三

像這種例子，真舉之不勝其舉。要之法西斯黨暴力主義，不單是在除去於他們不利益的人們，還用盡所有的工夫，給那般人以積極的苦惱。試舉出一二個例子來，如聖列磨 (San Remo) 的前市會議員們，常被橡皮鞭猛抽，其中一人，以血淋淋的身子，就被拖入監獄中了。人民黨代議士叫甲維佐利的，把他從住宅拖出來，縛之於某高山上。途中經過的法西斯黨，則以唾沫吐在他的面上，有的或打或踢。到了山頂上的時候，法西斯黨則樹起斷頭台來，以輪索懸着他的頭，使他立在斷頭台上，要使他知道爲被絞殺的人之後，法西斯黨員，才迴繞他的周圍，開始舞蹈之後，就把他打到流出血來爲止。末了，以重傷而被送到病院去了。

有的把反法西斯主義的拖起遊行示衆，以鞭、棒的武器

，迫使他終夜馳騁於馬路之上，有的則使仍負着九死一生的重傷，投之於野外而不顧，總之他們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使人嘗試着死的苦悶，真是慘無人道的暴行。怕是比之俄皇時代的專制，中世西班牙的殘暴，並翻開人類一切的慘虐史，都沒有遜色罷。

上面會說了反法西斯黨的指導者，要被處了流刑的，但是那遠流地，就是那荒蕪的極有害於健康的孤島，或是非洲北部的殖民地，那真確的場所，決不是別人所能知道的。他們豫先也沒有警告，是突然施以逮捕的，也不使被捕者的家族知道，而把被捕者送到某地方去，並且家族有什麼扶助，是爲法律所禁止的。

加之從墨索利尼以至於法西斯黨的領袖們，並法西斯黨新聞紙日常的語調，簡直是不斷的示唆着地方的法西斯黨之恐怖行動的。若是要大規模的施行恐怖的行動時候，往往法西斯黨新聞紙則承幹部的意旨，說道：「震日後，應該要特赦那爲國家及法西斯主義所幹的違法行爲。」那末，在這個期間，可以安心的幹出怎樣的暴行，因爲頒布了特赦的原故。

法西斯主義者以懸嚴的暴力主義，都陷於變態心理中了。他們的慢性的殘忍性，現在已離開了社會學的範疇，竟成了心理學的乃至精神病學的問題。他們這種的變態，怕也不能長久罷。



猶太人與猶太主義

作潮譯

猶太人之總數幾何？猶太主義之真義若何？猶太人離散後，其政府依然存在否？由巴爾福氏之宣告與西索主義之團結，足證此政府之存在。猶太勢力含有國家並國際之性質。雷呂猛氏當時之追敘。

一

大地之上，散處猶太人之總數，可究竟幾何？精確之規定，實屬非易。一千九百年高遠歷書 (*Altmannach de Gohla*) 估居歐洲之猶太人爲七百六十五萬之譜。一千九百零四年，「猶太人口統計聯合會」則加至整數一千一百萬。最近之猶太年鑑 (*Jewish Year Books*) 總五洲之猶太人，以爲當在一千五百萬一千六百萬之間。然即此最大之數，較之實際反遠遜，何哉？蓋其距離有教堂城市而居之猶太人多未登記，又於許多處，匿其來源，轉入耶穌回教者不少也。

猶太種族爲生產率最大之種族，徵諸羅馬尼亞人之考察，倍覺可信。夫耶教種族之生產日在停頓之中，而被猶太人之生產則增加無已，何牧 Gougenot des Mousseaux 氏戒懼之言，不將驗乎！此言維何？曰：「猶太人之間，有一種自由活動之力焉。是力也，常追隨猶太耶教預言之後，不辭勞，不停止，浩浩蕩蕩，所以維持耶穌死時之猶太國人民於世界五大洲者，已不啻數百年矣，於數年之中，豈欲躡躡社會優位，加添其人民至二倍極而至三倍其從前乎？且自耶教文明衰頹不振，爲吾人今日社會變遷之樞紐，近代勢力起伏之兩大原素者，金而已矣，鐵而已矣，而彼自由活動力，豈又欲組織軍隊以霸佔世界產金產鐵之區，並整裝預備聽候所謂猶太將來解放者麥西 (Messiah)之號令而出發耶？

總各方面之情形，詳觀細審，謂於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猶太人數，至少亦有二千五百萬，非過語也。(註一)以此

數與全世界人口較，誠微且弱矣。况彼此散處，又似無若何真正之聯屬者。

猶太人之總數，及其中間似若缺乏真正之聯屬，如上言矣。而其領袖，竟何敢作世界帝國主義之妄想，以為彼造福耶？

於此立有一問題湧現，有無猶太政府是也。吾所謂之政府非他，能聯絡，指示，並強制猶太全體人民，俱使之納身軌物，異途同歸之機關也。

未解決此問題，先應根據歷史，以及猶太耶教之文學，哲學，社會學家對猶太主義深有研究者之言，以明猶太主義之意義，性質，趨向。

累維 M. Szwain Levi 曾給一定義，此定義後為福來 Edmond Fleg 所引用。文曰：

猶太主義者，宗教也。以其為教徒故，中世紀時代，猶太人受虐待。及法國革命，猶太人所以得解放，亦以其為此教徒也。夫法國之內，所有民族，皆法民族，無他民族也。所難者，猶太人，因寄留地之不同，有歐化淺深之差別。欲知者，先進輔助後進，或後進輔助先進是也。脫離宗教，伊斯拉埃勒人 (Israelis) 仍為猶太人。作何解釋？曰：此與下列類 (Beno)

法蘭西人為卜列類人，布羅溫薩 (Florence) 法蘭西人為布羅溫薩人，同一解釋。吾輩有自祖宗承繼之習慣，思想，特別心性；其得以保存者，由於吾輩分離耶教社會。凡有入籍猶太人之國，皆可見其忠實之表示。以卑意，應令其發展承繼之德性，以作近代社會之供獻。(註2)

伊斯拉埃勒如此，殊無可畏。其人所求者，信教自由而已。在寄留地，皆同化本土，或在同化之途。途中，倘有遲到者，援之以梯，即下至於彼前。總之，莫不預備超過同先進歐洲文明相隔之距離，以與此輩立同一水平線上。然猶太主義，不僅為宗教，乃歷史上惟一不解之聯合，至密之混合，宗教原理民族原理極親之配合之現象(註3) 巴豆 (Georges Batail) 此言，可謂當矣。

拉沙 (Bernard Lazare) 亦以外醫解剖刀，解剖，察視彼種之劣點，分析歷年反閃米特主義 (Antisemitisme) 之原因，至老實承認猶太人之所以相繼為亞立山大人，羅馬尼亞人，波斯人，土耳其人，耶教中人仇視者，以其不與人同居也。何以不與人同居？以其排外也。其排外主義，包含政治，宗教，換言之，恪守其宗教政治，恪守其法律也。(註4)

民族衝突，戰後，敗者服從勝者，普通法亦常例也。有所反抗，概在圖土地與獨立之恢復，並不反抗加諸彼之普通法。即勝者，亦往往採用敗者遺傳之風俗學說。

猶太人則否，不從外國法。其主，爲惟一上帝雅維（*Jehova*），已與彼以完全法律；不僅關乎宗教，道德，政治，以及衛生，造飯之條，亦無不備。猶太人格守此律，不限於要求信教自由，凡寄寓國之民法，習慣，概拒而不受。

其被虐待也，非因宗教，因達密經（*Calend*）。蓋莫伊斯（*Moses*）得自上帝之律，經一般律師屢次修改，許多地方，盡擴大其意義，或盡變其面目，更加猶太人排外思想與民族驕氣。其大哲學家斯賓瑞札（*Spinoza*）謂之爲瘋狂，爲舛俗。

命定之信仰，與猶太人真說之驕氣。謂彼爲天律所寄；得施行天律之時，方是世界和平之日。達密經曰：「彼乃上帝選民。當蛇誘夏娃（*Eve*），即中毒於其身。伊斯拉埃勒，因天之靈，得脫於難。而他民族，則已成不治之症。倘於此而有神靈星辰之保護，彼則受上帝聖亞蘭（*Jehovah*）之福庇，爲「長在」之驕兒，獨有享其優待，愛情，特別保護之權。他民族雖得沾上帝之賜與，則以其憐憫故，而低下於彼，因惟彼之靈魂，乃得自開闢第一人也。凡與各

民族之產業，皆屬之伊斯拉埃勒。（註5）

此宗教觀念，明示猶太精神之內幕，更使其易於了解。猶太精神包含兩面，據拉沙（*Lazare*）供，爲惟神的與惟物的。惟神精神，始如牧民之空想，終於點石化金之妄念；惟物精神，或惟理主義，表見於Ecclésiaste（如中國四書）之格言，教主之立法，神學家之矛盾。惟神主義，倘產生飛龍（*Philon*），斯賓瑞札；惟理主義，則發生放重利，較量錘銖，與貪婪之商人。時而兩種精神，同時並存，如中世紀是。其人一方洗滌專制，一方巧細經商。（註6）

上特別神祕主義之發達，金錢勢力之漸長，帝國主義往來希伯來人腦海，吾人已可見一般矣。

猶太主義，似已確定爲一宗教，一民族，明甚。且伊斯拉埃勒青年詩人賈濤（*Heli-Georges Cattani*），於紀念「爲法死於馬賽（*Marseille*）之白及易（*Charles Peguy*）」，及爲法爲猶太國死於凡爾塞（*Verdun*）之歐斯亭（*Rothstein*）序中，不已默認耶？雖然，猶太主義尙別有所指，種族是也。拉沙雖不贊成，但無可靠之理由。使請猶太人爲純粹「閃米特」，未必真對，而其先部落爲閃米特族之一枝，固亘古如斯也。非洲，中國，不乏小團體小民族轉入猶太教，仍爲黑人黃人者。惟不可因此，即謂其種族已生變化

，而與可同化彼之民族相結合。歷年來，猶太人，回教人

，耶教人，有聯為婚姻者。但此足以改換該族本性之行為

，殊不多觀。對於遺傳之美德，劣性，盡力之所能，以保

持，為世界人民莫與京者，厥惟猶太人。笛斯埃利 (Di-

nsel)，猶太人，不信英吉利教耶？余曰，彼之所信，為

便利活動，非真信也。故頌揚猶太主義如故，對「妬然保

存至今之種族血脈」，更為傲氣。並以高比瑞 (Gohriean

Arthurde) 加諸日耳曼民族之著名學說，加購猶太種族。

且彼不云乎，(此係加語) 彼，猶太之工匠。英帝國主義，

已預備伊斯拉埃勒帝國主義戰勝之日乎？

宗教，民族，種族，三者意雖不同，然俱包含溶治於猶

太主義。在猶太人初或不以為然，倘吾人分之，彼又不贊

成奈何。美國雜誌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1日，

(註7)發表：「伊斯拉埃勒之同化」瑞福茲 (M. Paul Scott

Nowter) 君作。態度謙虛，證據確鑿。大意謂今日乃民族

主義膨脹時代，凡離間分子與夫國際主義，俱在反對之列

；猶太人，國際分子最著者也。當限期使之選擇國籍。保

其宗教，人皆認為無妨。然總須定一國籍。合衆國固多心

愛愛爾蘭的「美利堅愛爾蘭人」，多心存日耳曼之「美利

堅日耳曼人」和其他半同化的各種外國人。他無論矣，要

必以公民視猶太人。

此請求，自一方講，殊為和藹。然希伯來人已習悉變術

冠。其報紙皆大喊特喊「反閃米特主義之論調，無若此文

之惡者」。(註8)

至是，根據歷史上之許多事跡，許多有力之憑證，吾人

敢斷定猶太主義乃一神權民族。其來也有正源，其對外也

，凡足以溶化彼者，彼皆避之。

二

試追溯往史，則知自耶路撒冷 (Jerusalem) 喪失後，執

行猶太政府之權者，為 Sabbatia。大改耶教之雷馬

(Joseph Terman) ，在所著拿破崙第一與猶太人 (註9) 書

中，為之下一定義如左。

猶太噶普民主政體，論權力之大，實無有 Sabbatia 若

者 (Sabbatia) 者，猶太民族最高之政治機關也。建立始

於巴比倫被俘歸來之後，馬家比 (Machab) 時代之前。

自紀元前一百七十年至一百零六年，先後共計六十四年。

既為猶太主權之所繫，在猶太季世，實握有專制政府之全

權。是故彼之權力至為廣漠，條理上，司法上，行政上，

彼無不同時具有指揮之力。

解釋法律者爲彼，判斷重案者爲彼，監視政治活動者亦爲彼。若進談組織，則共爲七十一人，議長在焉。此七十一人代表三種階級：一教中司鐸，二書記官或演述法律之人，三自家長中選出之耆宿。

在猶太，吾人之主書中，教士沙包笛 (Abbe Chabauty) 對於上述組織，特別加一研究。會份子俱由自動應募得來。大教主爲法定參加人，主席本會。司鐸計共有二十四家。博士成一有勢力的法學團體。至一般耆宿，則獨爲無教份子。而博士派亦皆神學家也。

紀元前二百年間猶太貨幣，今猶有存者。即耶穌降生，猶太初次反抗羅馬時代之貨幣，發現者亦復不少。大教主恩雷沙 (Eleazar) 一色列拿新 (Nazi) (首領) 西猛，一色列皇帝西猛等名，俱見於其上焉。

Sarbatia 最後次大會，似於耶路撒冷摧崩之前，在笛於斯 (Titas) 時代。自紀元前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毀，即爲希伯來人之「大離散」。至一百三十五年，羅皇亞底安 (Adrian) 時代，巴爾苟欣巴 (Barchochabas) 戰敗，始完全告竣。一股奔走聖地西，南兩地，駐足於埃及，意大利，西班牙。一股趨向東方，卜居於敘利亞，(Syria) 亞美尼亞 (Armenie)，波斯。寄留於巴勒斯坦者，僅匿名匿

姓不避生死之數家而已。而猶太之教主，卽於是數家選出者。教主駐節笛北牙特 (Tiberiade) 或柔夫尼 (Taphnae)，似有權指揮西方猶太人民，引導教會，危險時決定應取態度。爲征收助金，並派大弟子前往。此種政府，時爲所禁，時爲所寬，要隨羅皇之態度，定其宣傳之隱顯。如是者，四百二十九年。及特由豆斯來忍尼 (Theodosius Ie June)，則嚴加禁止彼之成立，並向其信徒收取捐資。自是，歷史上不復談及教主矣。(註10)

東方猶太人，換言之，曾遷居東方之猶太人，其首領率保答維持 (David) 皇室之後。均自稱「講王」，居住巴比善。有最可靠之宗教著作，換言之，有巴比善之達密經，以證明此「講王」確爲流離猶太人之皇帝。彼輩因巴比善歷代之親善，猶太教主之內附，得直接管理東方猶太人，並與西方猶太人互通聲氣。至彼輩有無絕對之權力，或只作新建政治會議之主席，因無有力證據，殊難言也。

按之歷史，「講王」第一之名爲恩納 (Hana)。猶太教主聖猶太 Juda Ie st 者，王之同時人也，承認彼之權力。聖仁歐莫 (Saint Jerome) 居住巴勒斯坦，力言從前一般解釋猶太律之人，自第四世紀，卽已不見於聖地。第五世紀，猶太人之惟一政府，實在巴比善。至解釋，進行猶太

宗教法者，憲利 (Etilio) 之後嗣而已。(註 11)

一色列之事實舉動，暗昧不彰者，約四百年。自此以後，又復燦然燦然，照耀人間。千零五年，回教首領視猶太人為仇敵，並將謫王恩色欣亞 (Paachia) 因而殺之。前之招待彼者，忽發生虐待，是必有以招之。招之之原，由於彼之排外主義，時有侵略之表現。雷可雷渴 (M. Bouche Leclercq) 在其著作名宗教之刻薄與政治中，解釋如左。

上古之世，與猶太接觸之民族，皆感猶太人有一種潛勢力，並覺其行為爲此潛勢力所震盪。厭惡猶太人之程度，常與被震盪之度等。其潛勢力得自惟一上帝雅維之絕對信仰。既爲世界之惟一信仰者，應自居於他民族之上，猶雅維上帝應自居於他無數上帝之上也。此無數上帝，皆屬無數魔，雅維將迷謫天地之間，擱諸深淵之內。何日爲此，上帝自有其祕密之計畫也。(註 12)

東方，有猶太人居住之地，率因先後被迫，棄而之他。九世紀後，歷史上即不復有「謫王」之記載。

於此，斷定自是即無猶太政府，分散團體間即無聯絡，宗教政治均無主力可乎？

使暗政府而存在也，欲人之不發見其迹，必其動作行爲

極神祕謹慎之至而後可。使此中央政府而不存在也，猶太團體間只有偶然之關係，而無階級之聯屬也。如此自相舍棄之團體，猶能保其信仰之完全，種族之純潔，拒絕與人接觸阻止爲人同化之意志，誠奇矣怪矣！

暗政府繼續之假定，(固在假定之域) 司鐸沙包雷所引十五世紀兩種憑據，足以證之。兩種憑據者，兩信也。于維榮 (Avignon) 之司鐸首在阿爾拉斯皇帝史 (La Royale Couronne des roys d'Arles) 公布於世。是書出版十七世紀，並有作者「致謝城中領事官吏」之文。歐乞爾 (Erich Rothchild) 一千八百年又轉載於布羅溫薩年鑑 (D'Armana Provenan) 並猶太研究雜誌中。而高板，亞邦色李 (M. Copin-Albarcoill) 君亦會引用之。(註 13)

據司鐸卜意 (Brus), 阿爾拉斯 (Arles) 領事會接受「居民對猶太人重利盤剝」之控告，以棄諸羅尼爾江 (Rhone) 相嚇。王亨利聞之，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以命令「逐此賊民於境域之外」。

距此四年，阿爾拉斯猶太人會以布羅溫薩文 (Provence) 致函君士坦丁之猶太人，謂爲遵行皇室命令，不得不變爲耶教徒或遷居別地。彼輩財產教堂以及性命均遭壓迫。寫信於君士坦丁之教徒，爲欲探訪華齊莫伊 律帶輩將來應

持之態度也。「以此——信終云，謹請示知吾輩進行之方
路。」阿爾拉斯猶主教沙木一千四百八十九年 *of Beth* 十
三。

卜意 (*Bouis*) 謂此信係自「布羅溫薩最大教堂史料彙集
中尋出者。

若此函而可信，回函則大異於前。非因其爲西班牙文也，
蓋君士坦丁，塞羅尼加猶太人言語皆用西班牙之文。且
人云此信之尋得在多勒多 (*Oldo*) 教堂文件中。可異者何
？此信之原文也。蓋此信不但勸猶太人觀爲耶穌徒心存真
伊斯律，並勸爲商以「剝削耶徒」，爲醫生爲藥戶以「天其
性命」，爲夫役爲教徒以毀其教堂。簽字之下，綴以「君士
坦丁猶太王」之官銜。然此官銜歷史上絕找不出，以自思
斯家亞 (*Isachian*) 死後，所謂「謫王」「逃王」，即消滅不
彰也。

所當記者，以其爲較真也。即每當一猶太團體，無論精
神上物質上，感覺痛苦，皆求救於較爲強盛，較爲穩健，
有解釋教規博士之另一團體。其目光常注射於東方耶路撒
冷；後君士坦丁亦足得猶太人之信仰焉。

總之，猶太團體有極密之聯絡。終十七世紀，南美巴西
(*Brazil*) 之猶太人來與荷蘭人同住北美紐約國土，極爲土

人所不喜。政治長官且有請再往別處之議。亞摩斯德丹
(*Amsterdam*) 在殖民公司股票豐富之猶太人，遂起而反對
。地方長官因此竟收回成命。

隨水陸交通之發達，猶太團體間之關係，更日趨複雜，
日進親密。

密結社，猶太人初即加入，而漸漬漸染竟造成一暗政
府。此暗政府之行爲，如其密細，竟隱匿至十八世紀，
而人不知之。及霹靂一聲，大法革命，遂與猶太人以長足
之發展。近代猶太一文學家謂「千七百九十年二月二十八
救主攝人權宣言以來」，(註¹⁴)良有以也。

一色列之操縱指使者，於空想家之著作中，祕密行動原
理之間，以及意大利傾君同謀之內，俱可見之；但使猶太
團體精力，慾望，盡會萃於一點之勢力，至今猶未發見。
總之，歐洲今日諸國之進步，可容猶太大組織之施行。

千八百六十年可恩米耶 (*Adolphe Cremieux*) 創一世界猶
太人大聯合。夫可氏，猶太人，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其
言論爲民主急進，升而爲臨時政府之首揆。自彼創世界猶
太人大聯合，而猶太團體間，遂若有官式之銜接。民主思
想保護此種團體，得以立會所於巴黎。恩法艾爾 (*M. Paul*
Raphael) 關於帝國政府「彼又循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蘭

西對猶太問題之態度。至猶太青年爲解放同教之被壓迫者並爲促進其道德所組織之世界大聯合，帝國對之亦甚表同情」，(註15)此猶太青年內，有一舊首揆，一主教，一詩人，大學官吏(Hugene Mannel)，名爲宣傳八十九原則，實則製造後日猶太世界政治之基礎。此世界政治不久亦必與工人國際，財政國際相合。

由上組織發生之危險，或無有認之者矣。自是數載至千八百六十九年，爲「瓦雷港宗教大會」開會之期。真正猶太主義大會名「伊斯拉埃勒宗教大會」者，亦於勒不士華(Teipzig)開會。德意志，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奧大利，小亞細亞之猶太人均有代表到會。主席爲柏林教授拉沙余(Lazarus)。維也納武士若瑟，(Joseph de Wartinthier) 佛瑞克爾特(Francofort) 主教仁然爾(Goiser)副之。會中，正教派，改善派，俱贊成將宗教問題留後討論。首先兩派者，爲大家互相認識，互通聲氣，採取其同法則以期異途同歸。兩派俱欣然贊同下述原理之宣言。是宣言也，不啻將彼之雄心，昭示世界矣。

「本大會認近代原理之發展和實現爲猶太主義猶太人現在和將來之基礎。妥担保並爲猶太主義生存發展和最高擴大要件。」(註16)

自外表觀之，詞句雖近乎含混，然一試細審，則其意見矣。蓋平民思想，實爲十九世紀末期，猶太得入政治機關之道路，並在耶教文明制度失敗之後，提高猶太人之地位。

堅固猶太民族之份子，與彼一不可摧毀之親密，一強而有力之政府，須示彼輩一政治宗教之理想，使彼輩有所遵從，並激之使不避湯火，努力於此理想之實現。

西席主義(Sionismo)適與彼輩神祕觀念，驕傲意氣，控制思想相合。瓦來恩爾豆(Robert Vallery-Radct)，前進謁魯地，親視沙米艾勒(Sir Herbert Samuel)代英治理之狀況。近回來述其感想。有曰：「耶路撒冷(Jerusalem)，西席主義正在醞釀暗中之世界帝國主義。(註17)」一日不實現，一日卽爲暗中之世界帝國主義。此世界帝國主義方能消滅，必耶教民族起而互相聯絡，切實反對，並與之切實開戰而後可。

西席空想，非自晚近始，拉包斯大(Julian Pappost)時，卽已蘊蓄於猶民腦海，聖仁爾歐姆(Saint Jerome)在其著作中，亦嘗及之。但真給與一公式，使猶太全體聲息相關，給與一強有力之政府，給與一將超世界各民族之樂觀者，仍非黑爾(Theodore Herzl)莫屬。

因種種關係，最大者，「清淨主義」與猶太主義之接近，好久以來，英帝國即宣言為伊斯拉埃勒之保護者。在未

能將巴勒斯坦送還猶太前，許彼以烏干達（Uganda）。彼雖不以爲然，無他，聖地在猶太，非在非洲也。

西庸主義·各歐克（M. Fernand Corcos）爲之下定義曰：「目的在恢復巴勒斯坦於其上重建一猶太自主國家之團體也。」（註18）

英吉利未得「代理證券」爲猶太民在耶路撒冷建設一自主政府前，由黑爾組織之西庸主義已早與猶太一真正之政府，換言之一指導並萃集實力之機關矣。

地哀菲（Dreyfus）事件發生後，不但在歐洲已也，即在

美國在南美以及其他，不有一首領，以酌取進行步驟，默示各面電報，決定訴訟手續，賄買內裏助手，採取威嚇手段耶？在今日誰爲此政府之領袖乎？登貴族·歐乞兒特·耶（Rothschild）英外相·巴爾福（Arthur Balfour）曾以英吉利

並同盟國名義，公然以民族自主相許；抑各歐克氏所稱猶太民氣之鼓動者，世界西庸主義組織之主席，黑爾後嗣教

授何姆衛斯門（Chaim Weizmann）君耶？然首領雖不可

知，而政府之存在則可必也。無論一千九百一十八年之停戰條約，無論疏通和約，無論爾魯魯被比法軍隊佔據時期，

（註19）國際聯盟會討論，莫不有猶太政府之勢力夾雜其間。

三

一色列政府，曾經營勞畫規定方策以實現掌握世界羈權否耶？彼之不先示於人，亦猶德意志，大戰以前，不以僭佔土耳其，超過法蘭西左翼兵力示人。但詳考其掠奪歐洲各大國重鎮所用之方法，亦可得若干教訓。即以其世界經濟，金錢威力，及逢迎平民之嗜好，激動虐待宗教之行爲，獲利於戰爭和平和條約之中。分裂同國之人民，刺激階級之奮鬥。而猶太人民因此得漸開政路之門，在所住土地把持行政立法之權。

西庸往聖人·生·指南·一小書，各國均有譯本，大起猶太人之忿恨不快，吾已於伊斯拉埃勒在盎克蘭沙可遜之勢力史（註20）中言之。上書雖不敢擔保來自何方，然應葛汗斯（Bernard Grant）之請，亦於譯文開端作一彼言，現已付諸剗闕。原文根據俄羅斯一千九百一十二年出版者。一千

九百二十年五月十八號英時報謂此書足以擾亂大局。可奇者，即爲猶太之雄心並其謀吞耶教諸邦之真情秘訣和盤托出。大戰七年前，謂俄羅斯將大破壞者，亦指南中之言

人生指南之流佈，猶太人大為恐慌，及觀時報（爲彼所運動，當然無疑。）連出三篇論文，辯證人生指南非猶太人之產物，乃摘自仁禮（Maurice Joly）所作地獄奇談：猶太人又額手相慶。此書目的在反對拿破崙第三，出版於帝國傾倒前數月，經手者，一民黨人也。對此宣傳並於指南內摘錄地獄奇談中文字之感想，吾曾在星期刊（註21）上發表。

此震驚一時之人生指南，淵源奚自，究尙不知。不過內中多秘密幽險之格言，有出於空想派時期者，且有在空想派以前者。集合之工作，顯係出自多人。其地址，姓氏則皆不明。雖然，指南自有指南之興味與勢力，故晨報（Morning Post）主筆答時報有云：「不管人生指南之來源，然其爲破壞大國方法之指南，昔然今亦然也。」（註22）

伊斯拉埃勒之破壞力，極堪恐怖。其野心固無涯，而達密經之註釋家，又百方激起之。茲引拉沙（B. Lazard）之言曰：「勿耕他人田，因不久汝將耕汝田也；勿戀戀於一國，因如此汝將不忠於國家觀念也；勿屈服於某王，因汝只有耶地之王鹽陸（Jehovah）爲汝之主也；勿敢處於別民族，蓋汝或將不能目觀耶地之復形燦爛也。豈善保出自

家庭之狀況，轉瞬間即將見汝先祖之山川矣，此山川將爲世界之中心，將爲汝征服之世界之中心。」（註23）

達密經之允許，自猶太人視之，一部分似已成就。蓋因巴勒斯坦之代理證書，猶太人已成爲耶路撒冷之主人矣；不過不完全。完全征服世界，此猶太人領袖汲汲以求者也。

征服世界，爲二十世紀之英人德人所未成功。夫英人，固海上王，兼有世界最富最庶之殖民地者也。德人乃歐戰之雄者，商務與英人抗衡。爲英德之所不能爲，猶太人之自覺，必不可一世矣。猶太無海軍，亦無陸軍。佔有土地，僅猶太之一方；而此佔據之期，亦屬極暫。其子孫之居於是者，回人，阿拉伯人中一小部分耳。回人，阿拉伯人，彼之所欲逐者也。今則常爲所辱。

雖然，猶太人固有世界財政，流通貨幣之大部俱在其手中，鋼鐵礦業，煤油托拉斯，宏大之報館，彙集報告之所，俱爲其所監視。任何國家，任何政府，無不有其同黨，有其聯絡。謂余不信，試於研究期內，周遊猶太勢力已經妥固並在發展之國家，則疑雲解矣。

猶太勢力爲國際的，蓋任何國家俱有彼之代表，彼之生徒，彼之助手；亦國家的，蓋猶太團體是一種族，一民

族，應從同一之宗教政治律令。並吸收同一之神秘思想也。

彼之國際勢力，存於大銀行。大銀行指揮各國政府，一有借款，概經彼爲主持。此勢力，初視之，若爲大逆不道，但革命黨，共產黨亦不能逃；實際，彼輩組織之線索，皆握之大銀行手中。（註24）

但有一事，頗費索解者，卽爲何大資家亦鼓勵主張將一切生產工具歸之公家，行蘇維埃妖魔政治並無階級專政之黨徒是也。實際若此，吾人之可言者，卽猶太人之道路，常屈曲不直，滿帶神秘之色彩而已。

國際財政，亦猶之國際極端社會主義，目的無不爲猶太人之利益，猶太人之野心，及猶太人之帝國思想。

觀由少數猶太革命黨人俄羅斯之頹傾，爲本地少數居民訂立不規則的和平條約，太上政府國際聯盟會之設立，以佔領魯爾爲詞的大德意運動，謂猶太有統御世界之計畫，豈尙得謂近於兒戲乎？

新世界雜誌上有一篇名：西榮主義之急進。（註25）作者樂特（Loi）參議員孟席（Mozio）欣然罪我同樓君奈（Robert Launay）（26）復興反對西庸主義之文學。

陳述猶太人之方針，指示同胞將來本國以及耶教文明之

大患，卽可謂之反對西庸主義之作品乎？

此作品更無所謂文學

一千八百八十年笛呂猛（Edouard Drumont）大喊猶禍之將至。夫笛呂猛非政客，非廣告家，乃一博學家，一文學家也。當其從事自由之考證及輔助余新（Octave Uauve）書目雜誌之撰述，吾卽與之熟。研究巴黎猶太人之結果，彼卽著猶太人的法蘭西以問世。同時彼並以社會歷史學家自命。按諸學問，彼實有命名社會歷史學家之權。但反對之者，竟風起雲湧。無他，因書內多被嘲笑之人，兼恨時見之不確，時有與人以廣告之性質也。第一冊以及其餘，帶些文學色彩固然，然彼欣喜忽略處之反對，論辯處之刺激，再過數年，對其工作探討之結果，必有較公正之評判，對其觀察風俗之研究，必能見其精確，對其先見之明，必能恭然欽佩也。

晚年，見其心力，才力，工作所得之微，失意亦復痛恨。彼之聲名，固甚大也，彼之著作，亦再版者數，彼之報張，名自由談者，亦有暢銷之時，但終無力維持。阿爾及利亞（Algerie）之選民，送之赴卜爾龐皇宮（Palais-Bourbon），人且以有名之位置界之。總之，巴黎雖有若干團體，若干巨室，對大銀行家，實行閉門不納，而猶太在國務

院政治上交易所之勢力，雄厚與活動，固猶無減於昔也。

笛呂猛無組織才，但欲收攬同志，以把持選舉，成立一

「法蘭西反對猶太聯合會」。自爲會長，以民黨熱心份子

，新聞界健將比耶 (J. Cornade Biez) 爲總代表。然歸者不

多，競猶寥寥。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聯合會未有候補人，

猶太的法蘭西之作者，念及卜郎仁 (Bonlan Engle) 運動並

此勇將民心散去之速，及聞拿及 (Alfred Naquet) 被選爲

「卜郎仁議會」副會長，關於卜郎仁之妄念亦不消而自消矣

。笛呂猛代表伊會，草一宣言，以告一千八百八十九年九

月一號之選民。伊會與我一函，求將此宣言在我所創之七

日報上發表政見。吾輩不絕對相同，解決猶太問題亦小有

差異。但憎惡魯亨利第四魯意十四之政府，置諸此等狡

黠之徒，陰險之輩，以及該豆(猶太城)之逃出者手中，則

彼此相通者也。

宣言趣味有，但篇幅過長。對於政治政策，政府原理上

，絕未提及，僅於煞尾勸選民選舉法蘭西之好法蘭西人。

有幾段，作者頗費苦心，取倒卜郎仁拿及之陰謀後，言

曰：

人物，以保護猶太之利益；爲其前後一貫不變之主張

，亦今日人人所深知。爲免歐乞爾特於難，一猶太人

常揆一名，以仍任一事，子細督監親王會議以及民主

議會。無論何人，即卜郎仁亦然，吾輩不願其若此，

不願與此等侮辱卜郎仁之人相結合，蓋卜郎仁之得爲

陸軍總長，彼輩之力也。狐慄狐狸，不知此自辱也。

卜郎仁若是。與卜郎仁同者，現代亦不寥寥。伊道德

不修，繼而流爲「猶化」，再繼而流入於供給資財以備

私欲者之手中，固無可奇也。

我們惟一使命，在認定今日無復空想之可能，並

將成功之意義，昭示有衆，此成功固非今日我們之所

欲也。

假定卜郎仁大將成功，毫無變更，不過一千八百

四十八年蒲魯東「法蘭西變爲猶太」之言，再駁一次

而已。吾輩受治於一猶太獨眼龍久矣！吾輩又將受治

於駝背翁乎？此駝背翁之所爲，必不稍異於獨眼龍。

蓋彼此均以補助猶太人，剝削法蘭西人爲原則也。吾

輩竭力奮鬥者非他，即此一羣大同份子施壓迫於我們

耳。(註 27)

此固無足驚吾人矣。即如每一黨派，皆有其委任

笛呂猛亦自知此呼籲，不能有若何之反響。蓋猶太之爲禍，尙不甚烈，而人亦不甚注意也。但伊具揭穿黑幕，預知將來之天才。遂揚言於衆曰：「惟快倒之事變，似近之。大患，將有之。海慈尼使汝通光明之路。」(註28)

事變大患，已接踵至矣。而優秀之治者，亦有所得否耶？

今日之危險，較往日更形嚴重。猶太勢力，將其國旗樹立山巔者，於今已三十年，從未努力上進。法蘭西或非最受侵佔，最受奴隸之國乎？

當其發表一反西榮主義者之遺囑之時，笛呂猛即預備猶太的歐羅巴，至今未見出版。所搜之證據如何，由各方面，必皆已失矣。大戰前後，更發現許多猶太主義侵略活動之證據。我不敢謂要做一完全而確定的作品，因事實上，徵集若干憑證，從事科學的探求，殊不易也，所願者，將在歐洲並美國之猶太意向竭力與讀者以明瞭精確之印象而已。

【註】民族報 Nationalistul，羅馬尼亞 Romania 愛爾蘭體之機關報也。最近發表新歐羅巴洲各國之人口統計，定在瑞典，挪威，每七千五百本國人，有一猶太人；在西班牙，本國人數爲六千二百

；在英八百；在法四百五十；在比利時，四百二十；在塞爾維亞，一百二十；在意大利，八十；在布加利亞七十八；在俄羅斯，七十六；在德意志，六十三；在奧地利亞，二十三；在土耳其，二十一；在匈牙利，十六。比例上，猶太人數最大之國有二：曰波蘭，曰羅馬尼亞，在波蘭本國人十三，即有猶太一人。在羅馬尼亞，本國人數，更降而爲七。

(2) 見巴黎 Cre. 出版猶太文集 (Anthologie Juive)

第二卷，二百一十九頁。(一九三三年)

(3) 見一九二二年巴黎 Plon 出版猶太問題 (Le probleme Juif) 六十五頁。

(4) 見一八九四年，巴黎 L. Chailley 出版，反閃米

特主義 (L' Antisemitisme) 三頁

(5) 見拉沙 (Bernard Lazare) 所著反閃米特主義

(L' Antisemitisme) 第九頁。

(6) 見反對閃米特主義二十頁(2) 見一九二二年巴黎

Bloch 出版福地 (La Promesse accomplie)

(7) 一九二二年七月份 L'Evolution.

(8) 見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號之猶太報

(9) 見高版阿邦色李 (Gopin-Albanouli) 著猶太合

圖耶教國論 (La Conjuraction Juive contre le mond. chrétien) 三三七一—三三八頁。

(10) 見教士賈包底 (Charaury) 著猶太吾人之主

(11) 見教士沙包笛著猶太，吾人之主

(12) 見宗教之刻薄與政治 (L' Indifference religieuse et la Politique) 是雷可雷渴 (Bouche Leclercq) 著巴黎一九一一年出版

(13) 見猶太之協作 (La Conjuraction Juive) 三百六十頁及以下

(14) 見伊斯拉埃勒史料 (Archives israelites) 第八卷八頁。(一八四七年出。)

(15) 見反閃米特主義 (Antisemitisme et Pangermanisme) 五二頁，阿爾康 (Alean) 著，一九一六年，巴黎出版。

(16) 見目下問題 (Le Probleme de l'heure presente) 第一卷六一—八頁，泰來俗 (Henri Dolasus) 著，巴黎 Doselee et de Brouwer 出版。

(17) 見七日刊 (Revue hebdomadaire) 第二十頁。

(一九二三年七月七日出)

(18) 見舉地上之伊斯拉埃勒 (Israel sur la Terre biblique) 第十頁

(19) 「西庸大會」每年一次。前一次於一九二三年八月在加爾巴特 (Carlsbad) 開。各團體因而可以互換意見，組織宣傳，在必要時接受訓話或命令。

(20) 見八三至一〇四頁巴黎 (Bernard Grasset) 出版

(21)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出版。

(22)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七出版。

(23) 見反閃米特主義 (D' Antisemitisme) 八十九頁。

(24) 若萊 (Jarris) 創人道 (L' Humanité) 社會報，有十二個資本家幫助。

(25)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號出。

(26) 係猶太人物記者一九二三年新國民書局出版。

(27) 見星期六雜誌 (Samedi-Revue) 一五二頁，一八九九年九月七日出。

(28) 見同上雜誌一五三頁。



社會問題研究

文化問題

仲文

序言——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

要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須先理解資本主義以前的文化。

先由經濟的方面觀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其特色在於生產力極低劣。因為當時沒有機器，又沒有工廠，生產方法專依靠於手工。基爾特的主人 (Guild master) 獨占一切商工業，在自己的住宅，生產貨物。貨物生產了之後，亦在自己的住宅開店販賣。基爾特又設種種章程，以規定貨物的品質和價格，職工徒弟的人數和年限，這些傭人的工資，新加入於基爾特的人的資格等。其實，乃不許人們新加入於基爾特，又不許人們在基爾特之外經營一切商

工業，何況基爾特內部，又有上述的種種規約，所以製造草帽的人不能製造絹帽，製造麵包的人不能製造餅干，內外二部都極端壓迫生產力，使其無發展的餘地。

次由政治的方面觀之，在政治的方面亦有同樣的限制和壓迫。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歐洲的政治可稱為民衆政治者完全沒有，英國政治雖近似於民衆政治，但能由下院而有參政權者，不過大地主，而下院可決的法律，又每為貴族所組織的上院阻止其實施。至於國家的要職，則完全給貴族所獨占，法國的 *Ests généraux*，西班牙的 *Cortes*，不過有名無實之物。其他各國則完全採用寡頭政治。特權階級的權力幾無制限，人民沒有絲毫權利。當時歐洲雖然名君輩出，但其政治的本質仍是專制政治。人民的生命多為貴族所殺戮，而人民的財產亦每為貴族所剝奪，莫如之

何。

社會階級的構成，更有同樣的壓迫。歐洲在中世時代，只有武士、僧侶、和農民三個階級，到了十八世紀，除新興了商工階級之外，其他大約沒有變化。各個階級都要世襲其「身分職業」。沒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社會自然不能進步。

今再觀察精神生活如何，第一要當注意者則為信教不能自由。各國的僧侶無不與支配階級相結託，而有極大的特權。教會的勢力乃加在政治、宗教、教育各方面。有這樣特權的教會，在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奧太利、伊太利則為加特力教會；在斯干的那維亞及北部德意志則為路德派教會，在英國則為安克利坎教會，在蘇格蘭則為普勒斯比忒利安。這些教會無不排斥異教，而各國都用嚴刑峻法以取締破壞信教統一的人們。例如法國，於一七二四年，用法令規定：凡以信奉加特力教以外的宗教而作集會者，除沒收參加者的財產之外，對於男又處以流刑，對於女則處以終身禁錮，至于召集開會的僧侶則處死刑。

學術的研究，須受教育的支配，凡學問有反於教會的信條者一律禁止。學者因犯教會的忌諱而受迫害者，為數不少。因此，在十八世紀以前，學問的進步，極其緩慢，遠

不及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然科學進步之速。

教育由教會包辦。教授法與科目都是中世的，以聖經與拉丁語為科目的主體，至於推理的學問和實用的學問，完全棄而不顧。

其他方面的文化，亦缺乏自由的空氣，即不同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都受盡拘束和障礙，而妨害其進步。非除去這個障礙，社會一定停頓，而人類亦歸于古代的野蠻狀態。

(一) 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

資本主義之歷史的使命，在於一掃社會各方面的拘束和障礙。從而資本主義文化的特色，為自由主義 (liberalism)。

(A) 經濟的自由主義

在經濟生活，掃蕩中世的障礙者，乃為由蒸汽機關的發明而發生的產業革命。

產業革命把手工業變更為機器工業，把家內工業變更為工廠工業，把小量生產變更為大量生產。一言以蔽之，生產力因機器的使用，遂飛躍的發展起來，這個現象實可使從來的經濟關係不能再維持。機器及工場的所有主，即

近世資本家，把小規模的手工業者，驅逐出產業界之外，而粉碎了基爾特及一切產業的拘束。同時又因為大量生產和交通機關的發達，而變更了交換形態，由是大規模的近代商業遂見發生，從而商品的市場亦成爲世界的。

在舊經濟關係崩壞了之後，新發生的則爲經濟的自由主義。經濟的自由主義，以干涉個人企業家爲有害於產業，而排斥之，各個人有用最便宜的價格購買必需品，并用最昂貴的價格販賣必要品的權利。這些權利和慾望，乃由自由競爭，受供需法則的支配，而得調整。這是自由主義運動的實際家 Cobden 所提倡，又由亞當斯密與以理論的體系。

然則經濟的自由主義，對於產業又有如何作用呢？社會主義經濟學者 Pavlovitch 說：

「在以前，資本主義的基礎是自由競爭。當時有無數的工廠——製糖工廠、皮革工廠、紡績工廠、製鐵工廠等，牠們皆互相競爭，各工廠主要奪取市場，要奪取買主，不能不與他工廠主競爭，這個自由競爭，都是工業的進步、製造品的改良、價格的便宜的條件之一。例如製造鐘錶的人，彼此之間，不能不互相競爭。他們在國內國外的市場，要打敗競爭者，必須應用新式的機器

，而購買新發明的器具和最良的材料。因此，這使最良的貨物，能夠用最廉的價格，出現於市場之上。這個自由競爭雖可使商品的價格下落，而改良其品質，但必以技術的進步、新機器和新發明的應用，爲前提。

「自由競爭的時代，是技術不斷的進步的時代。各國都製造了更良的機器，更良的農具，更良的，更堅固的，更有速力的 更便宜的機關。這個競爭不但擴張到國內的全部市場，且又發現於與外國商店鬥爭的場合。」

經濟的自由主義之歷史的使命，觀此數語，大約可以明白了。中世的生產方法因機器的發明而廢止，代此而興者，則爲自由主義的原理，自由主義能夠刺戟社會的生產，增加社會之物質的富，這是任何一人都不能懷疑的。

(B) 政治的自由主義

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最初先表現爲反對專制政治的運動，一方引起了活潑的理論的主張，他方引起了猛烈的實際運動。

在封建政治與專政王政之下，人民沒有絲毫的權利。人民的權利須用法律明白規定，這個法律須由民選的代表制定，執行法律的人亦當服從法律，在法律之前一切人民都是平等……這些一切乃是政治的自由主義運動之第一步

盧梭在民約論中，極力主張：政治的原則不在於弱肉強食，而在於社會契約。契約非制限自由，乃保障自由，自由不與平等矛盾，「反而乃用精神的合法的平等，以代替自然給與人類的肉體的不平等。各人的體力和知力，固然有不平等，但契約和權利，則使之平等。」

所謂人民是主權者，所謂人民的權利（即主權）為天賦的權利，不得讓給別人，所謂立法者當由人民選舉，所謂法律是一般意志的表現；行政官不過是一般意志的執行者；反抗一般意志就是反抗自己，必須處以刑罰……這些一切主張都是其理論的背景，終而爆發為法國的大革命。我們若看一七八九年的宣言，便可知道。

宣言第一條說：「人類之於權利，生於自由平等，且生存於自由平等，社會的不平等，除為公共利益之外，不得設置。」第二條說：「一切政治的結合的目的，皆在保全天賦之非時効的人權。這種人權就是自由、財產、安甯、和反抗壓制的權利。」第三條說：「一切主權的淵源，都在國民；無論如何團體，如何個人，除明文所載，出自國民之權力外，不得行使。」第五條說：「法律為共同意思的表現，一切公民，有本身或用代表，參與法律制定的權利。」第十七條說：「要保障人權及公民權利，應該有公力。公

力是為一切人民的利益而存在，不是為受這種權力的委託的人的特殊利益而存在。」這都可證明當時實際運動乃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相一致。

第一期的自由主義政治運動，若可視為打倒專制政府而獲得人民政治或憲政政治者，則第二期的運動，在英國乃開始於 Chartist 運動，在歐洲大陸則以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為一轉機，而開始為普通選舉運動。憲法雖已公布，議會雖已召集，若使議會只代表少數的國民，則自由主義的原則尚不能稱為完成。因此，歐美各國十九世紀後半的歷史，可稱為選舉權擴張的歷史。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很多的國家都實施了普通選舉，至大戰後，有些國家尙承認婦女有參政權。

(C) 人口的增加、都市的膨脹

資本主義既然增加了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把人民解放於封建的束縛之外，所以人類到了資本主義時代，可在各種方面，作空前的活動，這個事實若看各國人口的急速增加，便可知道。

歐洲全部人口，在一八〇〇年為一億五千萬，到了一九〇〇年則增加為三億三千萬。若細別之，則法國在拿破侖時代為二千七百萬，到了一九〇六年為三千九百萬。英國

在一八〇一年爲一千六百萬，到了一九一一年爲四千五百萬。若再觀察其人口的密度，則在一八〇〇年。每一平方哩的人口，在法國爲一百三十三人，在德國爲一百十三人，然到了一九〇八年，在法國則爲一百八十九人，在德國則爲三百三人。即德法二國於過去一世紀間，人口竟增加了三倍。

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量生產，又由農村吸收了多數勞動者於都市，使都市異常發展。一八〇一年的英格蘭及衛爾斯，人口五千以上的都市僅有一〇六，人口二萬以上的都市，僅有一五，到了一八九一年，人口五千以上的都市有六二二，人口二萬以上的都市有一〇六。又者在同國，於一八〇一年，人口二萬以上的都市的人口總數，不過占國內人口總數之一七%，到了一九〇一年則占五三·五%，今日英國全部人口之八〇%，乃居住於人口一萬以上的都市之內。

次再觀察在過去一世紀中，歐洲三大都市的人口增加率如次：

倫敦	一六四·六五(一八二二年)	七二五·九六(一九二二年)
巴黎	五七·七〇(一八〇二年)	二·七三·七三(一九二二年)
柏林	二〇·二六(一八二九年)	二·〇〇·三三(一九二五年)

由此觀之，可知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人口的增加，乃空古所未見，而其增加率，都市又大於都市，大都市又大於小都市。這個現象即指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一方農村衰微，他方都市繁榮。

(D) 精神生活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不是社會一部分的原理，乃是浸透於近代人類社會一切部分的原理，即不問有形物或無形物，凡使社會不能進步的一切拘束，都破壞之。

有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候，教會的權力（這個權力與舊支配階級乃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亦大見制限。甚者且廢止了。有產者政府剝奪了從來握在教會手中的特權，宗教視爲各人的私事。這便是所謂「政權分離」。同時又打破從來迫害異教的制度，任何市民，都可公然信仰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換句話說，人民有信教的自由。

其次爲思想的自由，思想實如和布豪斯所說(L. J. Ho. Bhause, Liberalism)，是社會的產物，所以如果不能向他人發表，與他人交換者，不能稱爲思想的自由。因此，思想的自由。又具體化爲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任何一國，人民若支配於專制政府之下，一定出來要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任何一國，有產階級無不爲獲得這些自

由而作戰。

教育亦採用自由主義的原理。第一則把指導教育的責任，由教會而移於國家；第二則科目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與實際生活有密切關係的學問，以代替中世時代的空泛學問；第三則打破中世時代教育的形式主義，先則盧梭提倡自由教育，次則 John Heinrich Pestalozzi, E. W. A. Froebel 等提倡個性教育，終則 Iohan Friedrich Herbart 又加以修正，而成爲近代的教育學之基礎。

教育的國民化，又普及於全國各地。出版的自由、印刷術的發達、而又加以新聞的勃興、那末知識自然普及於國民之間了，其結果，則在人類史之上，現出學術興的黃金時代，而爲前古所未有。在其間，猛烈勃興者，則爲自然科學，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實用方面，各種的發明都接踵而生，使人類的生活和世界觀，完全一變。

A. R. Wallace 在其所著 *The Wonderful Century* 之中，曾比較自然科學在十九世紀的發見，及在十九世紀以前的發見，如次：

- 十九世紀
- 一 鐵路
- 二 汽船

- 十九世紀以前
- 一 航海用羅盤針
- 二 蒸汽機關

- 三 電報
- 四 電話
- 五 摩擦火柴
- 六 瓦斯燈
- 七 電燈
- 八 照相
- 九 速記術
- 一〇 電力的輸送
- 一一 「棧特亨」線
- 一二 「斯皮克特爾」分析
- 一三 癩疥劑
- 一四 防腐劑
- 一五 勢力不滅法則
- 一六 氣體分子論
- 一七 光速度之直接測定及地球迴轉之實驗的證明
- 一八 塵埃効用的發見
- 一九 電氣學的進步
- 二〇 化學的定比例反信比例之發見
- 二一 關於隕星及彗星的理論

- 三 望遠鏡
- 四 氣壓計及寒暑計
- 五 印刷
- 六 亞拉伯數字
- 七 Alphabet 文字
- 八 近代化學
- 九 電氣學
- 一〇 萬有引力說
- 一一 刻卜勒法則
- 一二 微分學
- 一三 血液順環的證明
- 一四 光有一定速度的證明
- 一五 殺何學

二二 冰河期的證明

二三 古人類學

二四 生物進化論

二五 胎生學

二六 細菌病理學及白血球之理論

此後，自然科學的進步，愈益顯著。

(二) 資本主義文化的暗黑面

以上乃由光明的方面，觀察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化。資本主義一掃社會的障害，使社會有自由新鮮的空氣，而現出史上空前未有的黃金時代者，吾人固承認之。不過所承認的，只限於資本主義是社會進化的一階段，必須通過；而代替封建社會的，又必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但是一切制度最初雖能祐福人類，其後又復妨害人類者，乃歷史上的真理。任何社會制度都不是絕對的善，社會的進化可類倒價值。從前可使文化進步的，到了完成其歷史的使命之後，又常妨害文化的進步。我現在試述促進資本主義社會進步的自由主義，到了最後，如何又陷入窮途。

(A) 經濟的自由主義之窮途

自由主義先在經濟的方面，發生破綻，而陷入窮途之中

。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所言，社會的經濟關係，若任其自然，必可調整。例如某商品的價格若失之過高，則資本家必競爭生產這個商品，從而其價格遂見下落。就是因為各競爭者都競爭自己的利益，終則在社會上、乃生出公正的結果。但是自由競爭除了這樣的調整作用之外，又可發生生產過剩的現象，例如社會若需要噸數過多，企業家可得到巨利，則必有很多的企業家競爭製造噸數，由是噸數價格遂見下落，終而落到生產價格之下。這便是經濟的恐慌。生產過剩及其結果的經濟恐慌，在社會尚以自由競爭為其產業的指導原理的時候，乃為必不可避的現象。每次恐慌又必引起產業的縮小，職工的解雇，資本家的倒閉等各種現象。

產業的自由競爭，便是產業的無統制。而其結果則可使自由競爭的生產方法須用巨大的經費，而成為最不經濟的生產方法。原來社會對於某一類的商品應該需要若干，縱會能夠預先測定，但要應付這個需要，不免有猛烈的競爭。各競爭者無不想多應付些許的需要，而生產較多的貨物，由是販賣的時候，遂用巨大的經費於廣告和宣傳。因此，在自由競爭之下，貨物不能便宜。

(B) 無產階級的發生

資本主義打碎了從來的階級組織，使一切人民有平等的機會。但是平等的機會，才見開放，而自由樹的果實，已為少數人所獨占了。一般大衆變成無產階級，失去其從來獨立的地位，除賣其勞動力於少數資本家之外，沒有生活的方法。這些無產階級，得了極便宜的工資，在極污穢的工廠之中，作長時間的勞動，其狀態與奴隸無異。

嘿茲會說明這個事情如左：

「人們多以為得了自由，一定還可獲得幸福與繁榮。產業最解放的英國，果然是最富裕。英國的資本家比別國的資本家都富，英國的工廠商船比別國的工廠商船都多。自由的果實很像古代寓言中的黃金的林檎。但是自由之樹，不但生了黃金的果實，且又生了苦澀的果實——勞動者。初期的工廠，極其粗陋，通光和採光都不完備。在這樣陰鬱的建築物之中，英國的自由人，乃受「契約自由」的特權的眷顧，在此享樂。鑛山之內，無論男工、無論女工、無論童工、都要工作，這些女工則當爬行於隧道之內，挽炭車而搬煤炭，十九世紀之初，英國解放黑奴，不許英國殖民地的奴主，使成人奴隸每日作八小時以上的工作，少年奴隸每日作六小時以上的工作。但是白人的市民，乃不能受到這種保護。法律對於貧

人的子弟，會規定可使其服務於強制勞動，有了這個法律，遂致成千成萬的五六歲小孩，離其父母而販賣於各工廠。他們在工廠是沒有工資的，只換得最下等的食物充飢，若使小孩不肯勞動，則鎖其雙足，懸於機器，至夜，又囚於小屋之中。他們的勞動時間，早上由五時或六時始，晚間至九時或十時息。J. Carlton Haye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P.

25—6)

資本主義來希望實現萬人自由平等的社會。然其結果不但不能實現，而且財富仍集中於少數人之手。至於大多數的民衆，其境遇乃比較古代的奴隸，更見悲慘，所以自由主義可說是已完成其當初的使命，現在則妨害社會的進步了。

(C) 失業者——產業的預備軍

資本主義組織，一面破壞了多數民衆的生產機關，使他們變成貧窮，而淪落為無產階級，同時又發生了一大堆的失業者。失業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不但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是最必要的產業預備軍。何以呢？資本主義社會，因為生產的無統制，遂使市況一盛一衰。需要增加，則當下動員令於農民都市的子弟，而吸收於工廠；需要減少，則

生產過剩，又當吐出前所吸收的職工於工廠之外，使他們充斥於勞動市場，以待好市況時的再吸收。這種現象，由資本主義社會觀之，乃是絕對必要的。

由新發明，資本的集中，大規模工廠的設立，遂使生產力不斷的發展起來，這個生產力的發展，乃與職工的增加不相稱。大規模的生產方法，不能增加職工，反而增加生產力。其結果，則失業者除了市況的盛衰的支配之外，且又永久的增加起來。凡固執自由主義的原理者，必以此為無可如何的問題。其實，資本家亦假藉「產業的自由」，而反對政府的一切干涉。

(D) 政治的自由主義的絕路

資本主義社會，一面以自由主義為其理論的基礎，同時自由主義又與國家主義同其意義。何以呢？初期資本主義的「自由」，乃指由法律而使權利平等，換句話說，即指由國家而使權利平等。因此，資本主義一面是自由主義，同時又是國家主義。任何一國，當資本主義才產生的時候，無不統一國家，而形成為近代的國家，便是明證。

但是資本主義兩方面的「自由」和「國家」，在推翻封建社會之時，雖然密切結合，而無矛盾。然推翻了之後，乃暴露出矛盾的現象。

第一，打破封建時代割據的局面，現在又欲突破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境了。這是因為生產力和交通機關的發達，而使市場成為世界化的緣故。於是從前保障進步的國家，乃漸次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勢力，對於要突破國境的力，竟然嚴築防堤，以妨害之了。關稅、軍備、排外的國家主義，便是其結果。

第二，如前所述，自由之樹，對於資本家，雖給與以黃金的林檎，而對於大多數的民衆，則惟結了苦澀的果實。在國內既然發生了利害不同的二個階級，則保障「自由」的國家，絕對不能同時包容利害相反的兩階級，於是國家遂變成代表支配階級即有產階級的利益的權力了。國家之階級的性質，由此愈見明白。

財產私有的自由，不過使少數資本家的財產能夠安全；選舉權的擴張，不過使有產者的代表，假國民代表的名稱，而送於立法院之內。這樣一來，在有產階級則以保守既存的國家秩序為「自由」，在無產階級則非變更固定的社會秩序者，不能得到「自由」，終則用自由的名稱而成立的國家，乃變成自由的壓迫者了。國民的自由，到處均受國家的壓迫，國家愈益反動，把宗教、教育及其他一切社會機關。都用為壓迫國民的工具，廢棄了保障自由的法律，而

制定抑制自由的法律。常備軍膨脹到國防所必要的限度之上，警察亦擴張到維持治安所必要的程度之上。這樣，資本主義社會愈成熟，雖然普及了形式的民主主義。但國家乃愈發揮反動勢力的特色。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二大原理，乃愈益自相矛盾了。

(E) 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

恩格爾曾用簡潔之筆，描寫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如左，他說：

「犯罪年年增加。從前盛行於白晝的封建的罪惡，現在雖然不能一掃而盡，但已驅除於後方。反之，從前行於秘密之中的罪惡，現在則公然行之而不再怕了。高賈愈成爲詐欺之術，法國革命的標語「博愛」，在競爭的戰場，竟表現爲奸謀與嫉妬。暴力的壓迫雖然消滅，但買收的壓迫竟代之而興。社會的勢力，從前是劍，現在則爲黃金。初夜權（中世的領主，於農奴結婚之時，第一夜可與新娘同睡，這叫做初夜權）由封建的領主而移於有產階級的工業家。賈淫極其隆盛，幾是前代所未聞。結婚雖須得法律的承認，但無異於秘密的賈淫。姦通之數，則更增加不已。（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要之，由封建社會變更爲資本主義社會的時候，道德觀

念亦復一變。封建時代的罪惡雖然減少，但封建時代的遺德亦復消滅。民衆淪落爲無產階級，同時家族制度的基礎大見動搖，而家長的權威亦至薄弱。其中，如日本者，雖用法律維持家長的權威，但其法律不能不傾向於反動的。其實，無產階級的家庭，在經濟上，已使封建時代的家族制度失去存在的理由。家內工業既然變成工廠工業，則家族已非獨立的經濟單位，而家長亦喪失維持一家經濟的力量。在這種現象之下，家族制度何能不崩壞，夫婦父子間的道徳，何能不變更。

以封建領主爲對象的「忠義」(loyalty)之觀念，於封建制度崩壞之時，亦歸消滅，一方變爲愛國心(Patriotism)，他方變爲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雇傭關係。忠義變爲愛國，乃因爲地域經濟(Territorial economy)變爲國民經濟(national economy)，即因爲共同生活單位的擴大，不得不然的。至於主從關係變爲雇傭關係，乃因爲一切社會生活都採現金主義的緣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一切都可換算爲貨幣價值，即一切都可化爲商品。一國的政治，乃爲金錢之力所左右，同樣，言論、學問、良心、信仰、貞操，亦可用貨幣以交易之。

財富愈增加，社會上一部分的人，愈益奢侈，由是一切

不生產的、破壞風俗的施設和職業，乃增加起來了。

(三) 帝國主義的文化

自由主義，在各方面既然陷入絕路，由是遂不能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指導原理，代此而興者，則為帝國主義。

(A)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

Parlovich 在其所著帝國主義之經濟的基礎中，有下列的文句。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根本性質的發展，又是其直接承繼者，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極高階段的時候，才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在這個時候，資本主義的根本的特性，完全變化於正反對的方面，而形成為由資本主義，向其更高的社會的經濟組織而前進的過渡狀態。在這個過程，根本的經濟要素乃用資本主義的獨占以代替自由競爭。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及一般商品生產之根本的特性。獨占則為自由競爭的正反對。但現在則自由競爭已漸次變為獨占了。這樣，大規模生產壓倒了小規模生產，更大工業代替了大工業，生產愈集積，由此遂發生了獨占——即略特兒、新迪克、託拉斯，把無數銀行的資本合併於獨占事業，而獲得了極大的利益。」

甚麼叫做獨占？簡單說，便是自由競爭的消滅。有了自由競爭，物價可以減低，品質可以良善，機器可以改良，然此對於資本家是沒有利益的。因此，資本家乃組織了聯合，互相協定，以制限貨物的生產額，物價的價格為目的。若使外部有關這個資本家聯合——託拉斯或新迪克——挑戰者，則全部把價格降低至生產價格之下，用全力擊破敵人，驅逐該競爭者於產業界之外。

所以自由競爭的時代，是技術不斷進步的時代，是生產力不斷發達的時代，反之，獨占的時代，則可阻害生產力的發達，而停止技術的進步。這是資本主義已完成其歷史的使命，而阻害社會進化的時代。即所謂「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帝國主義之經濟的意義，若由其對外觀之，更可明白，在資本主義的初期，資本主義國因為要求市場，乃向地球各地，謀獲得殖民地。到了世界大戰以前，地球上已經沒有再可獲得的市場了。現在試把一九一四年六大強國的殖民地的面積和人口，與其本國的面積和人口，比較如次，(地域單位：百萬平方英里，人口單位：百萬)

殖民地面積 殖民地人口 本國面積 本國人口

英國 三三·五 三九三·五 〇·三 四六·五

俄國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六·五
法國	一〇·六	五五·五	〇·五	三九·五
德國	二·九	一二·三	〇·五	六四·九
日本	〇·三	一九·二	〇·四	五三·〇
美國	〇·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世界市場已盡爲人分割，則各國自然不能再在世界市場，繼續其自由競爭了。他們此後要想獲得新市場，必須奪取他國所已占領的市場。於是，在國外，亦與在國內同樣，世界大工業家之間，成立了獨占的協定，終則自由主義前是「資本主義之根本的特性」，使資本主義對於文化的進步，有所貢獻者，現在則不論在國內或國外，都已死滅了。資本主義國競爭進入於帝國主義的階段，在經濟上則有國際的託拉斯、新迪克；在政治上則有列強之間的同盟及協商。

(B) 軍備擴張——世界戰爭

帝國主義打破了小資本家之間的自由競爭；巨大的獨占資本家的力量，亦徹底破滅了國內的競爭者。然在國外，則因爲不能用普通手段奪取市場，由是第一途用上述的種種協定，第二又採用攻擊的手段。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則爲大規模的 Dumping，大戰之前，德國對於南斐及中國，

常採用這個戰法。由是國家一面遂高築保護政策的城壘，同時在他面愈益擴張軍備，把巨大的獨占資本武裝起來。弄到結果則國民常受軍費負擔的壓迫。現在試把一九〇八年六大強國的軍事費與全部經費之百分比，列表如次。

英國	四八·六%
法國	三七·〇%
俄國	三五·六%
日本	二五·一%
德國	二八·三%
美國	五六·九%

軍備競爭的結果，自然非引起戰爭不可。無限伸張的生產力，無限要吸收利潤的獨占資本，既然互相對立，而又加以大規模的軍備，則其必然的結果，自然非戰爭不可了。不過這個時代的戰爭，其性質乃與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的戰爭不同。資本主義初期的戰爭，乃是被征服國家欲獨立於專制國家之外而作戰爭，即要求國民統一而作戰爭。反之，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則爲掠奪戰爭，即非爲解放而戰爭，乃爲征服而戰爭，非爲自由而戰爭，乃爲支配而戰爭。Nikolai Lenin 曾說明初期資本主義的戰爭之歷史的性質如次：

「法國革命對於人類可劃一新時代。自法國革命而至於巴黎公會為止（一七八九——一八七一年），有產階級之進步的國民解放戰爭，乃欲撤廢封建的專制的及外國的拘束，而成為特殊的戰爭形式。這是進步的戰爭。一切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對於要廢除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及國民的壓制的人們（即有產階級），無不給與以同情而幫助之。在法國革命戰爭之中，法國人雖然有掠奪或占領外國之事，但此次戰爭能夠震動歐洲的封建主義和專制主義之基礎者，其歷史的意義實不因是而變更。在普法戰爭，德國雖然掠奪了法國，然數百萬的德國人，有了此次戰爭，竟然能夠脫出二人專制君主——即俄國的「葉爾」與法國的拿破侖三世——的壓制之外，所以其歷史的性質，也沒有變更。」

反之，最近的世界戰爭又復如何？德國自稱為因為要保存德國文化而作戰，聯合國則宣言要由德國的野蠻主義之中，擁護自由、文明、和民主而作戰。但帝政的俄羅斯，不是離開文明與民主最遠麼？然而何以竟與聯合國提攜，而懲治德國的野蠻主義呢？

其實，此次世界大戰，不過因為新帝國主義者德意志志要攻打舊帝國主義者。而奪取市場，反之，舊帝國主義者

則欲撲滅新興的帝國主義者，兩相衝突，而後發生的。換句話說，此次大戰不過是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的掠奪戰爭。

(C) 國家的反動化、文化之帝國主義化

資本主義到了最後階段，發揮其帝國主義的特性，由是國家愈帶有保守的反動的色彩。巨大的獨占資本，隨意操縱政府，操縱議會，甚者且復操縱君權，國家的政策完全為大資本所左右。

階級對立愈益鮮明，而其鬥爭愈益尖銳化。終則武裝的支配階級——大資本，竟然制定了反動的法律，充實了常備軍與警察，把從前容許於國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歸於無効。

「社會木鐸」的新聞紙，變成財閥的機關，國民代表的議員，變成財閥的走狗。大資本的力量，竟然利用了買收與暴力，以獨占一切國家機關。學者不能自由發表其研究，宗教家不能自由布教，教育家只能於教育大臣及視學的監視之下，教授學生。

反動團體，由財閥受了直接的援助，由政府及政黨受了間接的援助，這的確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別的產物。這些團體每使用暴力，壓迫進步的運動。同時，以政府當局為

中心的反動的勢力，則推擴其組織於民間，以對抗新興的勢力。關稅政策、國家主義、家族制度的維持，排外思想的提倡，都是其結果。

要之，資本主義本以自由主義為特徵，當時可促進文化的進步，而實現自由與解放。到了資本主義以帝國主義為特徵，則其內的矛盾益發露出來，可使一切進步停頓，又可壓迫自由，致人類不能為更進一步的發展。

(四) 社會主義文化的預測

那末，帝國主義在社會進化史之上，除了可惡可呪之外，再沒有別的意義麼？這個疑問，是不知歷史法則的人所發的疑問，帝國主義確實有重大的歷史的意義，牠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從而其中乃含有很多的新社會秩序的要素。

包藏於帝國主義之中的新要素，第一是產業的統制。

這個統制，是由資本家的協定，以維持價格，絕滅自由競爭為目的的。即非以社會的利益為目的的統制，乃以謀資本家利潤的安全為目的的統制。到了這個時代，私有財產制度已難維持，然人們仍欲以此為社會秩序的中樞，所以非統制不可。獨占，若使獨占者不是私人企業家，則比

之資本主義初期的無統制的生產方法，的確有更好的科學的性質。

第二特色是國家自為大資本家。郵政、電信、鐵道、煙草大約都為國家所獨占。這些產業漸次歸於國有者，實可指示一切產業的國有化的推移。不過在資本主義時代，國家不是代表全國民利益的國家，乃是代表少數有產者利益的國家，因此，產業雖然國有化，然其利益亦僅歸屬於有產階級所得。不過這可由全國民拿回有產階級的政權而更正之。

第三特色是國際主義。帝國主義者在政治上及經濟上，都有激烈的競爭。但是「獨占」，由其本質觀之，是超國境的。資本突破國境而相團結，商品的生產和交換，既是世界的，則帝國主義國的對立，自然可妨害經濟的世界化，於此，遂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有產階級把無產階級放在國家主義之中，而自己於必要的時候，又與他國的有產階級握手，世界經濟乃要求國際主義，我們若看萬國和平會議，國際聯盟，及其他各種國際和平機關，便可知道。在國內鎮壓自由競爭的力，在國際，亦須鎮壓自由競爭。不過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只能發現為強國擄取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罷了。

帝國主義的要素，到了將來，當如何發展呢？此而不能認識，則將來的文化亦不能預想。我們以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只有無產大衆，於是遂生出一種矛盾的結果。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乃是資本主義的延長，社會主義乃生於帝國主義之中，然社會主義又與帝國主義相對立，這便是歷史之辯證法的進化。

在此立場，我們便可預測社會的文化。

德國社會學者 Muller Tyer 分人類歷史爲三期：各叫做野蠻 (Savages) 未開 (Barbarism) 及文明 (civilization) 將來的社會則稱爲社會化 (socialisation)

，甚麼叫做社會化？就是一切產業都歸於社會公有，應社會的必要，而合理的統制之。

其次，由產業的社會化，一定又廢止了財產私有制度，從而而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區別，即階級對立，亦歸消滅。在政治上既然沒有階級的支配，由是社會主義社會遂以真正的「德謨克拉西」爲其政治原則。

第三、私有財產制度既然廢除，則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競爭亦必消滅。反之，社會連帶的觀念則出來代替自由競爭以作社會生活的指導原則。在此意義，社會主義實與個人主義爲對立的物，個人主義既然推移爲社會主義，那末

，道德、習慣以及其他一切文化，亦非變更不可了。

第四、在資本主義時代，最初擴張爲國家主義，次於帝國主義的階段，又發展爲國際主義的傾向，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則可完全實現了。何以呢？因爲在這裏沒有妨害的障礙物的緣故。不過在國家主義時代，尙有愛鄉心、愛校心等，同樣，在社會主義時代，愛國心亦可存續，但這個愛國心不必爲人類共存的理想所融化，而變爲人類愛。

最後，以上所述的進步，須以高度的知的文化之存在爲前提，若使社會上沒有比今日更大的生產力，則產業的社會化不能實現。然高度的生產力，乃依靠於技術和科學的進步，所以有人以爲：資本主義社會由蒸氣機關而產生，社會主義社會當由電氣學與電氣工業的進步而發生。科學的進步與「德謨克拉西」，乃所以促進人類之知的和情的生活的進步，又所以實現學問、藝術、文學及其他上層文化的進步。

要之，我們觀察人類過去進化的歷史，對於人類將來的文化，實在不必悲觀，將來社會與文化是社會主義的文化，而社會主義的文化，又比之資本主義的文化爲高尚，這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五) 中國文化的演進

我們看了上文所述，大約可以知道文化是甚麼東西了。

質言之，文化是以支配階級為基礎，支配階級是甚麼階級，那時的文化便是甚麼文化。

中國的支配階級，自建國以來，到了現在，大約可以分做三期；第一期自黃帝而至於周，貴族階級是支配階級；第二期自秦而至於最近，士大夫階級是支配階級；到了北伐完成，革命民衆始成為支配階級，支配階級既然分做三期，所以中國的文化，亦可應此而三分。

五千年前，黃帝率漢族入主中原，大封諸侯，由是漢族遂成為支配階級，士民便成為被支配階級。但在漢族之中，又非全部都成為支配階級，其中尚有無數的小社會羣，不過比之士民，都覺自由罷了。書經堯典中所謂九族，百姓，黎民，便是當時階級的名稱。但漢族既與士民同住一地，故除了貴族之外，其他大約都與士民同化，但中國土地很大，而各地又有巨川大嶺為阻，彼此之間，不能往來交通，由是各有其特殊生活，各有其土語，各有其風俗習慣，各有其宗教，而各成爲一個種族。我們若看左傳中種種記載，便可知道。但封建貴族，或因朝見天子，或因會

盟出師，而有接觸的機會，所以他們尚能夠使用同一的語言，而發生共同的感情和意識，終則特殊文化亦發生於貴族階級之間，反之，一般民衆，則因為束縛於農奴制度之下，終生定着於一地，不與外界接觸，每一地域，即有其特殊的語言和宗教，所以當時貴族是漢族的中心，而漢族文化，乃是貴族文化。集貴族文化的大成者，便是周公，而在貴族文化崩壞之時，作最後的掙扎者，則爲孔子。

到了春秋戰國，貴族的勢力漸次消失，士大夫的勢的漸次增加。孔墨老莊各有無數的弟子，而其弟子則或爲列國的卿相，或爲諸侯的師傅，由是士大夫階級漸次壓倒貴族。秦起北方，統一中國，打破封建制度而設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又破壞井田而確定私有財產制度，雖然焚書坑儒，壓迫士大夫，但士大夫的潛勢力，仍廣布於民間，所以漢室一興，士大夫階級便有勢力，而登於支配者的地位。原來士大夫也是散在各地，沒有接觸的機會，但一面因爲孔孟之書，有同一的思想，用同一的文字，同時又因爲國家有考試制度，而有集合的機會，於是遂用共同語言（即俗稱之官話），而發生共同的意識，且又產出特殊的文化。至於一般庶民，則仍以交通的不便，產業的幼稚，日在狹窄地域之內，作其簡陋的生活，所以漢室之後，士大夫是

漢族的中心，而漢族文化則爲士大夫文化。士大夫文化的特徵如次：

(一)以文章代表一切。

(二)二重道德……例如君主能夠保護自己時，則主張忠君道德，不能夠保護自己時，則主張弑逆道德。

(三)宗法思想、愚民思想。

(四)沒有民族觀念。

到了滿清末葉，帝國主義者用其經濟力，擾亂中國產業，先則破壞農村組織，次又破壞都市的手工業，由是資本主義漸次誕生，資本主義既然誕生，自然一面產生了有產階級，他們又產生無產階級。兩個階級既然發生，遂由經濟上的關係，各有其特性意識和特性感情。有產階級組織

商會，無產階級組織工會和農民協會，兩相鬥爭，求爲支配階級。在這當中，士大夫階級已因爲經濟組織的變更和教育制度的改造，漸次失去勢力，而下降與西洋各國的中間階級相同。然舊支配階級既然失去地位，而新支配階級又沒有絕對的權力，一國之內，沒有一個階級能夠成爲支配者，所以全國乃陷入混亂之中，沒有出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中國文化自然要歸於破產。換句話說，士大夫文化既然消滅，同時又不能生出一種文化，以代替士大夫文化，這便是中國黑暗的原因。

僥倖三民主義得了勝利了。三民主義是代表革命民衆的利益，三民主義是革命民衆的結晶，所以現在文化可稱爲革命文化。

波達諾夫著 薩孟武譯
社會主義社會學

定價大洋九角
全書十六萬言

社會學者不可不參考本書。

A. Bogdanow, Die Entwicklungsformen der
Gesellschaft und die Wissenschaft.

本書由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社會的發生和發展，把原始社會，家長制社會，封建社會，奴隸社會，農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集團主義社會，一一剖析，而說明言語，藝術，思想如何發生，及各社會的技術，經濟，政治，倫理，文化，如何變更。全書共十六萬言，譯筆流暢，凡研究

新生命書局啓

新生命書局最新出版

欲研究黨義黨綱者
欲知道過去社會的變遷者
欲認識現實社會的建設者
欲推測將來社會的進行者
欲明白國民革命的進行者

不可不看

三民主義政治學

薩孟武著

實價九角

本書是薩孟武先生最近傑作，用科學的方法，一

面綜合研究 總理各種的學說，同時更闡明過去現

在將來社會的一切情形。內分五大章：第一章過去社

會的觀察，用民生史觀，以說明過去社會如何進化爲

現在社會，可當做一部社會學看。第二章現實社會的

解剖，把經濟、政治、帝國主義一一剖析，以證明其必然

的崩壞，可當做一部政治學經濟學看。第三章將來社

會的建設，說明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際。讀此一章，即

可知道國民黨的種種主張。第四章如何由現實社會

推移爲將來社會，由中國之經濟的背景，以說明國民

革命的進行。第五章誰負擔改造的責任，說明中國國

民黨的基礎和黨治問題。三民主義有了周佛海先生

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成爲科學化，有了這本書，

更可以深刻化。凡是中國的人民不可不看這本書。



國際近事

樊仲雲

——今日的世界之九——

(二) 法內閣更迭

樸蔭開雷因爲疾病，辭去內閣職務，由外長白里安繼起組閣，內閣人員，一仍舊貫，而自七月二十七日樸內閣去職，二十九日，白內閣即正式成立，一切都平安進行，說起來這到底不是一個政變。但是我們以此來觀察法國的內政政策，固無多大變化，而就國際政局的推移言，則却有深的意義。

大戰以後，支配着歐洲政局，尤其是法國政局的，是對德的強硬外交與協調外交。樸蔭開雷爲前者的代表，他的占領魯爾，竭力以壓迫德國，想來誰都知道。白里安爲和平主義者，羅加諾條約之成立，德國之加入聯盟，非戰條

約之訂立，都是他最著的功績，他的建設歐洲聯邦的計畫，讀者諸君當也知道。戰後法國的難關有二，一是財政的安定，一是對外問題之解決。而和平與強硬的二種外交政策，則爲其解決的方法。自魯爾占領以後，歐洲政局，一時漲着戰爭氣分，於是樸蔭開雷遂不得不辭職內閣，而代之以赫里歐與白里安的協調外交。但是此協調外交，卒不能打開財政的難關，致法郎於安定，於是一九二六年，爲整理財政及解決戰債，樸蔭開雷以國民一致的推戴又出而組閣，雖然去年十一月，以加毓等急進派的脫離，有過一番改組，但是整整的三年，在政治史上是很難得的。

因了樸蔭開雷內閣的努力於是法郎日趨安定，對外信用亦漸恢復，而長久以來成爲問題的對英對美戰債協定的批

准，亦在七月中旬上下兩院都無條件的多數通過。撲蔭閣雷的「法郎內閣」至此可說已大有成功。惟當此之時，關於賠償問題，正有楊氏計畫之改訂，而由楊氏計畫之實行，如萊茵撤兵問題，沙爾問題等，俱相逼而來。固然撲蔭閣雷年來的施政，已沒有如之前頑強，漸傾於協調政策，但他究竟為一保守的國家主義者，與白里安的和平主義者不同，白里安當被命組閣時曾言，「船長雖然病倒，但是現在，船正當航行之中，全部水手，勢必不能更換。」這表示在這時候改組內閣的困難，為着應付當前的外交局面，還是一仍舊貫。因此，在撲蔭閣雷的「法郎內閣」功成身退之後，有白里安「外交內閣」之繼起，其在外交政治上的意義，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白里安內閣於七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三十一日下午，發表其政綱於議會，在下院以三百二十五對百三十六的多數，獲得信任投票。說起來這是由於拒絕入閣的急進黨（議會中第一黨）棄權的結果。白里安內閣的政綱，惟一的便是在國際賠償會議，主張法國的權利，要求三個月間，停止一切黨爭，因此又人稱爲「暑假內閣」。這樣，白里安內閣實以這次海牙賠償會議爲生命，其運命恐不能久長。據稱議會暑假滿後，將組織左傾的內閣。我們只有待那時

再說了。

(二) 海牙賠償會議開會

賠償會議自專家會議擬定楊氏計畫以後，接着是關於楊氏計畫的實施的政治會議。初，英法兩國，以會議地點，意見紛歧。法國於六月中旬，致書英國，主在瑞士開會。但是英國方面，以內閣新成，閣員不便遽離爲理由，於七月七日，覆書法國，主在倫敦開會，日期爲八月五日。法國對於開會日期，表示贊同，惟在倫敦開會，深恐陷於不利法國的空氣中，提出反對。而英國政府更謂專家會議既在巴黎開會，則其次的政治會議，當然須在倫敦。其後兩國幾經交涉，乃決定開會於鄰近倫敦的大陸中立國地方，於是有了荷蘭之海牙爲會場之議。

八月六日，十三國代表羣集於荷京上院議場，正式開會。英國首席代表財長斯諾登，法國是總理兼外長的白里安，德國是外長斯脫來斯曼等，同着隨員，人數合計至一千名，真是盛會。開會式終了以後，下午推定比總理嘉斯巴爾 (Caspary) 爲議長，當開秘密會議，決定分財政與政治二委員會，以討論楊氏計畫並萊茵撤兵問題。財政委員會參加者十二國，各出代表二人，以比財長瓦太爾爲議長

，政治委員會由六大國各出代表二名組成，以英亨長赫特生爲會長。

開會以來，英國代表斯諾登，對於楊氏計畫的大綱，即付款年數，及每年付款總數，雖表示贊同，但其中細則，却堅決的以爲非有修正不可，態度強硬，致海牙會議，驟陷於決裂的境地。

斯諾登對於楊氏計畫的意見，可分三層，即（一）要求賠款分配之比率應照斯巴協定，（二）英國方面的無條件付價的年金應有增加，（三）爲保護英國的貿易，實物賠償額應有變更。原來英國就其對美債務以觀，由一九二三年一月之協定，決定總數爲九十四億五千萬元，分六十二年償清，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每年償三億三千萬元。但是英國以對協約國的戰債及德國賠款之所得，當一九二七—八年度，實不足八千萬元。英國這樣自不得不募國債以補此不足。然而這次楊氏計畫，卻把英國之所得，較斯巴協定減去二成二分。這當然是非英國所能承認。

又，實物賠償在楊氏計畫中爲有條件賠償的一部分，規定以十年爲限，在道斯計畫是每年交付五億元之數，而在楊氏計畫則爲第一年度付三億七千五百萬元，第十年付一億五千萬元。但因此實物賠償之主要品物爲煤，這實使英國

的歐洲市場大受影響，結果將使英國的煤業及失業問題更無法解決，因此，勞動黨內閣對此當面的重大問題，自不得不提出改正的要求了。

但是，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對於斯諾登這三個要求實不能同意，同時，要使德國減去實物賠償額而增加現今賠償，事實上也不容易，因此之故會議遂陷於僵局，前途如何，頗難預測。若其不幸，而趨於決裂，那末德國所希望着，而英國表示其同意的萊茵撤兵問題，亦勢必不克實現。當此之時，若英國而單獨撤兵，則以英法意見的紛歧，國際上的風雲恐將更大，也是不可知的。

（三）英俄交涉決裂

關於英俄復交問題，我在前期本刊已有記述，自英外長赫特生在議會的演說，接着七月十七日即有經由駐俄諾威公使，致書俄國，開始復交交涉之議。同月二十三日，蘇俄人民委員外交次長加拉罕覆書贊同，以俄國駐法大使杜加來夫斯基當交涉之任。杜氏當於二十八日，過赴倫敦，次日，訪英外長赫特生於外部，兩方自此即開始交涉。但是兩方交換意見的結果，俄國方面主張須以承認蘇俄政府之存在爲交涉開始的前提，赫特生則以爲不然，須一切懸

案解決以後始能談到承認。這樣，到了八月一日，因彼此各不相下，遂交涉決裂，杜氏即於當日回任巴黎。

原來英國勞動黨，表面上雖屬勞動者的政黨，其實不外資本主義的附屬物，況英國固依然是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領袖，與蘇俄殊不免如柄鑿之不相合。固然，蘇俄近年以來，以新經濟政策之實施，已大右傾而資本主義化，但其政權究尚在標榜無產階級專政之共產黨手中。所以就這一點言英國與蘇俄不容易妥協。還有英國勞動黨的開員，多為第二國際中堅與蘇俄政府中人所掌握之第三國際恰立於對峙地位，二者在世界國際運動爭着領導權，故就這一點言也不易妥協。又，英俄兩國，由傳統的歷史，實是衝突最甚的國家，俄國雖以革命經過一番變更，然中東近東方面的爭霸，則實自十月革命後而益甚。所以當第一次勞動黨內閣之時，蘇俄政府曾言麥克唐納的印度政策與寇仁的政策，絲毫無變。

但是，英俄兩國，在政治上雖有種種衝突，在經濟上，其彼此的依存關係，實非常密切。英國當此百業衰落，人浮於事之時，獲得蘇俄市場，以為流通，尤具必要。所以這次倫敦談判的決裂，到底不過英俄交涉一時的停頓，不久，我們將可看到第二次的談判的。

(四) 非戰條約公布與英美裁軍

「締約國各以其國民的名義，鄭重宣言凡為解決國際紛爭而訴諸戰爭，係一種罪惡，同時，並敢否認在彼此間以戰爭為一種國家的手段。」這是非戰條約第一條的條文，因為「國民的名義」這幾個字，致日本自去年八月底簽字，直到今年六月底始行批准。這樣，最初簽字條約的十五國，算都全體批准，將其批准書送交華盛頓，條約乃正式發生効力。七月二十四日，便是條約正式公布之期。當時美總統府白宮內，四十六國之代表齊集一堂，共祝條約之成立，從此以後，戰爭便公認為一種罪惡，——然而事實果是這樣的麼？不過表示人類之喜歡自欺欺人而已。

即在非戰條約公布的日子，英內閣總理麥克唐納在下院發布他的政見，把本年度建造並計畫中的巡洋艦兩隻（都是八千四百噸，六吋砲八尊者，）停止建造，並把潛水母艦梅陀斯登號的建造中止，而建造計畫業已竣事的潛水艦二隻，則從此取消。麥克唐納為求得英美兩國的諒解，以召集各國，完成裁軍計畫，並宣言於今秋十月親自渡美與美總統胡佛討論一切。

同時，美總統胡佛亦發布宣言，將來年度建造計畫中的

一萬噸級巡洋艦三隻，延期建造，以待英美協定之圓滿成立。宣言大要如左：

「本年度海軍建艦計畫中所包含的巡洋艦三隻，在近來英美兩國間關於英美海軍均等之最終協定，未得詳細審議的機會以前，決定停止工事。本總統對於麥克唐納今日在英國下院的演說，甚為滿意。麥氏之來美，凡美國人民自當衷心表其歡迎。麥氏實為我國今日所採用的英美海軍均等原則，最初之提倡者。但此原則之實現，決不是由英美兩國互以為有力的敵人，而彼此作充實軍備的競爭所能致，質言之，惟彼此互以為親切的友邦，共同協力於軍備之裁減，乃能實現此原則耳。」

到了八月初，麥克唐納以與美駐比大使吉勃生會見的結果，更得到一致的意見，即：

一、承認巡洋艦上英美對等的原則，

二、由華府條約，主力艦之代艦建造期是一九三一年起，現在更延長五年，即至一九三六年，換句話說，即由華府條約所規定的海軍休假期十年，現在再延長五年。

三、上述代艦建造之時，主力艦的艦型應謀適當的縮小。

英國這樣在華府會議承認主力艦的同等以後，現在更承認巡洋艦的同等，不過其間還有問題，即美國的大巡洋艦主義與英國的小巡洋艦主義，還是不容易妥協的。

(五) 東北之患在日本

八月以來，東北風雲，更為緊張，俄國態度頑強，竟派兵侵擾我吉黑兩省的邊境，當此之時，日本更在我長春舉行大演習，東北形勢之危急，真未有甚於今日者了。

關於列強帝國主義在東三省之爭鬥，我在本刊前期已有記述，茲不更言，而觀察近來的事變，則東北前途，實使人不勝危懼，因為日俄兩國若一妥協，我國便將更沒有辦法了。

溯當日俄戰爭終後，我東三省為日俄兩國所平分，美國為打破此獨占的局面，因有滿鐵中立的提議，但是結果却以此促進了日俄兩國的聯合，有所謂日俄協約，以共拒其他勢力之侵入滿洲。故當此之時，日本第一因為我國於收同中東鐵路，驅逐俄人勢力之後，恐將進而着手南滿路，懷一種「物傷其類」之感，第二因為我國若無力以對付俄國，爰借第三國如美國者來加入調停，致打破在滿洲的獨占，兩國殊可說大有聯合的可能在。

前年之冬，田中內閣特遣後藤新平使俄，其用意即在交歡俄國，因為那時，自我國分共，英帝國主義在東方的反俄外交大得勢，俄國正另求與國於東方，若日本轉入英國反俄的陣營，實於俄為不利。故日本當此之時，乃得周旋於英俄之間，收漁翁之利。後藤本是主張聯結俄國的，他曾說：「當日俄戰後，自我就任為滿鐵總裁時起，我即向着日俄提携的方針而進，及於今日，未嘗稍變。我的意見，以為欲維持滿洲現狀，則日俄提携實有絕對的必要。……」他又言：「日俄兩國在滿洲是同其立場。兩國若能互相提携，則日本在南滿，俄國在北滿，乃可維持現狀於不破。同時，我們對於滿鐵，俄國對於中東路的利權，亦得以鞏固而無虞。……」

自前年起，以北樺太的煤油及堪察加方面漁業利權的讓與，日俄兩國本已有默契，那時是俄國恐日本加入英國的反俄外交，故竭力交歡。同樣，現在以中東路事件，美國勢力正欲力謀捲入之時，日俄兩國之聯合，可知是大有可

能。當此之時，俄國擾我邊境，日本示威長春，一若彼此互為呼應者。然則我們的對策怎樣呢？則綜括現在的形勢，有下下之五種：（一）中俄單獨交涉，（二）求國際聯盟公判，（三）請德國調停，（四）請日本調停，（五）請美國為主的英法日四國共同調停。

在這當中，自然最好能中俄單獨交涉，得一解決，次之則以德國為介，因為德國與我為平等關係的國家，至於以外，則有如伊索寓言之貓搶餅餌，而求猴子裁判，殊不能說是高明的辦法。至於戰爭，則我國本無開戰的意思，其實俄國亦無訴諸戰爭的勇氣，無非滋擾邊疆，以為威脅。因為若真發生戰爭，即不免有勝敗，我國若戰而勝，則可不必言，若戰而敗，則俄國亦化勢力南漸，如蒙古樣，在吉黑等地有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到底為日本所不願，若再加上美國的干涉，事能必將更為嚴重，可以斷言。總之，對俄問題之難解決，實全由日本為之梗，因為這樣，日本可以居間得利。故曰，東北之患在日本！



叛徒？（小說）（續）

程碧冰

(11)

惡耗是一通一通的遞來，溪頭——這個村莊是完全陷入整個的恐怖狀態中。

事情的發生有這麼的急促，這，正如炎炎的夏天忽地裏襲來一陣傾軋似的急驟的大雨一般，真是感覺着離奇莫測的神祕。

正如一幅要被硃筆塗上鮮艷的光可奪目的色彩底圖畫一樣，是迷州到屯溪去請兵的第二天早晨，各人都受了新的恐怖和刺激。

「遠水不能救近火，迷州今晨只到屯溪，但是，他今日能否會到倪連長還屬問題，——就算是會到了，然而，還要待倪連長拍電上省請示，還要待省裡覆電然後才能派兵

——來不及了。屯溪那方面至少要四五天才有兵到，可是小戶今夜就要來屠村了。」

仲甫在籌思著，村莊中一般的武士也在摩拳擦掌的期待著。

沉默通過了二小時，急性的人心理上都會暗暗地喊出「打」的呼聲。

「謠言是不足信的，小戶決沒有這般的大膽，而且，我們既去報官了也不可以亂動。」鏡清是代表穩健派主張靜的這般說。

「呃！像我們偌大的溪頭村莊，還要被區區小戶來殘殺，像我們堂堂的紳士，還要被二三開化人來欺侮，那真是笑煞人的！」仲甫是代表急進派主張「打」的這般說。

男子都衝着烟筒圍集在祠堂裏，女人都抱着嬰孩呆坐在

家中，雖則偶然的也有例外。

「各人都有身家的，我們只有武力對付！」

「不成功的，大家都是縮頭縮尾的，我們只有帶着家眷到外村去避避風頭。」

「我們不要自放謠言，減退自己的志氣，增漲小戶的威風。」

如沸的議論，在複雜的情調當中合奏着，但也分不出誰和誰的說話來。

「她媽的！死到臨頭還不知死，誰能夠保險得住小戶今日不來屠村。」昌壽勢如下山虎般裸着臂膊漫罵。

「她媽的！殺到白坑小戶那面去再說，還管他謠言不謠言。」振鈞也好像飢鷹覓食一般在接應着昌壽的話。

「她媽的！這種小戶殺了算什麼？」

「她媽的！……………」

粗獷的憤激的情調一唱百和在瀰漫着祠堂的周遭。鏡清已是無形的僵化，不！無條件地屈服，再不敢堅持他的己見了。

還是欽吉提議採取了折衷的辦法，關於小戶來塗村的問題，他們已是決意防備着，把守着村口，但是小戶不來我們也不殺到小戶那邊去！

事情就是這麼的決定了。

——噓——噓——噓——

仲甫在派人鳴鑼巡行叫喊着：——

「各家各戶的成年壯丁聽着，現在小戶要來屠村了。我們趕快起來防備呵！滿十六歲的成年壯丁大家都要齊心起來防備呵！」

空氣由恐怖而轉變到緊張，金鼓的聲音帶着一股殺氣。仲甫好似舞台上的正角一般，他在指揮着一般武士合演拿手的古裝新戲。

「銃子安放好了吧？」

「安放好了。」

「硝磺有多少？」

「硝磺不多了。」

「上村的獵鎗借來沒有？」

「還不成呢，仲仁去借的，大約也快來了。」

「總總有多少人？出馬的！」

「——大約不多吧？大家都是怕死。」

興奮、憤激、光榮、痛快、希望、在佔據着仲甫以及仲甫一派人心坎，各人都是劍拔、弩張、大有「不滅匈奴誓不回」之氣概。

「昌壽、啓弼、繩烈、振鈞、昌財，你們都在觀音嶺茶叢裏埋伏着，看見小戶來了就放銃爲號。後面自有接應。」

「啓宇、啓唐、繩劍、振邦、昌海，……你們都在文昌閣下候命，聽見放銃就向前廝殺。」

仲甫好似一位征戰的將軍般，大權在握，在分配各路的人馬。

因爲迷州到屯溪去了。仁卿進城了。欽吉老了。鏡清文質彬彬的書生——不懂什麼——

「大家聽着呀！我們只取守勢，小戶不來我們就不可亂動呀！」欽吉在慎重地囑咐他們。

「我看！小戶決不敢來！」鏡清肯定地這般說。

「隨他！來也好！叫他嘗嘗我們鋒鏑的滋味！」仲甫得意的在回答他。

他們又安閒地在祠堂裏品茗了。忽地裏一個可怕的驚人的消息突然的襲來！

「不好哪！仲甫先生：聽說開化人到黃渡坑去招了二三百人，鋼叉、大刀、鐵鈎、稻鎗、木棒、隨身傢伙不知帶了多少，而且還預備着，松香、煤油、決心到溪頭來放火。」繩烈從觀音嶺直奔回來，氣都透不轉般急促地說。

「怎麼？」素來相信小戶沒有這般大胆的鏡清訝異地跳起來這般的詢問。

「是誰說的？」擺定了棋子得意洋洋的仲甫也發狂似的叫起來。

「是桂和從江灣回來親眼看見的，還好，他潛匿在田間，沒有被他們捉住。」

「桂和呢？……」

「他……他還在路上，滿身是赤條條的血痕，是經過荆棘叢中被戮破了的。」

「嚇！」仲甫的神經經不起這樣突如其來的悸驚！

「嚇！」鏡清的心船經不起這種恐怖的重載。

「趕快打鑼到上村去，總要祈望各地來援救！」欽吉如老將黃忠般心是很鎮定的這般說。

「哦！……」鏡清和仲甫被欽吉從恐怖的深谷裏拉出來一般同聲嘆氣。

現在鏡清和仲甫是同立在一條戰線上了。是：在聽到了這種噩耗以後。

屯溪那方面是派人去催迷州了。城裏也趕了一人去請衛隊，和溪頭毗鄰的各村，當然的，不用說：鑼是打得鑼天價響。

「你還當小戶是好人呀！」仲甫勝利似的但終免不了恐佈的成分在打着鏡清。

「這種小戶賤骨頭，只有給點顏色他們看！」鏡清含着懺悔的淚珠憤激地這般回答仲甫。

好似春潮澎湃地湧着一般，各村的人都是著短裝執武器賽跑似的連續不絕地走向溪頭來了。

同時，這溪頭的村莊也好似經過了十丈高險灘一般的孤舟脫離了危險的地位。

「人馬的擁擠和聲音的嘈雜好似要漲破了這溪頭村莊。緊張的心情度過一分一秒的時間都覺得極其的悠久。

「來屠村，來屠村，爲什麼現在二點鐘小戶還不來？」仲甫們悲憤地頓足的說，好似要將所站立的一塊青石板踏得粉碎！

「請鬼容易退鬼難，爲什麼小戶還不來呢？」溪頭人爲要得到外村人的信用起見，都在盼望着「棄矢之的」的小戶惠臨。

「或者是謠言罷？」外村人來了一點多鐘了。有點不耐的意思這般說。

「……………」溪頭人的態度很是沮喪。

「真都真的，我今日由港口動身也看見一大羣執着武器

的開化人的。」外村人中的一個這般說：仲甫們面部表現出感激的感情，而且有點興奮。

「或者他們知道你們有救兵，便不敢來了。」

「那也不曉得，但是，消息沒有這般快吧？」

「……………」

像一大羣小孩子般，操場是找到了。玩具也帶來了。但是，遊戲的對象還沒有具備。

仲甫們很是心焦，心焦這一大羣英雄無用武之地。

「我們要回去了。」晚起來救助的人這般說。

「不要走！不要走！恐怕他們今夜裏要襲來。」溪頭人哭喪着臉在哀求着。

「變不完全的小戶，要來就爽快快點來！」

「來了我不殺他一個落花流水都不是人，到現在還不來？」

因爲救助的人很多，而且不止是一個鄉村的，——羣龍無首，誰也沒有御駕他們的能力。

「她媽的！老子爛你的娘！」和性慾一般，得不到異性來做敵體，他們只得將刀子向橋上的木板亂砍。

「驅死人不用抵命，人家十餘里二十里跑到這裏來，連鬼影子都不見一個。」

在這複雜的無政府狀態的今日的溪頭村莊，各人都是任性的好似一鍋沸到了極度的熱水一般洩洩是不絕地上下翻騰的交奏着。

「……………」焦急和激昂在羣衆的目光中交織着。

「請大家將傢伙預備好，不要等待小戶來了臨時抱佛脚。」

果然，各人聽了這句話都似服了安心劑一般，一個一個的都起勁地興奮着在整理裝束。

箭是已經搭在弦上了。只要一撥動，矢是如流電閃示一般飛也似的奔放出去！

驟然的，前面一大羣人叢中突然的發現轟天般震動的喊聲了。「打呀！打呀！」人頭是風扇也似的在移動。

後隊都預備着迎敵的姿勢，從溪頭村直向觀音嶺方面奔去！

「來了吧？」仲甫們半天不快的愁容露出二個笑靨。

「哈哈！送到老虎嘴裏來吃的東西，」欽吉內癢的嘴唇表示滿意。

可是，事實的證明給予各人興奮的熱情澆了一盆冷水。

從大眾的眼光中看來的，一個開化人手捏着酒瓶和銅元來到溪頭購買他們所喝的酒和下酒的蔬菜，他還不知道是

怎麼一回事，衆人在包圍着他喊出「打」的呼聲和執着武器，他更是如墮五里雲霧中莫名其妙的心起了一種莫名的疑惑，而頰也微微地發紅。

要想折回轉去，然而，來路已被簇擁着一大羣人攔住了。空手回去更啓人的疑竇，只得鼓起勇氣走到正康糧食店裏去！

「且慢動手，看他有什麼舉動！」

「他是到溪頭來探聽情形的，我們且將他捆起來！」

他這時才知道衆人對他懷着惡意的，要想對衆人解釋，然而，異方的言語，說了只有引起更多的誤解，逃溜嗎？人是鐵桶似的水都不漏一點的包圍着。

「老闆！打一斤半五加皮，十塊豆腐乾，一斤豬肉，鹹魚請替我秤一條。」

「唔！」店官將他的錢收放下櫃檯內，不慌不忙的，從櫃檯內走將出來！

「呸！」店官的右手拍在他的臂膊上。

「怎麼？」他的左手擋住店官推將出去！

「呃！」他的衣領又被另一人抓住，他急遽地將頭打圈子般一旋一碰，那人跌向牆邊。

「打呀！打呀！」衆人原想他活捉着綁起來的，所以都

放下武器，露臂的迎擊上來，但是店堂小了。人多了反扎不開來，哎喲一聲，一人小肚子受了他一腿，痛煞要命，接着另一人手腕的上端受了他一拳，麻木地好似斷了一般。

「你們爲什麼無理由的打起我來？」

衆人也不理睬他，拳頭如雨一般的打下去，他二手像彩龍飛舞一般旋動着前後左右的抵擋，二足向店堂門口的出處移動。

終究，還是禮和看見他這般的英武，知道是不可以力勝的，於是，他大聲叫喊，「用傢伙呀！用傢伙呀！」衆人都被他喚醒了。鎗鏢的刀叉一記一記的戮在他的身上，「哎喲！」「娘呀！」他皮肉分裂了。鮮血有求必應的隨着刀叉的記數而迸射出來，他再也掙扎不住了。向地下撲去！衆人的刀叉還是如打鐵的火花般向他身上閃耀，結果，剝肉警般，他死在衆人的刀叉亂砍之下。

雖則他的性命是結果了。然而，在羣衆還感覺着一種恥辱。

「好利害呀！他還懂幾道拳頭的！」

「不懂幾道拳頭也敢到溪頭來，他是來打探消息的！」

「我看！他是已經砍死了。他們知道了更要殺來的，我

們還不如乘他們不提防的時候，趁勢殺到白坑去！」

「好哪！好哪！」羣衆在高聲的吆喝着。

這，正是他們心理上所要呼出的喊聲，他們平日在村莊裏原是無所事的閒着的，喝酒、看女人、打天九、敲竹槓，就是他們的職業，至多，比較文雅點的人，吊寡婦和姑娘們的膀子，更或及于有夫之婦，在小溪中捉魚，到各村去販賣紅丸，找點生財之道，就是他們正當的工作，所以他們平日都厭棄鄉村間生活的平淡和無聊，找不到強烈的新鮮的刺激，雖則偶然的各村莊開演社戲時能夠給予他們一個搗亂的機會，可是，這是不常有的事，而且，各村莊的主管還要貼上什麼「虔誠敬神，禁止賭博，禁賣紅丸」等字樣，他們還不能儘情暢意的爲所欲爲，因此，他們是涵養着滿腔的苦悶無從申訴，這一次，溪頭的纏打到他們的村莊裏去，在他們原視爲機不可失，他們的理想中是已經認爲開化人和小戶到溪頭來屠村了。所以他們很興奮地起勁地趕到溪頭來，很願意和敵人廝殺一場。敗了，她媽的橫豎我在溪頭又沒有什麼女人和田產，「武漏公奚」（註），逃爲上策。勝了，不客氣的，縹緞的女人我來和她親近，或者可以軋上做拊頭，人家遺失的東西是很多的，更可以乘戰勝的餘威拾些橫財，再不退一步想，溪頭人家總要

送給我們一點謝禮吧！我們以後對人們說話，又多了一個自誇的機會了。」溪頭人家不是我尤某去救助，他們要被小戶和開化人殺得雞犬不留。」因為這種理由，所以他們在各主管紳士前去報效，他是抱着熱情的去救助溪頭，而在紳士們呢？他覺得姓存的人家小戶的叛亂，就是給予他們自家的小戶們一個最壞的榜樣，這種擾攘紛亂的開頭，定會連珠般各村都會平白地掀起凶惡的波浪，現在我們如果不救助溪頭，將來我們有什麼事情發生也必處於絕境無援的地位，再，溪頭原是和我們毗鄰的村莊，我們還有內親或外戚居在那裏，在情誼上也難坐視，而且，或者小戶和開化人猖獗起來，他將溪頭屠村了。還要跑到我們村莊上來呢？我們難道也不要吃他的眼前虧嗎？所以他們樂得做個順水人情，允許了那般游民的要求而且嘉獎他們，他將那長毛時所遺失下來保持到現在的精緻的武器交給他們，他的信上在說，「君子救人之危，義無反顧，貴村小戶叛亂，驚訝莫名，今特選挑勇士……名，着令飛速前來救助，」他們携了武器，乘興地跑到溪頭來，又誰知溪頭依然是和平安謐的，除了恐怖之外，于是他們的希望落了個空，他們的熱情冷了一半，現在，好容易，上帝遣來一頭牲畜——開化人，來做試驗他們刀斧鋒鏘的祭品，他

們有的是已經飽受了開化人的拳頭，現在還隱隱的作痛，雖則開化人是被砍死了。然他們憤怒的熱火還在燃燒着，被開化人痛打的恥辱還沒有完全洗雪，有的呢？望着鹹魚吃淡飯，看見他人打得熱鬧，自己在後面刀叉還不會動一動，所以他們的熱情的暢流歸匯到江海裏去——「趁勢殺到白坑去！」剛才那幾句話就是他們中的一個代表他們的意思提議出來的，他們在一唱百和的響應着，其勢正如一位患「色情狂」的青年，性慾的衝動已劇烈到極度的時候，誰也不能制止他的「性交」或「手淫」。

「殺呀！殺呀！」羣衆在騷動走向白坑去，浩浩蕩蕩如千軍萬馬般在奔騰着湧向白坑那條路上去！

仲甫對於羣衆這種舉動一半是抱着同情的心理，但是，鑑於適才那位開化人的兇猛，一半又恐怕他們的勢力不敵，因此不免抱着杞憂。

鏡清的心情又有一點動搖，他覺得小戶屠村還是謠言，他適才是被謠言蒙蔽了才主張用非常手段對付小戶，現在，那位開化人到溪頭來打酒這件事就可以證明——打探消息決不要惹人注目的開化人來，他還痛惜開化人死的冤枉和悽慘！

羣衆是勇往直前的毫無畏怯地走向白坑去了。

「娘！你看！前面那許多的人執着刀叉走來做什麼？」

「大約是到大販去的，剛才太雷伯說，大販人家博賭發生岔子，樂平人打死開化人，所以開化人要去復仇，今日上午已呼過二三百人去了。這一大批人也許是去幫忙的。」

她們母子二人在白坑茅屋簷下期待誰一般站着，兒子看見前面來的一羣人就驚訝地詢問，母親這麼回答。

「乖！伶俐！你到溪頭去走一趟，顧鑫伯去打酒約有二個多鐘頭了。去看看他爲什麼到現在還不回來？」

「我不去！我不去！前面那一大批人將我攔擋住，嚇煞人哩！」

溪頭到白坑這渺小的短促的五里地底距離的路程，已在他們這迅捷而遼闊的步履中搬向後方去了。

到臨的就是白坑，百餘家茅蓬屋，很整齊的美觀的實現，在他們目前，倚山對水，菜花是金黃色的平舖在田坵裏。

—— 礮—— 啪——。

銃子示威的鳴了一響，羣衆們好似被解放的野馬一般，奔騰，飛躍，喧嘩的聲音高過雲表，頓時好似山崩地裂。

「殺哪！殺哪！」鼎沸的聲音如雷般的轟動，各人一顆一顆的赤心在盪激潑地跳躍。

「趕到前面去包圍着，不要給開化人向大路逃跑了。」

「向後山去攔阻住，不要給開化人爬山逃溜去！」

一剎時，這白坑似黑海中的絕島一般，突然的，波浪一陣一陣的打將上來，潮水一番一番的汎濫的高漲，他們只是孤立無援，眼見得只有等待羣衆的怒潮來湮沒。

「阿呀！」小戶如夢中驚醒一般，還不知道突如其來的變動是怎麼一回事。

「殺到柴老五家裏去呀！殺到柴老五家裏去呀！」

「開化人還在柴老五家呀！開化人還在柴老五家呀！」四下喊聲大起，孩子的哭聲，女人的啼聲，同時和銃子獵鎗—— 礮—— 拍—— 的聲音在這噪雜的人叢中合奏着。

「且逃脫了性命再說，阿呀！真是禍從天上來呀！」

開化人從羣衆的喊聲中才知道他們來剿擊小戶的原因了。但是，他們除了逃之一法也找不到別的生路，尤其是在這倉遑百忙心緒紊亂的時候，雖則逃之一法能否走得過尙屬問題。

斗然的，他們剛出門口的時候，三五人執着利刃向他們身上刺來，「哎喲！」其中的一個胸膛已貫穿了利刃，鮮血淋漓的直淌，其餘的，雖則也有受了刀傷的，但是只得忍着痛，趁衆人在注意他們受制的同伴的時候，析散了像小

免一般亂竄的逃命。

「不要給他跑了。捉住他！捉住他！」喊聲又追逐在他們的後面。

又是一個被捉住了。智慧告訴他們，三方面已被羣衆鐵桶似的圍住了。他們已是沒有出路，除非是渡過前邊的小溪。

「唉！唉！——天哪！」他們直奔向溪邊去，後面追趕的人已逼近他的身前，他們情急智生，急促地「撲通」的一聲跳下溪中，水花向四處飛濺。

「你逃？」追趕的人也跳下溪去；而且抓住了他的衣襟，他頓時猛力地向水潭深處走，竟掙扎着逃了。羣衆們在沙隄上石如雨一般的擲下，中有一個淹死在溪中，一個被他們捉住了。一個如麴生一般逃向對河岸上去！

這一邊，羣衆正在搜捕小戶，柴老五恰巧在家中編篾籠子，羣衆蜂湧般的進來，不及逃匿，被他們活活的捉住。

「賊！跳起來也不過三尺高，你還要想來脫殼！」說時耳光拳頭如搗蒜般的惠臨。

柴老五到底是一個硬漢，任他們將雙手向後細看連討饒的念頭都不會起過，「小戶的結局終究是如此的，如其懦弱如羔羊一般馴服，任敵人的宰割，踐踏，倒不如痛痛快

快的直接幹一下的好，不成功，便成仁，我最近之將來，就要解脫這付緊緊的鎖住我的生命的鐵鎖鍊了。」他的二顎在顫動着似乎是這般的說。

羣衆們一壁派了六個最細心最勇敢的人豎守住他，似乎是一個很重要的罪犯恐怕有人來搶奪一般，一壁又在他家中搜查文件，最後竟連他底女人底褲襠中都抄查去了。鐵鍊和碗碟敲得粉碎！

「來呀！來呀！」羣衆們還是連續不絕地湧進來，而前一批又由室中擠出去，「沙——沙——沙——」單薄的茅蓬經不住羣衆的騷動傾壓下來了。

—— 噹—— 啣——。

打！打！！打！！

喊聲鎗聲合着壓在茅蓬下的人的號聲以及女人的哭聲好似比賽般各自賣力的呼喚着。

突然，後山又有一種殺豬般「哎喲」的挨痛聲，衆人又如傾山倒海般的趕去，綠蔭沉沉的竹林在搖曳着吞沒了一切。

「哎喲！哎喲！」這種聲音突又發現在對面的小溪邊。這時羣衆感覺着有些神奇，好似有些不幸的預感一般。

驟然前面羣衆又騷動着，接着又是「哎喲，哎喲！」的挨痛聲。

「打死他！打死他！」羣衆們向天空中吶喊，

「劈！劈！」缺嘴阿四執着一柄斧頭向羣衆亂砍，這時大家才知道適才「哎喲」的聲音來源，於是也迎向前去，

「我死得其所了。我已經盡我個人的能力鏟除了幾個仇敵了。我現在要將我的熱血流通自由的河道，我的靈魂超脫昇華的樂土散播光明的種子。」阿四說到最後一句是已含着笑淌着淚被砍死在地下。

「放銃呀！你看！前面那些人逃溜過山去了。」

羣衆看見山頭果真的隱現着幾個黑影，接着又是一陣騷動，「翻哈」打呀！「殺呀！」又在交奏着。

「老爺呀！」「相公呀！」「天哪！」「哎喲！」「饒了我吧！」羣衆們嘈雜稍爲靜止時，立即又是這種聲音替代

他。

羣衆們又在挨家排戶搜查一遍，過分的興奮之後已有些倦怠，汗珠從每個人的細胞中，奔流出來。直延長至四點鐘。

美麗的夕陽衝着山嘴，蒼烟漸盪地瀰漫着山嵐，羣衆們除將柴老五、添丁、尿壺、等人捉住揀鎖着押來溪頭以外，更將小孩子踏死的，婦女們刺死的，什物摧殘了的，來做他們戰場的點綴品。

「她媽的！澆些洋油將他們茅屋燒了。」

「算了吧！又不是我們的小戶！」

羣衆們這時才一個一個神采飛舞一般的回轉，一片慘哭的聲音在替他們奏着凱歌。

註：「武漏公奚」是灰州流氓的腔調，就是逃竄的意
思。
(未完)

